蘇聯文藝

13

ЛИТЕРАТУРА и ИСКУССТВО СССР

2
3

蘇聯文藝

13

Литература и Искусство СССР

★

上海蘇商時代書報出版社出版

ЭПОХА 1945

ШАНХАЙ

3 0568 4857 9
879.2
482.3
:13

小說

左　巴　汶
（Борис Зубавин）

兩　個　故　事

（ДВА РАССКАЗА）

I. 比我們更艱苦

這是一個强壯的德國人。並且當紅髮的，憤怒的梁保夫（Рябов）想要用鎗柄擊碎他底頭部時，他更以機智勝過了他。梁保夫抓住了自動槍身，手向上振了一下——就在那一刹間側面來了一下猛烈的打擊他就被扔到溝渠裏去了。

這纔是命運呢！昨天他還用他底紅色的大拳頭打倒一個德國人。可是今天自己却飛到溝渠去，像一個小狗似的。可惡。梁保夫的底手指很粗。當他握起拳頭來便成了一個一普特重的法碼。他一拳頭便打倒了那德國人。這是昨天大家都看見的。那個德國人後來在海邊上被一個人用刺刀結束了。那德國人微微坐直了一些，坐着用手握住來福槍，恰如要幫助使刺刀刺得更深些似的。他底手戰慄着。他圓睜着眼睛，應該是一點都沒有覺得，無音地在用嘴唇吸空氣。

366963

梁保夫手足並用地在溝渠裏爬行着，一直到肩部都陷在雪裏，他底掌心在發燒，連雪不知爲什麼似乎也是燙的。他無處可以藏身，人家可以從路旁開自動槍打他。

夏天打仗要好得多，夏天在這裏面——溝渠裏大概有些石頭或者還有些別的什麼。而在這該死的冬天周圍有的祇是雪。當你在等待着你後面要有十粒擲炸彈擊中你的時候，他感到一種不愉快的感覺，正像他立刻就要嘔吐了似的。最好不去想它，譬如說吧，夏天便沒有這些美麗的陰影。此刻這些陰影在雪上是非常輕飄並且是淡藍色的，而夏天便沒有這樣的。但是相反地却有處可以藏身。譬如說，夏天可以在濃密的陰影下避太陽。

德國人躺在溝渠裏。他在發狂地微笑着，露出黑色的，被煙燻黑的牙齒，用一隻眼睛凝視着天空。他底另一隻眼窩被雪迷了，這雪又不肯融化。

跨過死屍，梁保夫看見了自己的人們。兩個人拿着手機關槍。彎着腰，沿着溝渠向他跑來。

『靈活些！』他咬牙說。

機關槍手在他近邊跌倒了。一個人沉默地，如牛似的喘息着，開始打開盛槍彈的盒子，第二個喘息着，激動而抱歉地低語道：

『馬上……馬上……馬上……』他無論如何也不能把支柱弄牢，它們老是往下彎着。

『你這個呆鳥，』梁保夫說，他把機關槍手推開，用自己底大拳頭敲着支柱，敲得它們豎直了，輕輕地發出丁丁聲，好像痛得叫起來似的。

在這時候德國人從灌林中朝外偷看，分明他們是要佔領溝渠，可以盤據這條道路。

『哪，你們咬吧，』梁保夫懂得了他們底動機便說道，他從機關槍手那裏抓了一些手榴彈，拚命地彎着腰，大喊了一聲『烏拉』便將手榴彈投到德國人那邊。

德國人在灌林下面衝下坡去。梁保夫跑到大路上，拾起倒在那裏的自動槍便去追他們，一邊追一邊放射着。

立刻四匹渾身是汗的駱馬拖着一輛車子，上面載着一尊砲從小丘後面順着大路向梁保夫剛剛佔領的地方跑去。

當這尊砲開始射擊着，向村莊跑去的那些德國人們馬上回過身來向樹林這裏跑來。可是我們的人從三邊向村莊跑去。其中有紅髮的不屈不撓的梁保夫。在溝渠裏趕上他的那些機關槍手們，現在又落後了。

數架機關槍像放聯珠彈似的從樹林中朝德國人掃射，他們跑了回去，可是我們的人們已經跑進村莊，梁保夫停在村莊邊上，向機關槍手們呼喊，叫他們加緊步伐。

德國人在一星期前燒了這個小村莊。火災祇到了茅草屋頂，帶着辟割聲——像狗咬骨頭似的——把牆上的橫梁都嚼光了，它祇着，寂靜下來，倒塌在灰堆中。這時有幾個在林中躲避德國人的婦女們在啜泣着，她們在極度的悲哀中伸直了，默默無言地望着一個老者頰上的陰鬱的紅暈。

火災後風雪狂吹了三天。它捲起了衣袖操作。擺脫掉一切下作房客後的清潔的主婦便是這樣操作的。它移動了所有的雪堆，造成了那樣的穿堂風，吹來了如許的新雪，以致在它管理的當兒不但是希特勒的黨徒——這世界上的暫時的，偶然的居民不能通過（無論是步行說吧，乘車也吧），甚至連那些正直的人們也都不能。

但是進攻仍舊繼續。等風雪平靜了，我們的人們便緊接地走近這燒盡的村莊，它燒得連灰和焦燃木都不剩：在清潔的雪堆中間站在一些彷彿是裸體的，冷却的火爐。祇有在小山底下的村莊盡頭可以看見一所倖免於火災的小小的破草屋。它孤零零的，好像是一個無家可歸的人兒。

當梁保夫從下面的樹林邊跑到小屋那裏，人們已經領來了德軍俘虜，在另一方面，帶着坦克的陸戰隊走過時掀起了一道雪牆。

他們被派去追擊一個逃走的敵人。他時刻想逃脫，可是人家不讓他走：人們坐在他底肩膀上打他。這事情大概是在一星期或是十天前開始的。梁保夫忘了到底是那一天。他頭腦裏的一切都淆亂了，他疲乏得厲害。他底嘴唇乾裂了，失眠症弄得眼睛發炎。有時他感覺他已經精疲力竭連一步都走不動了。但是爲風，風雪所吹和三月的太陽所曬的指揮領着一連人向前走，他一邊走着，忘記了，他是不能走的。

當這事開始時，我們的各種口徑的砲都有的砲隊在一點半鐘內摧毀了德軍防綫，後來我們的戰鬥機飛出去了，它們一百個一羣，一百五十隻一隊像一羣狂吠的狗。有一些轟炸回來，另一些飛去迎它們。它們工作的地方一切都爲濃烟籠罩着。可是當步兵起來的時候，德國人那邊有幾個火點還活動着。我們以襲擊佔領了它們，一面用攻坦克砲一齊射擊，這些砲是那些出色的砲兵們以步兵的戰鬥隊形用手搬運的。

那所倖免於火災的小茅屋大概甚至在它還沒有消失它那多樹脂的螺旋的飛簷和快樂的彫刻的風信鷄的，鮮豔的，魅力的年青時代也沒有在自己的屋子裏看見過這麼多的人。自動槍手們在地板上和長凳上佔了最好的地位並且已經熟睡了。使他驚奇的是在溝渠中救了梁保夫的那些機關槍手們現在已經坐在睡覺的人們中間在吃夾豬油的麵包了。

一個小女孩在草屋裏哭。如果不是有一個和女孩並排坐在爐子上，脚垂下來，穿着灰色的大長靴的婦人，梁保夫也不會對這件事加以注意的。那婦人驚駭地瞥視了梁保夫一下，神經質地喊了一聲：

「住口，不許哭！」這個叱責使他停在門口，可是那邊一個含着溫柔的一切都饒恕的，非難的和善的老婦人底聲音說道：

『娜泰霞（Наташа），天保佑你。現在可以了。讓她現在哭一會吧……，不要緊，……自己的人不是來了嗎？』梁保夫在窗前看見了一位乾癟的小老太婆，在她脚邊的好像是忠心子民的自動槍手在夢中轉側了一下。

『我們童裏有一次一個孩子睡夢中這樣哭起來，』她向梁保夫說明說：德國人就大冷天半夜裏把他赤着脚趕出去。她所以害怕。她還沒有習慣呢……走過來吧，歡迎的客人，走過來。你們疲乏了，我們的親爺爺。你們很困難：老是在砲火裏，老是在戰鬥。沒有工夫好好地睡覺。他這該死的歐的這些好事，這該死的……。』

「老媽媽，不要緊等我們把德國人打跑了就可以休息了，」梁保夫快活地說道，可是他自己環視了一下，找找看在什麼地方可以稍微躺一會。他對他自己決定好了不讓將來的時候等閑度過，要好好地睡一覺。

「就是這樣。一個德國人來到草屋裏，」老婦人向坐在暗角裏的一個人述道：「我底老頭子那時穿着一雙新氈靴。一雙好靴子，黑色的，

長統，暖和極了。我們用自己的氈在一個熟氈匠那裏做的。他是這樣一個好人，不喝酒。後來，一個德國人來了，老頭子坐在爐邊的長凳上，天氣不好，他底背作痛。好像有一樣東西鑽到背脊裏在那裏作怪，他那時候總是坐在爐邊烘背脊。他坐在長凳上，背對着火爐，類似這樣的情形便使他輕鬆些。他就安靜了。』

給自己看好了地方，梁保夫開始擠進去，小心地跨過熟睡的人們。他坐了下來，把帽子放在頭底下便閉上眼睛。草屋底門不斷地開闔着，是新來的人們走進來。營長走進來了。有人把長凳上的地方讓給他，他用肘撐在桌上，用拳頭支着頭。老婦人底平穩的故事仍舊繼續着，一點說不妨礙人家睡眠。

「我底老頭子就那樣坐在爐旁的長凳上，德國人就這樣站在門口。他看見了老頭子底長靴便命令道：『脫下來。』可是我底老頭子是固執着駭人的。他終生用這個磨斬我，祝他在天之靈。他摸摸鬍子回答道：『那末把你底脫下來。』他把脚撐在地上。他祇要這樣用脚一撐三個兒子也不能把他底靴子脫下來。即使他是喝醉了也不行。大概他底脚裏是有這樣的一種力。那德國人緊挨他旁邊坐下，就如此這般地靠近他底脚，可是脫不下。那人冒火了，開始叫喊起來。可是老頭子還是自顧自地坐着，德國人吐唾了一口跳到門後面去。等德國人走了，我當時就對老頭子說：『我說你就給他吧，不要和兒子們多纏了。』可是他對我說：『我不要他們穿我底長靴。它不是爲他們這些生癰疥的人穿的，靴子是氈的。』我底爹，他纔說了這話，他們大約有八個人衝進草屋來。喧嘈着，立刻把我底老頭子抓住拖到院子……他們在那裏踢他，拖住他底鬍鬚……哦，老天爺！……後來把一根繩子扔了掛在欄杆上，把我底固執的老頭子吊在這根繩子……上面。他們笑着。『你這俄國猪羅』他們說，『現在不能把脚撐在地上了吧；』他們便脫下氈靴揚長而去。

梁保夫覺得他一定只睡了幾分鐘。睜開眼睛，他看見草屋裏還是像以前一般地明亮，他不能馬上明白過來這是第二天早晨了。老婦人的底辛酸的故事他從頭到尾都記得。

他走到院子裏打了一個寒噤；初春淡藍色寒冽早晨日光下的雪堆底壯麗的閃光非常耀目。

春裏將消。可是再過三個鐘點道路上的雪將要變軟了，昨天朝陽光地方留下來的冰柱將要漸漸地融化，並且要改變形式。再過三個鐘頭就可以解開衞生衫，整個冬天便利的必需的皮帽也會變得沉重起來。要把這頂帽子一會推到腦上，一會推到額上，一會推到旁邊——它總是要礙事的。

他爬到小山上，停下了。他突然看見的那種情形使他戰慄了。現在放在燒光的草屋的遺址上的所有的爐灶裏面都生着火，用手帕包頭的婦女們拿了火箸和瓶缽在爐灶近邊跑來跑去。她們從林中回來，沒有地方預備午餐。她們就在大街中預備午飯，各人在各人底爐灶上。他從沒有看過比這事更可怕的：爐灶放在雪堆中間，在它上面燒着中飯，有一個男孩坐在一隻爐子上面。他頭上的一頂大皮帽子像一口鐘，他安靜下來，滿臉不高興的樣子，側着身緊挨着溫暖的煙囪，暗藍色的煙從那裏面裊裊地飛上天去。

『她們還是多麼困難呀，』梁保夫茫然地張開了手說。他在彈雨下凍僵了好幾點鐘躺在雪上，後來跳起來，一邊流着汗喘息着，一邊毫無休息地直往前奔，幾乎是沒有睡覺，祇有在營火旁邊咽着它底刺激性的煙，打一會瞌睡等等同時所受到的，在從前看來是無限的困難的一切的事情，此刻和他所看見的比較起來，開始變得渺小起來並且完全是瑣細而微不足道的，於是他附加了一句：

『甚至比我們更艱苦。』他這句話說出了聲後將他領出了他所處的痲痺形態，强迫他去活動。他和機關槍手們坐在汽車，可是汽車久久不動。他忍不住了，臉氣得通紅，彎身到車廂窗口，對起車夫大喊道：

「如果大家早就坐好了，你是見了什麼鬼不肯走呢？」

等汽車動了，他底凝梧的身體筆直地立起來，迎面的寒氣撲到他臉上，他打了一個寒噤，眼淚像一層薄霧似的跑進他底眼睛。彷彿是被風吹的。

II. 你往奧斯泰盧考夫去

汽車帶着吼聲飛馳進春夜黑暗的寒氣中。它上面高高地堆着空的砲

彈箱。它顛簸得厲害，在崎嶇的山路上跳動着。那些箱子不安地從這邊滑到那邊，並且上下地跳着，彷彿它們極力要互相推落到道路上去。

我抓住一根粗繩，躺在那些箱子上面，用着非常大的力氣可以維持不致從這個動盪得出奇的一堆上面滑下來。四周的風嘯着。我滿心爲躺在隔壁的箱子上面，用雙手抓住箱子角的那個女人担心。我準備就了隨時隨地在她將和箱子搏鬥得乏力了的那一分鐘拉牢她。

起初她底任性將我激怒了。她和我坐在一塊。無論是我，無論是交通整頓者都不能說服她叫她不乘這輛車。她說：

『還不知道下一輛車什麼時候來，我連一分鐘都不能等。』

『您在第一里路上便要落下來的，』一直沉默到此刻的車夫面色陰鬱地說。

『我要抓得緊緊地。』她沉默了一會，彷彿是在考慮用什麼不可說服的話來回答，後來就固執地搖了搖頭，毅然地爬上箱子。『我橫豎是要去的了。』

我們就這樣走着，我注視着她。她懷着它來忍受這全部可怕的路途的那種男性的沉默逐漸地征服了我，並且使我很快地對她發生了敬意。我想向她說話，在提出這最簡單的問題之前，我躊躇了好久。我問：

『喂，您覺得怎麼？』

『和您一樣。』

『那就是說覺得很難過，』我決定說。『我們就要到維里基·魯基（Великие Луки）再往後我就不讓您去了。』

『不，我要得去。』

『您往那裏去！』

『我要往奧斯泰盧考夫（Осташков）去。』

我知道這個有着多塵的市場和寂靜的寬闊的街道的小城。西利吉湖（Озеро Селигер）在傾斜小屋的門檻旁邊朦朧地波動着，每天早晨一艘敝舊的，喧噪的小輪船在這個朦朧的水上鼓動着輪子，載着來自柴泊拉微艾（Заплавье）的蕭瑟的漁夫們和來自泊契考夫（Пачков）的豐滿而端嚴的擠牛奶婦人們抵達這個碼頭。此刻這個小城裏除了醫院以外，什麼都沒有了。我說：

『這輛汽車不到奧斯泰考夫去。』

『我再換車子。』

『請聽，我不想對您做什麼壞事，可是我不讓您再往前去了。早晨您可以乘火車。從這裏有客車開出的。』

『啊，不錯，有火車，那麼我大概眞要爬下去了。您可確實知道它是早晨開嗎？因爲如果是晚上開，那我就要步行了，我不能等。』

我們默默地進了城。這座城就立刻顯露在目前，黑暗中聳立着一些被戰爭所破壞的建築物底側影——戰鬥與這美麗的城市的滅亡底無言的證人。我祇問她：

『您叫什麼？』

她半天不回答。這時汽車顚簸得厲害。

『奧爾加（Ольга），』她等和箱子一同跌到路上的危險剛過去就說。『奧爾加·達衛道娃（Ольга Давыдова）您呢？』

『謝爾蓋（Сергей），』這時我聽得從她身邊發出的一種像幽幽的呻吟的聲音。

『您什麼了？』

『沒有什麼，祇是我大概不能等火車了，我乘這輛汽車去。』

我堅決地決定了不讓她去便不作聲。

『下去，』等汽車停了，我說：『下去吧，您要落下了，下去吧。』

她開始順從地不靈便地從箱子上下來。我站在地上幫她從汽車踏板上跳下來。

『整個城都毀壞了，』我說。

『我知道。我們一塊把它奪下……』她底聲音顫動着，她沒有說完。

我猜出了並且想說顯見地她有一個親人死在這在。

『您有……』我開始說。她明白了我底意思便不讓我說下去。

『不，不，不。他現在不過是受傷了。我就是往他那裏去。』

我們在街上走，街上非常寂靜。一點風都沒有。是黑暗的春夜。我們在汽車上頭到這裏來的。

在德國完全投降以前所攝紅軍在德作戰的照片

Фотоснимки военных действий Красной Армии в Германии в последние дни перед капитуляцией немцев

『我們到溫暖所去吧，』我說了便從道路上轉向曾經是高屋底毀壞的牆壁走去。我們穿過了空地時在石頭上和鉤形的鐵片上絆得跌跌蹌蹌。

在寒冽的前綫道路上創立溫暖所的那個人將要永遠受祝福！它們底招待是出名的，在這裏可以用一杯熱茶來燙燙嘴唇，可以倚在別人的肩膀上在硬綳綳的板桌入睡。

我們下到那所毀壞的房子底地下室裏，便被包圍在共同生活底窒息的溫暖中，酒精燈在冒煙。爲我們好像是沒有地方了——人們密密地睡在板牀上，可是我毫不客氣地推醒了熟睡的人們，給奧爾加讓出了一小角的地方說：

『躺下吧。』

她卸下裝雜物的口袋，除下帽子便躺下了。可是她馬上又坐起來，雙手抱住膝部。

『不，我不能。我大概等不到早晨。』

酒精燈底朦朧的光綫落到她底疲憊的臉上。這是一張俄羅斯婦人普通的面貌。她底灰色的大眼睛信任而覬覦地望着我，這個婦人在一點鐘前曾經表現過如此的執拗和男性眞是令人不能置信的了。

在睡熟的人們中間的角落抬起了一隻手髮蓬亂的頭來很注意地打量我們，後來我注意到在打量我們的那個人忽忙地用掌撫摸了一下頭髮又把大衣上全部的鈕扣都鈕上。他不再睡了，他凝視着我們，並且我覺得他好幾次湯望到我們這邊來。

離我們不遠有一個人開始唱一曲關於一九四一年艱難的日子的憂鬱的小調：

『足跡走過許多道路，備嘗無限苦辛

毫無憐憫的死神底眼睛多次把我找尋

可是須要站得牢，須要支撐，

「兵士，死去吧，」人家對我說：『可是後退一步也不行……』

我側耳諦聽可是歌者沉默了，困惑地加上去說：『不過我忘了當中是怎樣的……』

『唉，你這個人，』有一個人非難地說。

『可是它的末尾是這樣的，』歌者連忙說了又開始唱道：

「戰爭中並不是一切的事都會發生，沙場上的戰士也不是每個都回家鄉，

不過如果命運注定我不再能看見欣喜的時光，

你要記得我是爲了你，我至死不渝的愛人——底生命而鬥爭，

記着吧……即使在我活着的日子也好，讓它去不能久長。』

她仍舊是那樣雙手抱膝坐着，緩慢地從這邊覷到那邊，說：

『這隻歌不好。他爲什麼不相信她呢？他豈不是不相信嗎？』她把頭搖了一搖，彷彿是要把這個思想推出去，自言自語地說：『我到此刻還不知道怎會弄成這樣的。我們整個戰爭期間都在一起，可是當他一個人，彷彿是故意似地走開的那時候，我就待在電台上，當他被人帶走的時候，人家對我說起這件事……當他被人帶到不知何處去時。』她咬着嘴唇，可以不致哭出來，她半天不作聲，看得出，她是在一面嚥着眼淚，一面和自己交戰。她底鼻孔抽動着。『我此刻生死都置之度外了。可是他於我比世上的一切都寶貴。』

『我的妻子於我也是一天一天地愈來愈寶貴起來，』責難歌者的那個人說。看得出來，他是在聽我們說話，『我的妻子總是多問我要錢。』

奧爾加向他瞥視一下，微笑了一笑，重新採取了以前的姿態——在和自己談話的人的姿勢。

『他這個人非常特別。當他說話的時候，你不能懂得他是在開玩笑呢還是一本正經。他向我求婚也是別出心裁的。有一天晚上他來了說：「奧爾加，我決定做一件叫你愉快的事。」我以爲是一同到文化宮去看舞蹈呢？可是他說：「我要娶你。」我和他一同去打仗。當史大林同志在無綫電播音的那一天，我們鎖上房門走出去。』

我開始憐惜她起來。我照我自己底經驗知道，你要是時時刻刻地老在想念一個人，你永遠會馬上想到一切和他有關係的事。我說：

『您該息息了。您睡一會吧。馬上就要天亮了。』

『好，我試試看。』

她躺下來。我給她把身上蓋的大衣拉拉好，我奇怪這個女人底命運

竟這樣深深地使我感動。那個注視我們的少尉走過我身邊鄭重其事地向我點了點頭。我明白他是提議到外邊去。在門背後他低聲問道：

『您知道她嗎？』

『不，我在往這裏來的路上遇見她的。』

『事情是這樣的，我從她丈夫那裏帶一張便條給她。我和他在一團裏服務。人家把他送進醫院時，我也躺在醫院裏。他們是莫斯科人。從塔加恩卡（Таганка）來的。您沒有和她分路倒好。』他混亂地說——看得出他要趕緊把一切都說都來，他拉住我底袖子，好像是怕我聽不完就要走似的。

『那麼就把便條交給她。』我提議道。

『值得嗎？我就是出來和您商量商量的……他……他底，你瞧，兩條腿都給鋸掉了。我在那裏看見他的，在醫院裏。他好像是不希望她去……讓她看見他那副樣子。可是她要去。她不是往他那裏去嗎？』

『是往他那裏去。』

『所以就是呀。怎麼辦呢？』

『照我底意思應該交給她。讓她知道好了。』

我們這樣決定了以後，便回進去。我輕輕地問：

『您睡了嗎？』

我非常不確定我們所做的這件事是否合理。如果要我再重複一遍我底問句的話，我底力量便要不够了。可是奧爾加立刻掀開了大衣坐起來。

『您好，』少尉說着緊張地翻了一個躬。

她向他伸出手去，用心等待地注視着他底面部，漠不關心地問道：

『您已經復原了嗎？』

『是呀，我完全好了，難道我們的人還都在那邊嗎？』

『在那邊。可是我要往達衞道夫那裏去，您聽到他的消息嗎？他受傷了。』

『是呀，是呀，我聽到的，』少尉不知怎樣一來忽忙地說了便不作聲了。我們四目對視彷彿是沉默了好半天。總之我覺得是非常長久。這個沉默對我變成了一種拷刑。當她底視線的，信任的瞥視觸到我時，我底臉紅起來我開始在那地方團團轉了——這是我兒時留下來的一種愚笨

的習慣，我感覺我站在她面前像一個擊碎鄰家的玻璃窗又被鄰人捉住了的劣童。

『怎麼，街上還沒有亮嗎？』我問少尉，他——我敢賭咒——也是和我一樣地感覺尷尬。

『天曉得，眞是那麼長久，』他湊上來說，『我們去看看，好嗎？』

我們重新到門外邊。

『唉，我不成！』我們剛走到走廊裏，他便張開了兩隻手。『您知道嗎，或者您成？』

我發怒了。

『您這是怎麼的？不，您總要自己來。去，交給她。您豈不是帶信的嗎？我就在這裏等一會。』

『那麼，就是說，無論如何要給她的。』少尉陰鬱地說了，不等我回答，便仔細地拉了拉大衣，整了一下帽子。後來他清清嗓子，又拉了拉大衣纔走進屋裏去，精神振作地好像是去謁見將軍。

等他走後，我站了一會，等少尉走到奧爾加面前所須要的時候，加上他還要遲疑一番，還要談話，後來我還須稍微再等一會，可是焦躁驅使着我，我便開了門。

我最先看見的是她。她站在地下室當中，在酒精燈旁邊讀那張便條。少尉坐在板床上，他看見了我，透了一口氣，走開讓一個地方給我。

我們目不轉睛地看着她。我們等待着她要說些什麼，這在此刻是很重是的——她底第一句話。她開口了。

溫暖的微笑浮露在她底臉上，她底大眼睛中充滿了沉重的淚珠，淚珠在裏面凝然不動，是充分的喜悅和安慰。

『哦。他寫了一張便條。他既然能寫，照理他是好得多了。對嗎？』她說：『他信上面寫他一切平安，寫給我叫我不必往奧斯泰盧考夫去了。因爲在我未到之前，他大概又要調到別的城市裏去了，到伊華腦伏，或者更遠些。去休養去。』

『他撒謊，』少尉對我耳語說，他突然又大喊道，『對啊！您難道現在便是到他那裏去嗎？唉，您怎麼了！我忘記告訴您。當我收拾第二天要走的時候，他寫了這張便條……我第二天離去的時候，他們已經在

開始收拾了，不過我沒有問他們的病院列車是開到那裏去的。現在已經把他們載走了。』

『是嗎？』經過某時期的沉默後她輕輕地問道：『那就是說，他底受傷……並不嚴重嗎？可是我多麼害怕啊！祇有上帝曉得，我前思後想地想了多少次。』

她坐在我們旁邊，也不去注意一個人底長伸的脚，穿着骯髒的靴子，在凝她的事。她用手掌搓了搓額頭，好像是努力要驅去什麼痛苦的思想似的，後來深深地長嘆了一聲。朝她看着的少尉也嘆了一口氣，跳起來，趕快向門口走去。

『橫豎一樣……橫豎一樣，』當少尉碎上了門走到街上去時她說：『現在我當然須要到莫斯科去。我要在那裏把一切都弄好，預備好，洗乾淨，收拾乾淨了等待他……是的，我要等待他，以後他……』她默了一會，直視着我底眼睛：『豈不是要被送到莫斯科來的嗎……一定應該送來的。』她轉過身來，困惑的，握住我底手，在激動中吐露了自己的祕密：『我們就要有孩子了。已經四個月了。』

（葛　達譯）

卡　錫　爾
（Лев Кассиль）

潛艇隊的菲伽

（ФЕДЯ ИЗ ПОДПЛАВА）

當我初次來到一個北海艦隊的北極基地時，他已經知道十來個字母。爲了把自己的名字刻在魚雷上去教訓所有的法西斯蒂，這完全綽綽有餘了……

除了這樣工作之外，我也看見他在圍着潛艇根據地的鐵絲網柵欄後面。當我向哨兵展示了我的通行證，走進了潛艇隊——像水手們能稱海底航行艦隊那樣——的時候，潛艇隊員們正在把魚雷裝到一艘大巡洋艦上去。潛艇的長長的，暗綠色的，梭魚般的身體伸在拋船壁旁邊的水面上，在那所謂「皮爾斯」的附近。在「皮爾斯」的上空掛着一塊巨大的懸崖。它裏面曾經有幾條通到保藏着魚雷的地洞的進口。穿着麻布工裝的紅海軍戰鬥員們把龐大的魚雷放在特製的載重車上搬出地洞。最初，在石穴的半暗中出現了魚雷的圓圓的頭，此後，倚着下面的輪盤，像倚着脚掌一般，爬出了它的好像是巨大的海神似的，狹尾巴的，重重的，光滑的，狠狠地迎着太陽閃光的全身。它上面塗着一層油，樣子恰像莓漿或是全姆。

在魚雷的四周有一個七八歲的小孩子在轉動着，瘦瘦的，鼻子很尖，它的血紅的尖端，與其說是和上唇，還不如說和無胃毛的前額比較近。孩子戴着一頂很大的，顯然與頭不相稱的，前面有一只閃閃發光的錨的藍帽子，骯髒的短襖的袖子上一個疊着一個地顯露着地雷工兵，連

絡員。砲手，海軍分隊司令，電氣工程師和訊號手的臂章。穿過電光的紅箭，鐵錨，螺絲旋，大砲，旗旗……臂章有這樣的多，以致在肩頭和破碎的袖口間——從這裏伸出了小孩子的瘦手——幾乎容納不下。孩子忙碌地張望着搬出來的魚雷，在它的四面繞着圈子，此後則蹲在它的面前，熱心地用那翹起的鼻子嗅着，努力用手指在覆着魚雷的油膏上除去一些什麼。我走近幾步。透過棕色的油膏模糊地閃着用手指擦出來的字樣的金屬光輝：『菲伽贈』(“От Фэди”)。字母『И』的斜線不是斜向那一面，因此這字母看上去就像一個數目的記號『No』，我猜測『Э』字也是小孩子偶然寫成這樣的。

『啊，菲伽，』我問，『小兄弟，你這是在做什麼事情啊？』

『我在簽名，』菲伽對我斜瞟了一眼，回答，一面用手指校正他所擦成的字。

『這是幹什麼？』

『讓他們曉得是誰的，』小孩子憤憤地說。『他們已經認得我的筆跡了。我每一次都簽名的。』

『那麼你在這裏算是什麼人啊？』

『我？』小孩子似乎吃了一驚地問，接着，把鼻子得翹更高些，不贊成地從下面望望我。『這裏我是他們唯一的孩子……』

『誰，他們？誰的唯一的？』

『哦，大家的，……艦隊的。我是這裏人，潛艇隊的人。您不曉得嗎？』他隨即離開我到另一只這時正從懸崖下面在車上送出的魚雷旁邊去了。

一個潛艇隊員，用一只空着的手把菲伽夾腋提起，逕自把他放上魚雷騎着，於是他就在我面前跳躍而過，兩腿夾住了龐大的能致人死命的砲彈的圓而胖的身體。

『大家讓開啊，菲奧陀爾（Федор）沙皇騎着馬來了！』一個穿油污制服的人，大概是一個機械師，爬出活門，從潛艇的司令台上喊道。『啊，怎麼樣，菲伽，字簽過了嗎？』

『舒齊了，』菲伽回答。

『這是誰，你們中間那一位的兒子嗎？』我問那個叫菲伽爲菲奧陀

爾沙皇的紅海軍戰鬥員道。

『不，說來話長，』那潛艇隊員回答道。『這是非奏希卡·托爾別因（Федюшка Толбеин）。我們的，潛艇隊的。經驗豐富的。他的父親是一個水夫長，第十八號拖船上的一個海上住戶。可是當去年由海道從這裏撤退家屬的時候，德國人，那批魔鬼，竟在海上轟炸他們。飛來了五只飛機，就這樣擊擊起來。那邊都是女人和孩子——可怕的事情啊！簡直是平行掃射。很清楚地可以看見，不是武裝的人民，可是仍舊不肯放過，直到幹完爲止。等到岸上的人趕到，能够游泳支持着的人已經很少了。連他的父親，連這個非奇卡（Федька）㊀的母親，連他的姊姊也在內——都死了。他的運氣好。一顆炸彈把縛錨的浮子炸開了，他就攀住了它。他是唯一獲救的人。唔，把他弄到基地上。這里，杜茜亞（Дуся）庇護他，她是將校集會室裏遞菜的，您知道嗎，一個女侍者？這樣，他就留在這裏了，在我們的潛艇隊裏。他這一族裏他是所謂唯一的了。在我們這裏的任何港口上都找不到孩子，戰爭一開始，所有的孩子都撤退了。唔，非奇卡，結果，看來是要久住下來了。我們，您可曉得，望望也會覺得快活些，否則我們簡直要忘記有過些怎樣的孩子了。他是唯一的啊。』

這樣我就知道了非伽·托爾別因，潛艇隊員的公共兒子，北海水手們的蠢子和寶貝的歷史。潛艇隊裏很嬌蹤他。最著名的潛艇隊員，蘇聯英雄，英名遠振的士維士金（Звездин），猛烈的蘇哈里柯夫（Сухарьков），不倦不怠的法爾柯夫斯基（Фальковский）都贈他以自己的友情。當潛艇去作戰的時候，非奇卡總是站在『皮爾斯』上送自己的友人，久久目送着離去的人。北海艦隊的水手們有一個習慣：寫幾個字在魚雷的油膏上。『夾腰迎擊法西斯蒂，』潛艇隊員們在裝魚雷器械的的時候，在他們的可怕的巨彈上寫道，『爲了基輔（Киев），爲了西伐斯托波爾（Севастополь）……』有一次非奇卡請求准許他也來寫幾個字。他曉得幾個字母，就在魚雷上做出他的名字。結果，蘇聯英雄伊薩克·阿爾卡奇柴維奇·法爾柯夫斯基（Исаак Аркадьевич Фальковский）就用這只非奇卡寫過字的魚雷炸沉了一艘很大的德國輪

㊀ 非奇卡，非伽，非奏希卡等均爲非奧陀爾的暱稱。

船。法爾柯夫斯基是乘着一種小潛艇去的——它們在海軍裏神稱爲『小寶貝』。敵人的魚雷艇保護着一艘載有貴重貨物的軍艦。但是『小寶貝』勇敢地在軍艦下面跳過了警衛綫，寫着『非伽贈』的魚雷直飛向法西斯蒂的汽船。它爆炸了，把鼻子埋入了水中，很快地就沉到海底去了。從那個時候起，帶着有非伽署名的魚雷去進軍就流行起來了。水手們戲謔地深信，非伽有好運氣，他會帶給潛艇隊員以幸福的。

非奇卡整天出現在潛艇隊裏。他玩着跳格戲，用粉筆把它們畫在『皮爾斯』的厚板上，當有人疏忽地跨進格子時，非奇卡就憤憤地叫道：

『啊，你到那裏去？你沒有看見——這裏清清楚楚地做着標記嗎……埋了地雷的！』

法爾柯夫斯基贈給他一輛不知是那一個被疏散的人留下來的三輪脚踏車。照非奇卡的年齡說來，已經可以騎兩輪的了。但是車子上多餘的一根擊止棒並不怎麼使非奇卡狼狽。大大地張開了套着破襪子的膝蓋，以使不觸到把手，非奇卡騎着自己的三輪車在『皮爾斯』上踏來踏去，在挽船的索鈎，魚雷，木桶中間閃避着。有一次他甚至計劃沿着陡削的山徑騎進那泊在矮牆旁邊的士維十金的巡洋潛艇裏去，但是却因此獲得了這樣的譴責，以致他此後步行了兩天，不敢在潛艇隊員面前騎自行車。

『啊，你，非伽，非伽？』同他特別友好的法爾柯夫斯基對他說道，『你會長成怎樣一個人，非伽？曖昧而不可理解！如果你不在什麼地方割去你的頭，那麼它會替你管事的，但是你却自己割去它……』

不知是誰送給非奇卡一頂舊的潛艇隊員的帽子。雖然也把它的後部縫過，但是對非奇卡說來它仍舊太大，把他的耳朵都擠開了。潛艇隊員們，地雷工兵們，電氣工程師們，訊號員們替他在海軍商店裏買了制服上的臂章，於是非伽馬上就變得像一只四面貼着旅館的封簽的旅行家的皮箱。有一次，從漁夫半島上，從世界極邊遼遠的海上來了幾個偵察員。他們好久沒有到大地上來了。把非奇卡包圍了之後，他們懷着愉快的，溫柔的驚奇打量着他。

『你瞧。確實是一個正常的小孩子！』他們中間的一個，穿過他的步兵制服的敞開的衣領看得見海軍襯衫的身材魁梧的人說道。『確實如此！就是說，生活走着它自己的路，孩子們騎着自行車。一切都很好！

踏啊，踏啊，小兄弟，踏你的踏脚板啊！』

他送給非奇卡一把戰利品的拷筆刀。

第二天，法爾柯夫斯基在離開潛艇隊不遠的地方碰到了非奇卡。非奇卡到偵察員們那裏去作客，他們就住在軍港司令的屋子裏。看見了自己的朋友，非奇卡急急扣上了短襖。法爾柯夫斯基覺得有點可疑。

『啊，啊，你那邊藏着什麼東西？』

非奇卡使勁咳嗽起來。

『昨天受涼了，伊薩克·阿爾卡奇葉維奇。』

『受涼了？好，那麼解開鈕子，放你的風邪到這裏來吧。讓我來聽聽你。』

『這樣是聽不到什麼的，伊薩克·阿爾卡奇葉維奇，聽不過喉嚨很癢，直是咳嗽，咳嗽，甚至很痛。』

『好，如果聽不出，那麼，也許，可以看得見什麼，啊？』頑固的法爾柯夫斯基堅持着。接着，把非奇卡的雙手移在一邊，就解開他的短襖。『這是誰替你想出這件襯衫？等一等，你這是直接畫在皮肉上的嗎？噢，非伽，非伽……我要因爲你而早些心碎的。』

『別搔癢啊，您的手很冷，我渾身都要凍麻了，』狼狽不堪的非奇卡咕噜着，一面開始鈕上短襖，在這短襖裏面，胸上所有的皮肉都用化學鉛筆畫成了藍條，好使人家覺得，似乎非奇卡是穿着海軍的襯衫。

法爾柯夫斯基答應不對任何人說起這樁事情。他把非奇卡領到自己的住所，費力地用熱水替他洗掉。此後這著名的潛艇隊員同非奇卡的友誼更鞏固了。

不久，法爾柯夫斯基乘着自己的『小寶貝』去作一次危險的進軍。非奇卡在他的兩個魚雷上簽了名。過了幾天在基地上接獲了不好的消息。非奇卡偷聽到士維士金悄悄地對蘇哈里柯夫說道：

『你聽到嗎，華連京（Валентин），德國人發覺了法爾柯夫斯基了？他在那邊鑿沉了一條什麼船，現在有人追他，要消滅他。』

『也許，他會躲在水底，』蘇哈里柯夫悄悄地說。

『唔，躲避。你不曉得伊薩克。他是這樣的一個容易激動的人，一定要冒險的。而且他有多少時候好避？他就是這樣也已經担擱了時間了

一大樣，他所有的一切都就要用完了。』

『怎麼，就是說——他很危險嗎？』菲奇卡耐不住了，終於插進了談話。

『什麼危險？毫無危險。你一聽到聲音，就已經「危險」了。小兄弟，你還是騎騎你的三輪車吧……』

但是菲奇卡並沒有騎上自行車，他攀上了一座很高的挽船台，在它上面坐了好久，望着那裏面泊着魚雷艇，警衛艦，驅逐汽艇的港灣。一切都在這裏，一切都在原位，祇是不見法爾柯夫斯基，那平常泊着他的『小寶貝』的柵欄也空着。冰冷的，碧綠的海水陰沉地在那邊纜具中間拍擊着，彷彿在啜泣似的。海鷗用令人憎惡的聲音咪鳴着，迎着風斜飛。菲奇卡爬下了挽柱，接着，憂鬱地望着陰沉的海，拖着兩腿離開基地，一只手扶着自己的小自行車，——它的踏板懸空搖幌着，像這一天的一切事情一樣。晚上，菲奇卡沒有吃杜茜亞替他從將校室的沙龍裏拿來的糖子。他後來告訴我，他久久不能入睡，一直想着法爾柯夫斯基……一定是很可怕的，當你的四周是水，頭上也是水，而旁邊還有可怕的，潛水的炸彈在衝着，盡力推撞着潛艇——看看就要擊中了，看看就要擊毀了，就要壓碎了。苦惱了一陣之後，菲奇卡入睡了。近早晨的時候，他覺得很冷，菲奇卡還做過夢：他躺在冷水裏，躺在水底，他的耳朵變成了魚鰓，他就用它們呼吸，把水放進一只耳朵，再從另一只耳朵放出去。而從上面，一顆潛水彈突然澎澎地沉了下來，一直向他落下，接着就像撕裂開一般！……菲奇卡被窗外一聲空洞的打擊驚醒了。此後又是一聲。跳起身來的菲奇卡看見了那還在潛艇的大砲旁邊繚繞的細烟，這艘潛艇這時正發出了訊號，疾駛進海港。菲奇卡馬上就認出這是法爾柯夫斯基的『小寶貝』——除了他，沒有別人能用這樣的走法衝進港灣的狹口的。法爾柯夫斯基在進港時所發的兩響砲乃是表明潛艇勝利地回來了：兩艘法西斯軍艦被送到了海底。

菲奇卡急馳向埠頭。潛艇隊員們也奔向『皮爾斯』。菲奇卡騎着自己的小自行車追着他們，擦着人家的臂肘，受着鼓勵性的腦勺子，拚命踏着脚踏板衝向挽船處。他險些給那潛艇隊餐室的廚司長，身材高大的海軍少尉米列興（Милехин）撞得立不住脚了。廚子戴着披向後腦的

白色兜形帽，圍着雪白的胸巾跑着。他一面喘息着，一面咕噜着：

『這簡直是單純的懲罰。你來不及替他們預備的。』

而越過他的潛艇家員們則叫道：

『你的小猪們在哭了，米列奥！你聽見嗎？法爾柯夫斯基放了兩砲。就是說，你去燒兩只小猪吧。確實如此！你毫無辦法，已經這樣慣了。就是法律！就是秩序！』

非奇卡趕到的時候，正當挽船的尖鈎從艇上拋出來，而法爾柯夫斯基則迷縫着那對因疲倦而紅腫的眼睛，跳到了碼頭的板上。不，非奇卡不衝向他的朋友。非奇卡知道海軍的規則。他忍耐地站在一邊，高興地睜着雙眼，不把它們從指揮員身上移開，那一個則正把手放在帽邊上，向少將——潛艇隊的司令報告那已結束的戰鬥行動。

『擊沉兩艘敵人的運輸船：一艘排水量八千噸，另一艘大約是六千噸，』法爾柯夫斯基報告道，『此後我遭到兩艘魚雷艇的攻擊。總共擲下了二百八十二顆潛水彈。我逃了。任務完成了。有輕微的損害。人們都很健康。』

僅在這時，非奇卡才發覺那些由於潛水彈的就近爆炸而留在潛艇上的可怕痕跡。在鐵的甲板上，一切都被損壞了，揉皺了，彎曲了。有的地方甚至在裂蓋上都張着裂開的縫道。這時，覺得滿意的少將已經開始抽煙了，他並不忘記把煙捲遞給回來的英雄。現在司令所發出的問題已經轉到普通的友誼的談話了。會見的正式部份結束了。士維士金和蘇哈里柯夫挨次擁抱法爾柯夫斯基，高興地拍着他的穿着皮襖的脊背。

『我的擊中了嗎？』非奇卡終於從誰的臂肘下面擠上前問道。

『正是如此！』法爾柯夫斯基笑了起來。『兩個都是「非伽瞻」的。』

『冷的去還是熱的去的？』那希望知道一切詳細情形的非奇卡就幹練地打聽了，他不止一次聽到放魚雷時有一架輸送壓縮空氣的機器把它變作了一下，——那時魚雷就是『熱的』出去，速度很大。

『根據弗里茨急急浸到冷水裏去那一點，他們那邊一定非常熱的，』法爾柯夫斯基回答。

過了兩天，基地上飛來了幾架德國轟炸機。軍艦在桅桿上舉起了格

子網的黃旗『堅實地』。這是警戒的訊號。港裏短短地響起了警報。大家都撲奔原位。魚雷艇和警衛艦上的高射砲開火了，潛水艇上的大砲也轟射了。汽艇和拖船急急按照警報規則離開了挽牆，駛到港灣的中央，也用大口徑的機關槍和自動砲全速力轟射飛機。魚雷艇『雷鳴』號也用它的最大口徑的砲轟擊了一下。槍砲的回聲在港灣上翻滾着，在懸崖上震響着。在埠頭上的房屋裏散落下由於難以置信的音響之力而碎裂的玻璃。『雷鳴』號第二次用主砲轟擊了，一架領頭的德國轟炸機在自己的身後拖着煙球，折向一邊，拋出了長長的火焰，幌了一下，接着，笨拙地打着轉，開始傾向附近的一座小山後面去了。祇聽得飛機的近旁響了一下，空中就開起了一朵傘花，它慢慢地下降，隨即消失在懸崖的後面。

『他要在托伊夫（Тойв）港口附近降落，』同我們一起觀察空戰的士維士金確定道。『怎樣可以使弗里茨逃不掉，過了一會在丘陵上就找不到他了。這裏到戰綫又很近。』

『等一等，』法爾柯夫斯基突然說道，『我們的菲奇卡在那裏？我問，菲奇卡在那裏啊？他不要正在那邊，在托伊夫港口那邊採草莓，好給他……』

真的，菲奇卡現在每逢中午總到那些小山上去，那邊今年長着特別多的覆盆子，紅覆盆子和洋莓。他回來的時候嘴唇是紫色的，牙齒是藍色的，給我們看這樣的舌頭，似乎他祇過藍墨水一般。

『菲奇卡在那邊，你們明白不明白？』法爾柯夫斯基對我們大叫起來。

於是我們扒上了小山，好快些到達托伊夫港口，好捉住那個德國傘兵，好保護我們的菲奇卡。紅海軍戰鬥員們包圍了風把傘兵帶向那一邊的區域。我們走着，從一塊斷崖跳到另一塊斷崖，審視着裂縫，繞過不大的湖沼，張望着每一塊巨石的下方。什麼地方都沒有傘兵，我們的菲奇卡也看不見。法爾柯夫斯基最爲激動。他認爲菲奇卡已經死了，他就把咒罵送到法西斯蒂的頭上，而鎮靜的，細心的士維士金則縝密地企圖安慰他。

飛行員斯維斯特烏夫（Свистнев）從飛機場上飛出來找尋傘兵。他在丘陵上空盤旋着，好幾次飛過我們的頭上，審察着地形。驀地飛機

作了一個蹤跡的急轉，折了回來，就在兩塊高聳的岩石中間的小縫上繞着圓圈。飛行員從機艙裏探出身來，向我們揮着手，指示着下面的一個方向。我們踏着石塊，跳過溪澗，疾奔過去。過了一會，我們已經在一塊懸崖的邊上了。那邊，在下面，在暗苔上我們看見了由白石堆成的，很顯明地突出的大字：『菲伽』。可憐的孩子！在用石子在這裏堆成自己的名字時，他大概是非常的激動和忽忙。那個他通常寫得很對的字母『Я』，他這裏却把它轉向另一面，變成脫落一筆的拉丁字母『R』的樣子。不久我們就看見了菲奇卡本人：他坐着，藏在一塊懸崖下面，看見了我們之後，就向我們做出一些記號，把一根指頭放到嘴唇上，蔽着自己的嘴，要求勿出聲，一面神秘地指着旁邊。我們跳下去看他。

『他在那邊，那邊，』菲奇卡翕動着那兩片因吃覆盆子而變得紫色的，因激動而抖動着的嘴唇。『他在那邊，在那塊石頭後面……他的一條腿腐臼了。我看見他被擊倒，就跟着他跑，他呢，用他的「斯馬伊塞」㊀射我，——你想，不可怕嗎？我就躲在這裏。後來我想爬出來，奔到潛艇隊去。怎麼辦呢，總不能坐着守望到晚上的，他，又要向我射擊，——你以爲我說謊嗎？子彈就這樣的擦過，連石頭也裂開了……我看見，飛機起飛了，在做着搜索的工作，可是弗里茨不讓我起身。於是我想堆成一個自己的簽名。爬着爬着，把我整個肚子都擦破了，膝蓋也擦破了，——你以爲不痛嗎？我就這樣集起石子，堆放起來。飛行員馬上從上面認出了我的筆蹟……這個弗里茨就爬到那邊去了。』

紅海軍戰鬥員們向懸崖，把藏在那邊的德國人從裂縫裏拖出來。看見了水手們已經從四面圍住他，他立即丟下了自己的自動槍——『斯馬伊塞』。

這一次事件使菲奇卡在基地上聲名大震。一些從不久以前駛到的運輸艦上來的美國人在埠頭上散步的時候，遠遠地看見了菲奇卡，就走到他的跟前，輕輕拍着他的眉頭，摸着他所有的臂章，說菲奇卡是一個好孩子。

但是短短的北極的夏季終止了，迷霧開始爬來了，太陽凝結住了，準備去作冬眠，在潛艇隊裏，有一次晚上在將校會議室裏談起了菲奇卡

㊀『斯馬伊塞』爲德國一種自動槍的牌子。

以後的命運。

『這個傻東西已經過了八歲了，是他不僅在魚雷上寫字的時候了，』士維士金嚴峻地說。『應該把他送到學校裏去。戰爭管戰爭，而他成長，求學仍舊是時候了。』

『奇怪的問題，難道我反對嗎！』法爾柯夫斯基激怒起來。『應該的，就應該。很清楚，孩子是應當求學的。自然，放走他也很可惜。那就是說，這是我說，我覺得可惜。我不曉得對別人怎麼樣……』

『沒有人不說不可惜的，』士維士金嘆了口氣，說道。『我已經十四個月沒有看見自己的孩子了。也很可惜的。』他略微沈默了一會。『孩子們應當在安靜的地方求學，至少我以爲是這樣。我不曉得別人怎樣……』

他們同杜茜亞，非奇卡的保姆，商議了一會，決定把他送到後方去，送到一個白海城市裏去，那邊有一個專爲海軍子弟辦的寄宿學校。我不知道法爾柯夫斯基怎樣說服非奇卡的。起初，關於離開，他連聽都不要聽。但是，顯然，對英雄的尊敬戰勝了，非奇卡同意了。

八月二十六日，我們送別非奇卡……北極之秋把自己最美的一天贈給非奇卡。空氣是這樣的潛清，甚至隔開很遠的路，一切也都顯得很清晰，分明，彷彿是從石頭上切下來的一般。港灣裏的水是一平如鏡。斷崖絕壁都發着紛紅色。雪白的海鷗在我們頭上打着轉，弱風微微吹動着華麗的海軍旗幟——白藍紅三色——和軍艦上穹窿的五光十色的信號。

潛艇隊員們拖了多少的食物來給非奇卡送行啊！有多少罐練乳，罐頭食品，巧克力糖啊！而海軍少尉米列興則拖來了一大塊鹽漬的腿肉。那非奇卡乘着去求學的汽艇的指揮員已經宣稱，如果指揮員同志們再要帶來食物，那麼就要叫他們定一只專門的船了，在汽艇上開市集他是不能够的……

後來大家都同非奇卡告別。他很陰鬱，穿了新的寬大的短襖，他顯得消瘦了，在這短襖上已經把舊衣上的一切符號都移縫過來了。

『啊，到那邊你要好好的做人，非奧陀爾，』士維士金叮囑他道。『求學，就得求學，否則就不值得去了。雖然你現在是跳出去了，像我們這裏的海民們所說的，跳出了我們的海岸，但是你要保牢自己的血統

，記住，你，非奧陀爾•托爾別因，是潛艇隊出身的。』

『啊，天哪，這是些什麼談話呀，』法爾柯夫斯基捧着非奇卡的兩頰咕嚕着。『去吧，去吧，非奇卡。我不能忍受這種別離了，這祇有弄壞自己的情緒。好，走吧，走吧，非奇卡，開船吧。這裏還有一小塊巧克力給你。』

法爾柯夫斯基把一大塊巧克力塞進非奇卡的手裏。

汽艇上裝着摩托，從船尾下面，一圈一圈地泛出了水和水沫。桅桿上升起了三面小旗——信號旗。在港灣的出口處，在警戒崗的高桅桿上升起了一面金色旗子『和善地』。這是同意的記號——准許出港。一艘小拖船開始把水網和水障拖向一邊。拖船的舵手很像那隆重地替主人的出院開門的門房。他把水障拖向一邊，於是那汽艇——上面站着非奇卡•托爾別因，潛艇隊的養子，海邊這一帶唯一的和最後的孩子——就開到外洋去了。

著名的潛艇隊員，蘇聯英雄士維士金，蘇哈里柯夫，法爾柯夫斯基默默地站在『皮爾斯』上。我也和他們站了好久，目送着那把我們的非奇卡從我們這裏帶走的汽艇。

『毫無辦法，非奇卡應當求學的，』士維士金說。

『你說什麼，』法爾柯夫斯基驚醒過來，但是並不從海那面回轉身子地應道。『很清楚，非奇卡應當求學的，我們呢，是應當作戰的……無論如何明天我要在一只我的魚雷上寫……祇是怎樣來把這個表達得周到些呢？爲了非奇卡的將來，好嗎？你明白嗎？還是用另外幾個字？啊！這樣就容易懂得了！我寫：「使非奇卡覺得很好」，讓他覺得好好的吧！』

在出港處，拖船把水障放到了原位。汽艇早已消失在海角的巖石後面了。從警戒崗的桅桿上放下了『和善地』的旗子。可是我們還站在岸上望着海面——我們這批長久未見自己的孩子的水手，男子，父親們。

（奚　溪譯）

卡 達 耶 夫
(В. Катаев)

妻 (續完)

(ЖЕНА)

十 三

「可是有一次大家都知道了我底憂傷。

「這事是這樣發生的。在第一次換班的末尾時，一個產品選別員席尼亞·安梯泊娃(Женя Антипова)跑到隔板的後面到我這裏來，她面無人色將一握塗了油的輪軸拋在我面前的桌子上，困難地透着氣道：

「『妮娜彼得愛夫娜，爲了上帝的緣故，看一看吧，有一件叫人不能相信的事！』

「『有什麼事情？』

「『不合格的東西。』

「『誰的？』

「『伏兒考夫的。

「『你發瘋了。』

「『您自己去檢討呀。』

「我抓了幾個輪軸走到微物測量器面前。謝尼亞·安梯泊娃原來是對的。所有的輪軸都帶缺點：直徑是對的，但是面的通徑却被多膠掉了百萬分之十二米，那是說比限度要大得多。我不相信自己底眼睛，從伏

兒考夫那裏可以期待一切：粗魯的行爲，酗酒，有時甚至是躲懶躲職，可是要叫他糟塌零件——這完全是令人難以置信的。我再一次在測量器上檢討了他底輪軸而又一次確信它們是不可挽救地弄壞了。

「『奇怪，』我說。『有缺點的成分多嗎？』

謝尼亞·安梯泊娃絕望地聳聳肩。

「『全是不合格的，』她簡短地說，她底唇抖動着。

「『給我看！』我喊着竟認不出自己底聲音了。

「我們跑進不合格的貨品間。在那裏的鋅質大桌上放着一個裝滿了輪軸的箱子。這是伏兒考夫一晝夜全部的出產品，大概有近五萬個的輪軸。我開始用雙手從箱子裏抓了它們來選擇，一個一個地放在測量器上，測量器底小箭頭盪動着。全部輪軸沒有一個例外的，全帶着毛病。我戰慄了。在月底前四天——五萬隻弄壞的輪軸！不單爲我們底車間，即使爲整個的工廠這也是一個災害。

「我一面撞在箱子上，脚踩住壓縮空氣電綫，一面跌跌蹌蹌地奔進作場。

「伏兒考夫彎着背站在自己底機器旁邊，迅速地將輪軸遞到材料箱裏去。他底黝黑的大手抖動着。山羊似的眼睛向下面看。它們似乎是玻璃的。

「『還算什麼意思？』我說着把一把不合格的輪軸伸到他面前。

「他木然地望着我。

「『您懂得，您做了什麼事嗎？』我竭力心平氣和地說。

「他繼續不作聲，而輪軸仍然那樣自動地從他那抖戰的手中速速地落在材料箱裏。

「『立刻停止機器，』我說。

「他沉默着彷彿不懂要他做什麼似的。

「『這一分鐘就停止機器！』我喊道。『我命令您。』

「他沉默着一動也不動。我恨恨地看了一下他頰上的污穢的剛毛，他底腳腿穿着底下貼了橙色膠皮的穿得服貼了的長靴。

「『您不過是喝醉了！』我叫道：『離開機器。』

「他服從地走開了。我踢上了機器，抓了螺旋鉗，撬開角釘，一面

除去機器底護牀。我立刻明白機器是沒有修好。地位和刀底厚度是顯然地——甚至用肉眼去看——不對的。

「『您怎敢在沒有修好的機器上工作呢？』我絕望地問。

「不過因爲伏兒考夫繼續沉默着，我揮了揮手，叫機器修理匠來。

機器修理匠弗拉索夫（Власов）也像伏兒考夫一般的是領年金的老工人，他早就在這裏了，他從人羣中走出來站着，責難地搖着頭。

「『機器爲什麼沒有修好！』我嚴峻地問。

「『妮娜。彼得勞夫娜，您自己豈不知道，』弗拉索夫茫然地將手翻來覆去地說。『華西里·費道洛維契（Василий Федорович）總是個人修理自己底機器的。他從不讓人走近它。要抱怨是罪過的。從沒有出過亂子。華西里·費道洛維契你這是怎麼弄的？』他責難地向伏兒考夫說：『你瞧瞧，做出了什麼好事？五萬隻零件都糟塌了，這爲整個的工廠是多麼的不幸，做了多麼可怕的事！你怎麼會這樣做的？』

「『您還向他說什麼呢？』我被弗拉索夫底好脾氣的聲音激怒了粗魯地喊道。『難道您看不出他是醉得人事不知了嗎？』

「『無論怎樣都不是，』伏兒考夫把雙脚像兵士那樣地立正着用發白的嘴唇說。意識的陰影在他呆止的眼中掠過，他大概此刻剛剛明白過來他做了什麼事。這使他恐怖了。

「聽到了木然的『無論怎樣都不是』後，我感覺血冲到我頭腦上來了。那樣的暴怒控制了我，如果再厲害一些，我便要打他底臉了。我底力量仍然足以自制。但是我已經不能止住我底聲音。

「『您懂得您闖了什麼禍嗎！』我盡全身之力喊着把所有的聲音都喊出來了。『最劣等的無用破壞者是這樣行動的！這個您明白嗎？』

「『我錯了，』伏兒考夫一邊咳吐着一邊說。

「這個遲鈍的惱人的咳吐決然地剝除了我底自制。我開始叱罵整個的作場。我以低低的胸部的聲音罵着，這突然變得像我母親被什麼事激怒時的聲音。這是使我底發怒的心過溢的那多餘的一滴。在我心中隱藏得那麼久的整個的悲傷，整個的靈魂的痛苦突然不能克制地，暴風雨似地從我裏面泛溢出來了。

「我那樣忽忙地要說出一切，以致我來不及把一句句的句子說到結

束。語無倫次地這句搭到那一句上。意思紊亂了。我氣塞了。

「『人們在打仗。可是你們呢？你們想想看，你們做了些什麼事？糟塌了五萬隻輪軸！』我叱罵着整個的作場。『最優秀的人們爲幸福和自由捨棄自己底生命。每一分鐘，每一秒鐘爲祖國流着血。我們兄弟們和丈夫們底神聖的血。你們考慮一下看，輪軸對於他們算是什麼呢？這是飛機，是大砲，是坦克。懂得這件事，懂得……馬上給我滾出去！不要有你們底鬼影子！不過你們要注意，不會這樣就讓你們過去的。我不能安寧，一直到……聽着，你們別敢在我面前露面，出去！』

「『妮娜。彼得勞夫娜，忍耐一點，安靜一下吧，』伏洛尼赤卡亞用她底溫柔的，戴着手鐵的半截指頭的手觸着我底肩說：『別罵，看看他，您豈不看見他是神經錯亂了嗎？』

「『他是神經錯亂？』我狠狠地讓開了她喊道：『可是我呢……，我的神經不錯亂嗎？我底丈夫在前綫戰死。』我自己也沒有料到地說：『你們能够懂得這個還是不能够呢？我的老天，死了優秀的人們，眞正的英雄，神聖的……但這個時候在後方有却有一種卑劣漢……喂，』我向伏兒考夫說：『您還在這裏嗎？』

「『悉聽尊便，』恭順地，伏兒考夫用抖戰的嘴唇輕聲地說。

「他胡裏胡塗地伸進袖子，穿上他底寬大的棉外衣，隨便地把圍巾繞在瘦細的衰老的頸頸上，手中拿着狗皮做的耳套，彎着腰從場所裏走出去。

「當然，我沒有什麼權利可以把他驅出作場，何況還要開除他呢？這是專斷。在另一個時候一定會有人代伏兒考夫辯護的。可是我說我死了丈夫的那件新聞使大家如此地吃驚，以致誰也不再想到洛兒考夫了。在深沉的沉默中大家望着我。

「『是怎樣的悲哀，』齊娜依大·康士坦丁諾夫娜說：『這事發生了好久了嗎？』

「『唉，我的老天。』我激怒地說：『這有什麼意義呢？已經一個多月了。現在不是談它的時候，須要計劃一番。這可以叫人發瘋。作場不能就此爲了一個無用的人而停頓在這樣可恥的中斷中。』

「我猛地回過身來到自己底辦公室去。本來是應該在桌邊坐下的，

我反而在放東西的凳子上躺下了，閉上了眼睛。

「『可以到您這裏來嗎？』齊娜依大。康士坦丁諾夫娜小心翼翼地說，

「她蹑足走進來到我跟前，彷彿走到病人跟前一般。她側身坐在放東西的凳子上把她底面頰貼上我底面頰上。

「『我底可憐的人，』她輕輕地說。『您一定在這些時候總在痛苦吧？不對一個人說。難道可以這樣的嗎？這樣的傷心是不長久的，您前面還有整部的生命呢。』

「『我底生命完結了，』我一邊說着，一邊感覺異樣的輕鬆，幾乎是幸福，這是由於我終予能够這樣單純地，坦白地談到自己的悲傷。

「『這是您覺得這樣，』齊娜依大。康士坦丁諾夫娜含着溫柔的憂鬱的微笑說：『我今年六十歲了。不久以前我葬了我底丈夫和兩個兒子。我完全孤獨地生活着。我底生命是眞的在結束。可是我仍舊還活着，並且照着自己的力量並不銷沉，甚至我想活到看見勝利。妮諾契加，您相信我，生命中的一切都在過去。您底悲傷也要過去的……』

「『永遠不會的，』我說。

「『唉，或者您底悲傷是不會過去的，可是它要走開，朝後退，沒有在生活面前會不退後的那種悲傷。這個是一種偉大的幸福，』她低語着說，彷彿向我吐露一件大祕密。『不然我們大家怎能開始生活呢？不管是誰——每個人都有悲哀的。深不可測的深處底偉大的。偉大的，全民族的悲哀。但是我們豈不是相信，豈不是知道這個悲哀不是永久的嗎？它要過去的。勝利的日子要來臨。在那樣的情形下怎麼能說生命已經結束了呢？這是不好的。這是不對的。這樣豈不是在承認死。沒有這樣的事的。人民是不死的。所以我們也是不死的。這樣，我底好人。我底親愛的，死是沒有的。生命，祇有生命。您和我同意嗎？我向您說的話當然是非常不新奇了。可是這是純粹的眞實，這甚至比眞實更甚。這是——眞理。』

「她幾次撫摸着我底頭。

「『喂，妮諾契加？』

十 四

「這一天我回家非常晚，因爲洛兒考夫的故事已經得到普遍的公開，並且已經有了幾次關於輪軸作場工作的會議。當女房東替了一下說有人從工廠來看我時，我已經預備就寢了。

「這是機器修理匠弗拉索夫。

「『請您原諒我這麼晚來訪問，』他說，一面『支』的一聲點着了自製的大而好的打火機，一面吸着烟。『我不知道，妮娜·彼得勞夫娜，您對這事怎樣看法，可是我想這樣：不可以去毀滅一個人。』

「『您說的是什麼事。』

「『我說伏兒考夫，說華西里·費道洛維契。』

「我剛聽到這個名字，惡毒的：殘酷的情感立刻重又在我魂魂中升起來。

「『您來救您底好朋友嗎？』我冷冷地說。

「『這要看怎樣看法，妮娜·彼得勞夫娜，』弗拉索夫低聲地說，顯然地，他並未注重我底冷冷的兇狠的語調。『當然，華西里·費道洛維契是我底老朋友。這完全不錯。我是不會爭執的。雖然友誼是友誼，但是像俗說的，我們是各歸各的。難道我是祖國的敵人嗎？即使你是我天大的好朋友，如果你在戰時糟塌了五萬麻零件，我也要把你底頭弄斷下來的。關於這一點您儘可不必疑慮。我不是按照了友情來的，妮娜·彼得勞夫娜，我是按照正義來的，當他闖下這樣的禍事時，他連他自己都不記得了。』

「『當然，他喝得大醉了才記得的』我殘酷地說。

「『他並沒有喝醉，妮娜·彼得勞夫娜，他有，妮娜·彼得勞夫娜，一件非常的不幸發生了　希特勒的强盜把他全家都給弄死了。』

「我變得蒼白了。

「『眞實的，一個人都沒有剩下。他底家留在土里斯卡亞州（Тульская область）。他們在那邊的鄉下有經營。沒有來得及出來。現在他們的鄉村被解放了。昨天那面鄰人的信到了。一切都詳細地報告

了。這樣一來，妮娜·彼得勞夫娜，您知道他血管裏的血都冷了，在那邊他一共有五個人留着：妻子——老太婆華爾華拉。阿歷克謝也夫娜（Варвара Алексеевна）。老兄弟——完全是一個老頭子的費道爾·費道洛維契（Федор Федорович），』弗拉索夫扳着指頭說。他底手指中也有一個和我父親一樣被機器截斷了。『一個大女兒，名字和您一樣一叫妮娜，所以是妮娜·華西里也夫娜（Нина Васильевна），是紅軍隊長底妻子，她有一個小兒子，小華西加（Васька）是照着外祖父的名字起的。還有一個小女兒——十五歲的娜泰霞（Наташа）。據說是一個美人兒。她，當然，在臨死前的遭遇比所有的人都慘。

「『我的老天，』我緊握着手指低語說。我想回憶起來我方才怎樣責罵伏兒考夫，他怎樣不作聲地，雙脚立正地站在我面前，和他底大而老的手怎麼抖擞的樣子。

「羞恥底濃厚的色彩衝到我臉上，頭上，耳朵上。

「『何等的悲哀，天呵，何等的悲哀，』我下意識地反覆說着：『這件事我一點也不知道，相信我，完全不知道，一點都不了解。』

「『關於這件事沒有什麼可以談的。你我都不知道。沒有人知道。』弗拉索夫說：『妮娜·彼得勞夫娜。您自己底悲哀更足够了。到處是悲哀。我就是在說：必需在中斷時設法想出法子來。不能使作場蒙受恥辱。華西里·費道洛維契想現在就到您這兒來，不過尚未決定，他不知道，您要怎樣接待他。他所以請我來。』

「『他此刻在那裏？在家嗎？』

「『在家，他有什麼地方可就呢？』

「『他住在住宅裏呢，還是住在宿舍裏？』

「『住在宿舍裏，宿舍第十六號。』

「『那麼我們去吧，』我迅速地從釘上除下大衣和肩巾說。

「『時候晚了，況且又不近，大約有四公里的光景。』

『我知道，這並不要緊。』

『有什麼辦法呢，』弗拉索夫說：『讓我們去吧。』

「我們走出去。時間是夜間一點鐘。雪早已化了。地上是堅硬的，乾燥的，爲步行是輕便的。在黑暗的穹蒼上微微朦朧的，綠色的新月照

亮着。黑色的土地上橫着枯樹底更黑的影子。天氣溫和。祇是有時從伏爾加上（在它上面流着最後的冰塊）還吹來寒風。

「宿舍在平鋪大道的路旁，在一小叢柳樹中，離這裏不遠的地方有龐大的新飛機廠和工廠的飛機場。在天空完成夜間見習飛行的，看不見的驅逐機和戰鬥機時刻發出聲響。

「我們上了木梯到入口處，穿過放着一口大鍋的小小的甬道，然後走進宿舍，我們走過擠滿了睡覺的和未睡覺的人們的宿舍的最遠的一面，伏兒考夫底吊床放在老人的一角，在一隻大大的塗白的磚灶邊，在它突出的部分上我立刻認出了底下貼着橙色的橡皮，放在灶上烘乾的伏兒考夫底氈靴，我底心便緊縮起來了。

「伏兒考夫坐在小燈下面的一張凳子上，燈用一張黑色的面具紙圍繞着，這樣燈光便祇往下射。伏兒考夫在釘褲子上的鈕子，照男子的手用三隻指頭聚攢一撮，拿着一根大針。在他底大而厚的鼻子上架着一副小小的深度眼鏡，這把他底眼鏡强化到牛眼一般的大。我看見了他底穿着灰色襯褲，盤曲在凳子底下的瘦腿。我底喉頭間便住了。

「『華西里·費道洛維契，親愛的，』我迅速地說：『我一點也不知道您底傷心的事。看上帝的份上，原諒我吧，假如您能够。』

「看見了我，他手足無措了，在凳子上騷動着，不知道把脚往那裏藏，褲子往那裏塞的好。

「『謝謝您，您肯來。請讓我，這個，穿上一點衣服，』他咕嚕着說。

「我轉過身來把背朝着他。等我再轉過去時，他已經穿上氈靴，上衣，不戴眼鏡，像平日一樣。可是，我的天，直到現在我纔發覺他老得多麼厲害，衰弱得多麼厲害。他底眼皮不知怎麼的瘦削了凹了下去，好像老太婆的眼皮似的。瘦瘠的頸項上的筋一根根地梗着。眉毛悲憂傷地擧着。眼睛中不動地含着發亮的液體。

「『原諒我，原諒吧，』我用全身之力緊搓着交叉的手指說。

「『是我的過失，』他說：『糟塌了五萬隻輪軸，這事須要會做。請祇要相信我底話，妮娜·彼得勞夫娜，我自己也不知道，這一切怎會弄成這樣的。我站着一點也看不出在做什麼。我眼前祇有一件事——他

們怎麼被殺死的，還有娜泰霞，我底小女兒，不但被殺了，在被殺之前還被這些惡漢强姦了。」

「他底臉突然皺了起來，變得小了，像一片小圓片似的，他嗳泣起來，彷彿竭力在從自己裏面擠出熱燒的，瘋狂的眼淚。

「從我知道安得列遭難那天起，我還沒有哭過一次。也許就是因此我纔這樣困難地忍受我的悲哀。可是此刻突然有一件東西在我裏面爆裂開來。我跑過去，抓住，緊摟住伏兒考夫底瘦頸項，臉伏在他底穿髒了的外套上痛哭起來。痛哭使我從頭到脚地抖戰着。溫暖的，大量的眼淚順着我底臉流着。我用唇將它們捕住。將它們嚥下去，我喉嚨裏感到它們底苦而鹹的味道。最後我安靜下來。可是後來在家裏，一個人躺着的時候，我又把枕頭哭濕了幾次。

「我爲安得列，爲自己，爲我們底愛情，爲我們被滅亡的幸福而哭泣。我爲孤零零的老婦人齊娜依夫，康士坦丁諾夫娜，伏洛尼茲卡亞和西班牙孩子霍細亞哭（他底父親爲自己祖國底自由獨立作戰而死於瑪德里城下）。爲被侮辱的土地哭。爲伏兒考夫，他底被殺絕的家庭和他底心愛的，在臨死之前蒙受這樣的恥辱和苦難的娜泰霞而哭。這一幅難以置信的令人毛髮聳立的圖畫那樣明晰地向我表現着，使我由於心痛和激怒而開始呻吟了。

「早晨我渾然四肢無力。可是反之這一夜來心靈方面我反而異常地長大了堅固了。現在我正確地知道我爲了什麼而生活，我需要做什麼。

「我用寒冷徹骨的水盥洗了便很早地到工廠裏去。當我到了那邊，伏兒考夫已經在作場裏了，我們立刻便着手做起事來。

「我腦際早有意思把二隻機械聯合起來使生產可以加倍。曾經想出一個方法。可是要使這個意思實現却不知如何總是不成功。現在不論任何代價不論有何事發生都需要將這事做好。第二個辦法是沒有的。我當場開始苦心地作出補充的圖稿和要略圖。大家——整個的工廠——製圖人，裝配工人，弄器械的人都幫助我們。大家都熱烈地來從事這工作是爲了要復興工廠的榮譽，要使它一個月不要再有因輪軸而中斷的事。

「夜裏機器裝好了設定了。伏兒考夫到機器邊去。他說不做了當場

的雙倍，再也不離開它。我在伏兵考夫旁邊站了整整夜。我們竟達到了自己的希望。我們一同做了常規的百分之三百六十之多。」

十 五

「您當然記得一九四二年的春天是怎樣的；是珊珊來遲的，寒冷的，霪雨的。在五月裏開始了幾次風雪，濕的雪被碎塊的烏雲從伏爾加河後面帶來。河流泛濫，道路爛濕。在所有的前綫上都來了困難的，延長的，暫時的休止。

「我們的廠裏已經有了自己的俱樂部，圖書館，並且有演員前來，當我走過工廠領域時，我不禁信七個月前這裏的糞污和瓦礫會堆積如山，到處是那樣的泥濘遍地以致在裏面的人們，不光是穿着套鞋，並且還穿着長靴和腿套。

「我底生活中毫無更改，除了現在我住在城中心，在一所從事醫藥者的新房子裏，在齊娜依大。康士坦丁諾夫娜底宿舍裏，她勸服了我搬到她那裏去。她給了我一間小小的，白色的，帶着大窗戶的房間。窗面臨伏爾加和植樹的林蔭路。在林蔭路上豎立着一個戴着尖頂皮帽，彎曲的指揮刀舉在頭頂上的夏伯陽（Чапаев）底黑色的潮濕的紀念像，面對着州的戲劇戲院。

「我的室內除了一張狹爽的鐵床和三夾板的小桌椅外，別無長物。我所有的東西都放在箱子裏，一件出客的衣服掛在門上的被單下面，我用桌布把桌子鋪上，在上面放了一面小鏡子，裝在克林姆里塔形狀的無光澤小瓶裏的『克林姆里』香水，裏面藏着安得列寄札的餅乾匣，裏面還有我們一張唯一的磨損不堪的照片，是我和安得列一同在西伐斯托波爾的林蔭路上，在全景的一所圓建築物旁攝的。

「近來我和齊娜依大。康士坦丁諾夫娜非常友愛，非常喜愛我自己底小房間，空空如也的像一個姑娘的房間。常時我站在窗前包頭巾，一面搓着冰冷的手指，一面注視着伏爾加，朝西看。伏爾加後面的整塊低窪的砂質的空間都是被森林底蒼鬱而鮮明的葱翠籠罩着。在樹林帶雨的雲底藍色的砲火藥的背景上顯得分外鮮明，分外葱翠。烟——綠色的，

藍色的——在遙遠的地平綫上混合着，我一面搓着自己底冰冷的像一個小姑娘的手，一面無終止地重複着不知從何處得來的一句：『春天底綠烟和戰爭底藍色的臭氣。春天底綠烟和戰爭底藍色的臭氣……』

「有一次我在薄暮時回家，我在走道中脫掉大衣和套鞋時，看見衣架上的帶着青色帽緣和繡着金紋章的軍帽。衣架底下放着安得列底用皮帶縛着的小手提箱。我底房門開着。我瞥視了一下看見了一個不認識的飛行員。他坐在我底小桌旁，振筆作書。聽見我底脚步，他站起來，端正了一下制服。他身材不高，骨格很好，皮膚淺黑，帶着兩枚勳章。在他底青色的帽緣上我看見了一條横帶。原來他是一位隊長。

「『妮娜·彼得勞夫娜，』他帶着一半詢問的口氣說。

「『是的，是我。』

「『沙伏盧庚(Савушкин)隊長。』他碰着脚跟說。

「我把手伸給他。他握着它，遲疑地舉起來，彷彿要吻它，可是發覺了我眼中掠過的驚躍，他重重地握了它，搖撼了放下了。他臉紅了。因此他底清潔的淺黑的顏顯得更黑起來，這甚至在黃昏中也可以注意到，他整了一整他那稀少的小髭，決然地咳嗽了一聲說：

「『我和尊夫是同聯隊的。我奉命來此在工廠採用爲前綫之用的飛機，在黎明時要飛回部隊。受聯隊指揮之託轉交給您……』

「他輕輕地側身坐下，以習慣的手勢拉開戰地皮包的皮帶，拿出一包不大的東西來。他把它給我，而自己却敏感地往一邊走開又回轉過去。我打開包。那裏面有安得列底手表，他底三枚勳章，蘇維埃聯邦英雄的紅星，獎狀，皮夾和我底一張照片，四邊切得零落的，很久之前的，攝得又不好。那上面的我——顯而易見地是在冬天——戴着白色手織的小帽子，穿着白色的絨繩衫，不知爲什麼像一個金頭髮的人。我站了好久，手中握着這一切的東西，彷彿在衡量它們——他底光榮，他底愛情，他底時代——可是我仍舊無論如何不能理解，到底這一切都留下了，存在着，而他，我底安得列，已經沒有了，而且永遠不會再有了。淚珠便順着我底冷冰冰的面頰上流下來。

「『我還帶來裝着一些安得列·華西里也維契(Андрей Васильевич)底東西的箱子。我把它放在走道裏，一位老太太給我開了門。』

「『這是我底女房東齊娜依大·康士坦丁諾夫娜。』

「『哦，哦，您底房間是她給我開的。我已經想，等不着您了。我開始寫一張便條。容許我把箱子拿進來嗎？』

「『謝謝您，別費事。這慢慢的來 。』

「天已經完全黑了，我放下僞裝的藍布窗簾，開了黑燈罩下的小燈。我請那位隊長坐在椅子上而自己却坐在牀上。我們沉默了一會。

「『妮娜·彼得勞夫娜，難道您認不出我了嗎？』他說。

「我突然認出了他。

「『彼底亞！』

「『呶，當然嘛！喬治寺院，巴拉克拉華，粉紅的葡萄酒等等。』

「『原諒我，我連您姓沙伏盧庚都不曾知道呀。』

「『是啊，沙伏盧庚隊長。這是現在。在太平時候是彼底亞。現今誰都不這樣叫了。怎麼，我比那時大大地改變了嗎？』

「『我覺得並不如此。可是多少有些，變得更爲堅實，長成大人了。又是小鬍子。』

「『鬍子是前綫的。不像那麼快活了嗎？』

「『是的，這也是。』

「『沒有辦法。打仗。快活的事很少。』

「『您知道，安得流夏（Андрюша）在他給我最後的一封信裏曾提到您，甚至代致問候，恰好是這個不幸的前一天……』

「『是的，非常不幸的事情，』彼底亞蹙眉說：『不要說您了。這是理所當然的。即使於我們大家這也是一個非常重大的打擊。對於整個的聯隊。失去這樣一位同志，這樣一位優秀的指揮。』

「『這事是怎樣發生的？您在場嗎？』

「『不但我是在場，甚至，如果您願的話，還是爲了我。』

「『爲了您？』

「『是的，不過，當然，不是我底過失。您瞧，我們在二千五百米突的高處作戰。我底飛機起了火。我趕得及和降落傘一同跳出。飛來三架密塞斯密特轟炸機開始用機關槍來啄我。一粒子彈擦傷了鎖骨，僥天之幸，不是爆炸彈。第二粒落在大腿軟肉裏。第三粒打碎了一根繩索。倒

蠢，最主要的我是完全無力了。我看得見，可是什麼事都不能做。完全要死了。這時安得列·華西里也維契來搭救我。他從上面突然冲下來向右轉灣，從一百——一百五十米突的距離用機關槍向一架敵機作短促的射擊。它着了火落下去了。第二架密塞斯米特機這時飛到安得列的尾部。安得列·華西里也維契及時發覺了，他斜削地下降，向左面飛開去又朝着第二架密塞斯米特機垂直地向上飛，它不與他垂直地作戰而避開了。這時候第三架敵機乘機增加高度然後垂直地向我飛下來，所有的機關槍一齊開槍。那時安得流夏重新將飛機側重在右翼上圍着我繞圈子，不讓第三架敵機飛近我。他這樣一直圍着我，一直等到我着陸後。戰事在德國前方的邊界上進行，可是幸虧風向東吹，於是我好不容易地，但是終於支持着到了自己的領土上。當我在着陸時，安得列·華西里也維契十分靠近地在我旁邊飛行着。移去了帽子，向我揮着手套。您知道，妮娜·彼得勞夫娜，我非常清楚地看見他底朝後飛揚的栗色的頭髮。安得列是不喜歡戴着飛行帽飛行的：無綫電激怒了他。除非萬分不得已時方才戴上飛行帽。正巧在這一剎間在右翼下面現出了火焰。像所看見的，這是第二架敵機重又飛近用大砲向安得流夏射擊。安得流夏飛機側在右翼上去撲火。可是剛一平衡，火焰重又爆燃起來，發出濃密的烟，飛機開他傾側了。第二架敵機重又飛開來，飛得離安得列·華西里也維契很近。可是安得列華西里也維契已經不放射了。顯然地子彈是完結了。抑或當時他已經受了致命的傷。我看見他底飛機怎樣搖震着，可是他仍舊對準了向自己底飛機場飛去，後面拖着一團黑烟。他用最後的氣力　持到飛機場，仍舊安放了燃燒着的飛機。等到把他從機身裏撥出來時，他已經死了。他底右手燒壞了，子彈打穿了肝臟。

「『等人們把我搬進聯隊時，安得流夏已經躺在密地上的樅枝裏，用雨布的天幕遮着。

「『我底天，』我感覺我在開始發抖了說。

「『，妮娜·彼得勞夫娜，』彼底亞隆霧地說，『一點辦法也沒有，第二天把安得列·華西里也維契葬了，』他注意到我底激動後，忽忽地接下去說。『我當時沒有在場，因爲他們把我送進醫院裏去了，可是，這裏，大約您高興看一看……可是我不知道，也許，不值得……』

「『給我看，』我克制了自己說。『沒有關係，給我看吧。』

「他從他底皮包裏拿出一隻裝着照片的信封。

『不過不是重要的文件，』他說。

「這一張照片上我看見安得列在棺材裏。熟識的，親近的，熟睡的，臉，鼻梁上帶着不熟習的擦傷，光滑地從額上朝上梳的頭髮，都可以從帶着毬果的松枝堆中看得見。棺材放在雪地上，在背景上有兩個頸上掛着自動槍的紅軍兵士。他們站在兩邊，支持着直放着的普通木板做的棺蓋。

「我忽忽地看了一下其他的照片——埋葬，敬禮，安得列底焚燒了的，被射穿的飛機，有着教堂和安得列墳墓的鄉村寺院景色的鳥瞰圖。

「『我可以留下嗎？』

『可以，當然，這是特地爲給您的。』」

十　六

「後來我開始詳詳細細地詢問彼底亞關於安得列的事。他在日期和事實上也盡力地求正確，開始不厭其詳地告訴我關於安得流夏最後幾個月底生活。

「我懷着感激的熱望傾聽他底故事，但是，當然這個故事於我是太簡少了。我底靈魂要求更多更多的，那是彼底亞雖然非常情願而不能給我的東西。我需要的即使是活的，愛的，生存着的安得流夏底一部分也好，而不是曾經存在過而現在已經不存在在世界上的。

「當我突然見起來我連茶都沒有請彼底亞吃，也沒有關心他的受傷時，已經十二點鐘了。

「『那末您，意思說，是和降落傘一同跳下的嗎？』我找到適當機會便說。

「『不得不如此呀，』彼底亞蹙着眉說。『飛機燒着了又到了山頂上。要使它平衡是絕對不可能的。在可能範圍中的我都做了。祇剩下跳的一個辦法了，我奉命是有權離開飛機的。』

「我不能忍住不笑。

「『請聽，眞的，你們是些多麼使人難以置信的人！』我說。『你們是用什麼材料做成的？一個人爲救自己的性命從燃燒的飛機裏跳出來，後來還要道歉說什麼他對這件事是 權刊的。』

「『不然怎樣呢？』彼底亞嚴肅地說。『不可以的，妮娜·彼得勞夫娜·飛機這是我們戰爭的武器。祇有在生死關頭，沒有第二個辦法時纔可以丟掉它。您別拿這個來開玩笑。』

「後來我們開始喝茶。齊娜依大·康士坦丁諾夫娜也來參加我們·彼底亞馬上就被她喜歡上了。

「『等一會，』齊娜依大·康士坦丁諾夫娜說。『照我想，我們有什麼事做得不對。等一會。我想沙伏盧庚緣長不會推辭喝一小杯倭奇加吧！』

「『有嗎？』彼底亞說。

「『我在這個上不是專門，』齊娜依大·康士坦丁諾夫娜說『不過，我想，我在什麼地方有一點純粹的，蒸溜的酒精。這是怎樣說法？』

「『一定的。』

「『據說，它祇需要用開水滲合，就變成非凡的倭特加酒。』

「『甚至可以不必滲，』彼底亞說。

「『喲，您更曉得些。』

「齊娜依大。康士坦丁諾夫娜去拿酒精，而我迅速地在小圓電爐上煑了洋山芋，開了一聽罐頭魚。此外，我們還找到了鯡魚，二隻玉葱，甚至還有一點醋，成爲一頓豐美的晚餐。

「不顧彼底亞底不滿的微笑，我們仍舊把酒精滲合了，並且爲了好看把它倒在小的盛酒器裏。沒有酒杯，就用藥杯喝。

「『喂，同志們，我們爲我們的安得列乾杯吧，』彼底亞嘆了一口氣說。

『是的，爲安得流夏乾杯，』我說。

「我們碰了圓圓的小藥杯，喝了，皺着臉，最先吃了一塊切成美麗的環形像吉卜賽人的耳環的玉葱。」

「我朝彼底亞瞥視了一眼便立刻清楚地，幾乎是可以觸覺的那麼逼眞地看見了我們在巴拉克拉華愉快的早餐、安得列、沙上的葡萄葉子的

濃度的形像的蔭影、枯萎的土丘、蔚藍的海——這整個不能再來的七月的一天……

「我們靜悄悄地坐着，沈於回憶，當有人來重重地敲門時，大家都感覺非常驚異。這是來接彼底亞的車夫出現了。原來，已經是早晨五點鐘了。既然我和齊娜依大·康士坦丁諾夫娜黃曇已經不值得再去睡了。於是彼底亞提議帶我們到工廠，它是和到飛機場的路順路的。

「在塞滿了戰爭飛行員和機械師的公共汽車裏我們繼續談到安得列，彼底亞偶然地說：

「『妮諾契加，您爲什麼不要到我們的前綫上來，看一看安得列·華西里也維契底墳墓呢？』

「我能看見他底墳墓，站在它旁邊，在它上面獻花的這個思想觸起了我底幻想。這，突然地，不知怎樣立刻使我幾乎可觸覺地與安得列接近。可以觸覺得到了。

「『這事是可能的嗎？』我說。

「『所以，』彼底亞說。『我們要做到。從前綫的參謀部裏將要召人。』

「『這是多麼好呵！』

「『正是。』

「在工廠的門房和我道別時，彼底亞說：

「『我一到部隊，馬上就寫信給您。而您就準備，這樣，意思說，我們不久就要再見了。』

「從這一天起，到安得列墳上的熱烈的希望控制了我。在等待彼底亞底信的時期中，我焦急地數着日期，雖然五月過去了，六月來了，可是信老是不來。夏天開始了德軍的進攻。可是我仍舊繼續等待着，希冀着。最後，信來了。從這封簡短的，忽忽的，用青蓮鉛筆寫在斜條子的練習簿紙張上的，並且摺成和安得列底信一般的三角形的信上——我懂得是沒有什麼希望的了。

「『目下前綫的情勢非常複雜，』彼底亞寫道，『我們時刻行動，所以關於您底前來暫時不必談起，況且安得列所葬的居民點，此刻離我們防禦的西綫更遠了。不過您，親愛的妮諾契加，不要着慌。我們一

面退出，還來得及從墳上除去木頭的尖方碑和木板。這樣，我希望墳墓可以保全。我夢想着和你再相見，不過這在最近的時間內是有疑問的。現在絕對談不到這個。您如果有空，請寫信給我。您底信札使我得到極大，極大的喜樂，您的朋友彼底亞。』」

十七

「『在八個月英勇防禦後的七月三日，』蘇聯情報處底晚間公布這樣說，『我軍放棄西伐斯托波爾』。

「四日的早晨我知道這個消息。

「啊，這個哀悼的帶着塵埃和熱炙的紊亂的風的陽光的日子使我多麼念念不忘啊！我怎樣能向您更好地解釋我當時的心境呢？

「我記起在孩提時一次夏天我所看見的日蝕。也是這樣鮮明的有着塵埃和騷動的風的炎熱的日子。樹葉抖着，閃爍着，彷彿是金屬的。假使您記得，這不是全蝕。

「似乎，太陽照以前一般底照耀着，並且朝它望去是和以前一般地刺眼，甚至，或許是更厲害些。但是在宇宙中有一件什麼已經更改了。曾有過一樣東西是那樣的，可是又不是那樣了。樹葉底閃光變爲更銳利了。在紅迫連司娜村上我們木屋牆壁上的野葡萄的影子異樣地移動着。彷彿是並列着。不可解釋的恐怖的感覺和抑壓的寂寞的感覺控制了我底靈魂。人家給我一塊燻黑的小玻璃，我透過它朝太陽看。透過天鵝絨似的，赤色的煤煙，我看見一個小圓的白色的太陽邊上帶着一個不大的非常黑的缺齒，這個缺齒在不知不覺中一直長得把太陽弄成像一個小指甲。駭懼的我扔了玻璃。冷冷的半陰影橫在四周的一切上。太陽耀目得使人難堪地在陰鬱的天空發光，彷彿是鉛製的星。我大喊一聲哭了起來。母親費了許多事才使我安靜下來。日蝕漸漸過去了。可是後來整天甚至到第二天我老是覺得世界上光線有些不足，一切的物體都鑲着喪服的邊緣。

「在那個驕陽的七月裏可怕的一天，當開始知道關於西伐斯托波爾陷落的消息時。——我體驗到這個同樣的感覺，——是的，一定，不止我一個人，您當然也體驗到它的。

「西伐斯托波爾——『我們底愛情之城』！這不幸的一年以來多少次我想到它以及我和安得列在這城中那樣安閑而幸福地消磨的那一天不可再來的日子。

「想到這八個月來它底光亮的，帶有鐵的青色的，或是綠色的露合的小屋子每天在石灰瓦礫的雲集中崩倒破壞；被打死的孩子跌落在塵埃滿地的花園裏；被炸彈從街道上炸開的圓石塊和柏油塊帶着嘯聲飛着；被火控制的亞拉吡亞護謨樹和篠懸木炭化了的這一切情形是令人困難安於這種思念的。

「可是無論如何這個城市——或者更正確地說，它殘留下來的東西——仍舊是我們的。乾燥的，稍帶粉紅色的西伐斯托波爾的土地曾是我們底。草原和它底極少量白色的蝸牛，海，海爾參耐司㊀的燈臺，巴拉克拉華和在費奧連特淡紫色海旁的，在克里米亞中午被祝福得陶醉的我曾躺在上面，把手放在頭下面的那個斷崖都曾是我們的。

「但此刻這一切都被奪去了。

「我底安得列，我們底西伐斯托波爾都不再有了，並且連我——以前那個年青的幸福的我——豈不也是已經不再存在了？這是一個完全另一樣的我——一個孤獨的女人航娜·波得勞夫娜，工業技術家兼工程師。這個女人現在操心地在帶有灰塵的伏爾加的風吹得灼熱的工廠領域內走着。

「可是我底靈魂不在這裏，我底靈魂住在西伐斯托波爾那天底燦爛的，輝煌的世界中，在那裏我是年青的，沉浸在戀愛中，穿着短袖華爾紗的衣裳，我底安得列——活潑的，幸福的微微有些迷惑的——和我在一塊。

「我向您說我和安得列安閑而幸福地度着了這一天，我不怕重複它。這眞正的是我們的節日。我們知道這個。我們也慶祝它。

「那時在西伐斯托波爾醒來，我們互相直視着各人底眼睛重又緊緊地相吻了一次。那是大清早。我們最先跑去沐浴。在過分長久的沐浴後浸得發冷了的我們在一個食堂裏用錫匙敲破了牢貼我們底玻璃杯上的紙，貪婪地吃了酸牛奶。後來我們在耀目的街上走着。天氣非常熱。安得

㊀ 古希臘城名，即今之西伐斯托波爾。

列脫了上衣。我拿着上衣把它掛在肩上，用小指頭鈎着掛衣帶。

「安得列將他襯衫衣袖捲到臂灣。我發覺，他底手臂頗爲粗糙。但是我非常喜愛它們。我朝它們看着，彷彿是第一次看見似的。

「我挽着安得列的臂將我底光膀子放在他底上面。

「他底手大，我底——小。他底手熱，我底涼。可是它們組合在一塊彷彿是一個物體。我懷着柔情看着這個物體，好像是向一個嬰兒看着。

「我將自己底手指插在安得列底手指裏用全身之力緊握它，他回過臉來不靈敏地吻着我的耳旁。

「『你瘋了！在大街上，在衆人面前？』

「『有什麼關係呢？讓他們這些鬼去嫉妒好了，』安得列摟住我底腰說。

「我們租了一隻小艇沿着岩岸緩緩地浮到海爾參耐司去看考古學的發掘。我們視察了一些用不普通的大礎，用特別的古代方法疊成的地下窟窿底殘蹟。繁生着高草的粘土堤在曠野天空的背景上襯映得特別鮮明地發黃和發紅。長長的由於塵埃變爲銀色天鵝絨似的金雀花的樹枝帶着細長的微黃的粉紅的菓子荷古老的牆上垂下來，以張開的小爪攀在那上面。細瞇着眼睛在太陽底下取暖的細小的土耳其玉似的蜥蜴，也像這藍天和這些由時光的侵蝕而發白的磚頭一般的古老。

「我們走過這荒涼的博物館至一間間的空洞的，陰涼的房間。在這裏倚牆放着一些巨大的，粘土製的古代希臘兩耳瓶和用以盛酒，水和油之用的細頸瓶。

「在陳列窗底玻璃下面陳列着半磨光的，薄薄的，好像小紙片似的古代的銀幣，陶土器底碎片，捕魚的器具，箭頭，青銅的小像，淺燈臺，腕鐲，梳子，整個這個枯燥的博物館的無意味，由於它的單調的樣子，我希望趕快到空氣裏，到陽光底下，到海邊去。

『喂，走吧，够了，』我不耐煩地說，

「可是安得列慢吞吞地從一個店櫃走到另一個店櫃。沉思而嚴重地視察陳列的東西。

「『是的，』他嘆着氣說。『人們從事了些什麼工作，做買賣，打

敍，戀愛。是有教誨性的。』

「從博物館出來時，我們停留在一塊粗大的大理石的石板旁邊，它上面是半圓的，像一塊告示板，它是灰色的，因爲年代久了有些發黑。它直立着，在它上面刻着一點銘記，安得列開始研究它，第記是拉丁文的，可是出我意外地安得列竟讀了它。

「『Hic iacet Aulus Terencius Balbus centurio princeps legionis II Marco Aurelio regnate』安得列讀道。『原來它是這一類的東西，妮諾契加，你懂嗎？』

「『完全不懂，』我笑着說。

「『這是，你看見嗎，』安得列緊緊地握住我底手說，『這指示在這塊大理石下面葬着一個奧流司·泰倫茨·巴里布司（Аулюс Теренций Бальбус）底屍灰，譯成俄文意思是：卡爾泰伏依——知名的羅馬帝瑪爾可·奧雷理奧之第二軍團第一百夫長之兵士。懂嗎？』

「『現在懂了。』

「『好，把這個奧流司·泰倫梯也維契·卡爾泰伏依，古羅馬的居中干頁者埋到那裏來了！』安得列發出O字的重音，眼睛閃光說，『該死的到世界的盡頭，到克里米亞來了！他在這裏，顯見地，把自己這個狂暴的臭皮囊也疊上了。』

「回到西伐斯托波爾時，我們看見黑海艦隊軍艦的射擊演習。第一隻戰鬥艦翔和海爾參耐司燈台並列齊了，從它底灰色的舷上立刻放出了，爆炸了一排長火舌，軍艦被煙籠罩着，過了一分鐘後地平綫上一道隨着一道地昇起了六道白色的噴水泉。就在那同一刹間我們聽得一齊射擊的驚天動地的響聲，它底　音直到此刻纔傳到我們這裏。沉重的回聲響應着，好像是鐵鐵球滾過海底大理石。但是這個響聲沒有來得及遠去而消失，我們就聽見爆炸底遙遠的轟響而新的回聲又追跡着舊的滾滾而來，在汪洋的某處追上了它，然後這個個回聲重又滾回後面，低微地咆哮着，在非常遙遠的某處消失了。大概，是在巴拉克拉華的山中。

「這是這樣地出人不意，又是這樣不相宜於火焰似的黑海的白晝底溫和的誘惑，竟使我呆了一分鐘偎近了安得列，彷彿他應該保護我不讓我受到什麼災害似的。」

十 八

「我們回到西伐斯托波爾，」因爲天氣變涼了，妮娜·彼得勞夫娜用大氅蓋上脚，接下去說。「離午餐還有許多時候。安得列拖我去西伐斯托波爾防禦底軍事歷史博物館。

「『不太多了嗎，安得流夏契加（Андрюшечка），一天兩個博物館？』我不滿地說。

「『沒有關係。不會死的，』安得列說，『一個人應該知道歷史』。

「在博物館裏有銅砲，鑄鐵彈丸底銃叉，腐蝕旗幟和古代快三層戰艦帶着全帆的纜裝底大而詳細的模型。粗糙的呢視的水兵，拿着洗礮筒桿的砲兵，工兵，和穿着膨脹如襞的被蠹魚蛀食的布制服的步兵等底模型到處陳列在木架上，使它們比活人稍微高些。特別鮮明令我想起的是那些模型底厚紙的光澤并藍的臉——黃色的，紅潤的，帶着大鬍子和頰鬚以及恐怖地突出的，最自然的人類彩色的玻璃眼睛。他們衣服上的某處釘着裝樟腦丸的小袋。

「腐朽底微細的氣息散佈在博物館內炎熱的，靜止的空氣中。

「不過無論如何這一切的帆船，發黃的旗幟，橘頭旗，這些彈丸，錨，用來裝彈塡壘的柴把和來福槍，這一切的東西不知如何異常强力地，崇高地，以舊俄羅斯底榮譽的情感激動了我的靈魂。在安得列底眼睛中我發現了淚珠。

「但是這火焰似的克里米亞的白晝繼續放着光輝。在博　館底筆直高大的窗外面可以看到深藍色的，多雲的天空那些窗有着炎熱的拭淨的橫閂和赤熱的窗檻。在它那平坦的背景上篠葉木底爪形的葉子那樣活生生地，那樣透明地閃爍着；它底果實底帶毛的小球懸掛着；被剝去樹皮底河月渾子班點佈滿了的，本色的，羊皮似的樹莖，——彷彿時時使我們想到愛情和幸福。

「我們非常餓了，懷着極大的欣喜在林蔭路上的一井『公共食堂』飯店底露台上進了午餐，在那裏海風拂動着小桌上底潮濕的桌布。

「午餐時除了鱘隊魚湯外，我們吃了二份異樣美味的，火一樣的放

了重重的胡椒的，輕鬆的肉圓子，放在羊脂裏炸的，還喝了一瓶啤酒。

「可是白晝延長着，離傍晚仍舊還遠呢，我們重又在城中徘徊，在每一個攤棚旁，停留下來飲果子汁或是澱粉的，多沫的，富於滋養的冰燕麥酒。

「最後，我們來到『賞景樓』的圓形建築物旁。

我們就在那裏的一個街道攝影師兼砲兵那裏拍了照，用來做背景的多塵的大花壇上生着一些什麼像絨毛的室內裝飾底總一般的，葡萄紅的，做裝飾的植物。

「當攝影師把另一隻手伸進了黑色細綿布的袖子，在他那器具底夾反匣中摸索的當兒，我們跑到『賞景樓』裏面去。

「我們好不容易沿着用鐵欄杆圍着的圓平台上的小樓梯拾級而上，突然在我周圍四面一直到地平綫展開了乾燥的粉紅的西伐斯托波爾的草原和暑熱得褪色的慘藍色的天空。在爲均勻的光澤的室內之光密密地照明的整個廣大的地域上，一縱隊一縱隊的軍隊在不同的方向內緩緩地行動着。

「在一塊地方裏可以看見停着不動的閃爍的大船的海港。

「從煙圍到腰際的峽谷中，帶着鼓和展開三色旗法國人攀登着進擊，一個穿着帶有紅肩章藍軍服的軍官將留着下唇小髭的鉤鼻子的臉轉向後面，將劍朝前拉出。可是在他們爬過來的那裏，在俄羅斯的稜堡上，在裝着土壤的口袋和圓籠的中間的擊碎的砲架上放着鉚磯，滿載着砲彈，坐着負傷的水兵和戴着無舌帽的砲手，他底帽子被迫近的敵人那邊所來的洪磯杆打落戴在後腦勺上，像一個薄餅。

「另一塊地方的一個行軍聖像的面前完全自然地燃着燭，一個穿着錦緞祭服的牧師舉行着安靈祭，在他底張開的手裏拿着香炉裏裊裊的香爐，從它裏面緩緩地發出灰色的，淺紫色的一絲一絲的香烟，還落下香灰來。但是在土地上騎着被殺的兵士們用大氅蓋着，從那底下突出穿靴的，不動的雙脚。

「我和安得列站得高高的，在這個默默無聲的，靜止的戰鬥的中心，被誘惑着並且被那可怖景像底偉大壓倒了，在這景像中我們彷彿自己也參與神祕的一份。

「突然六次大砲的發射接二連三地響亮而清晰地響了六次——彭，彭，彭，彭，彭，彭……。它們響得那麼堅實，那麼清晰，並且和在我們眼前的東西那麼符合，以致我以爲整幅的景像變活了，帶着自己全部的大砲，鼓和旗幟朝着我們而來。

「我駭怕起來，可是在那同一刹那間我懂得這是演習射擊的聲音，從泊船處傳到這邊來的。

「幾架飛機尾隨着這個在『賞景樓』底砲塔上面帶着響聲低低地掠過。

「『喏，這已經不是時代的作風。』安得列說。『完全是離了題目。當時，謝天謝地，還沒有航空。看，我們底海軍轟機從演習射擊回來了。』

「在日落之前我們坐在海邊的帆布睡椅上，在林蔭路下面，看太陽落到水裏去。

「銅樂器隊在上面演奏着。空氣中瀰漫着剛洒過水的砂礫路的氣息，玫瑰和木犀草的芬芳。遊人的曳足聲，談笑聲都可以聽得見。一個跟着一個，走過浮筒旁，到港口回到分艦隊底大船上去。水上飛行機，在城上作了最後的環繞停到海灣裏去，一面濺起了泡沫，一面馳向自己底碇泊所去。

「午夜我離去了，我變得非常憂鬱。」

「安得列將他底長腿伸直了伸得遠遠的，把軍帽移了蓋在眼睛上，後來便抽起烟斗來。他筆直地朝面前的海裏看。他底闊大的，剃過的唇牢牢地緊閉着，下巴向上昂。

「『你在想什麼，我的親親？』我問。

「他從口中取出煙斗，將它在平滑的，被海浪冲磨得發光的，海邊的小石敲叩了，放在口袋裏。

「『想到你和我自己，』他沉思地說，『同樣地也想到這一塊小小的土地，我和你此刻坐在它上面互相相愛着。』

「『極端美妙的半島，』我抓住他的手說。『還是你和我不同意呢？』

「『同意，這半島是非常的。不能再好了。但是，我底親人，你底

腦子裏沒有想到今天一整天我和你在這極頂美妙的半島上有時會在人類底骨頭上走過嗎？成千成萬成百萬的人類的骨頭。』

『『人們要死的，』我說。

『他斜視了我一眼。

『『我說的不是那些死的人們。我們大家總有一天要死的。我是說那些被殺死的人們，諸，請看這裏，——這一塊小小的土地，手掌那麼大，和我們整個的行星比起來眞是滄海一粟，可是在這塊手掌大的地方已經有過多少次最殘酷的大流血的激戰！並且，主要的是爲了什麼，什麼道理，爲了什麼原因呢？你想這個奧流司·泰倫茨·巴爾布司，羅馬兵士在自己底意大利有什麼不好嗎？老實對你說，那裏是絕佳的。氣候，優美而溫暖；穀物，酒，乾酪，油，橘子，葡萄——甚至盈滿出來。可以就在自己家中，耕耕田，空閑的時候讀讀味吉爾㊀（Виргилия），繁生孩子，用本國的大理石創造出最美妙的藝術。有什麼不好呢？就諸契加，你會拒絕這般天上的生活嗎？這樣代替這一切的，爲貪婪所克服的奧流司·泰倫茨·巴爾布司戴上銅軍帽，兩面刃口的劍，手中拿了投槍，走上軍艦從自己底意大利往天涯海角去，往克里米亞南岸的某處，往對他完全人地生疎的海爾參尉司去。問題發生了，是爲了什麼呢？是爲了——堂皇地表示——給大羅馬帝國合併一塊新殖地，但老實說呢，是爲了掠奪。於是他掠奪，殺人，放火，暴行着直到一個晴朗的日子人們用石頭或是用和他同一的投槍把他本人殺死。那枝投槍直到那時被認爲是最新式的戰爭技術，於是問題又來了，萊園爲什麼要用圍籬呢？或者是熱內亞人圍的。你記得亞拉克拉華的熱內亞要塞底廢墟嗎？那末熱內亞人也曾到此地來掠奪。祇是他們把這種掠奪稱得較爲高尚：自由貿易。他們的熱內亞商人相當獨特地貿易慣了：一隻手中拿着秤和尺，另一隻手中拿着帶往上扳擊機的短槍。這是些海盜們。眞正的土匪。所以這我和你在它上面攀爬的所有的風景絕佳的廢墟，在一百維爾司特周圍都滿布着白骨。』

『『曾經滿布着，』我說：『但現在呢——你瞧，何等的美景：田地，草原，畜羣，葡萄園。』

㊀ 古羅馬詩人，紀元前七〇——一九。

「『哦，哦！』安得列喊道。他底眼睛發出光輝。『你抓住要點了。周圍都是美景，這是因爲人類的歷史，謝天謝地，不單是由戰爭一樣單獨構成的。假如永遠祇有戰爭一項，那末你我都不會生在世界上。無論什麼都沒有。文化是智慧的，强有力的，正直的民衆所創造的。但毀滅文化的是和這個巴爾布司一類的强盜，三倍地咒詛他……』

「赤紅的，光輝的太陽高高地懸在水面上，海浪以有規則的行列波動着，太陽底反射在它底光澤鮮豔的側面上奔跑着。可是太陽更往下落。它失去了光輝，變爲綠色的。浩蕩的，均勻的風從海上吹來。它撫摸着水面彷彿是逆着毛摸它，把海弄成光澤的，深藍的——靛藍的顏色，檣頭旗底狹飄帶抖動着，在水站『發電機』底旗竿上刮得發響。天氣開始涼了。我底手臂起了雞皮疙瘩。

「安得列從自己身上脫下上衣逼我把它穿上。我裹在上衣裏，默默地坐着，低下頭來仔細地觀看衣襟上的紅旗獎章。

「『爲了什麼？』我問。

「『爲諾蒙罕（Холхингол）。』他說。

「我們沉默着。從被風吹得垂下來的頭髮底下，我偷偷地朝安得列看，朝我底安得列看，他有着闊肩和在雪白的汗衫襟下隱約可見的胸口一塊赤紅的被日光灼傷的三角形。

「『我底天，』我說。『難道幾時這事還要再重複嗎？』

「『必然的，』他强力地注重着。音說，『甚至是非常快的。』

「『可是這豈不是可怕的，安得流夏！我不情願。』

「『你還以爲我情願嗎？我也不情願。』

「『無論誰都不情願。』

「『可惜，』安得列嘆着氣說，『世界上還有許多心中懷着像奧流司·泰倫茨·巴爾布司底婪貪而粗暴的心的强盜們。我們毀了他們的事。他們不能安心叫世界上有幸福，自由，年青而獨立的國家，這國家不是按照着他們底欺騙，掠奪，殺人底懲役的，鐳銖必較的法則存在着，而是按照着愛和正義底最高尚的，深刻的人類的法律存在的。世界上一切的黑暗勢力遲早有一天必然要帶着刀向我們投過來。這些土匪們想像他們比我們强。還是從羅馬兵士巴爾布司的時代，——不，甚至還要早

些，從該隱（Каин）㊀的時代——他們就想慣了正義是在强力裏。可是，他們這些該死的，他們深深地想錯了。不是正義在强力中，而是强力在正義中。可是正義是我們底，所以，你要確信我們的力量，妮諾契加，他們還要感到我們正義底力量，唉，惡魔！』安得列用拳頭擊着了一下掌心喊道，『眞的，我底知己華連里。帕夫勞維契，契卡勞夫是對的，當他向我說：「安得列，我和你算得什麼實驗者呢？你我是典型的毀滅者。我們神聖的工作是從空中攻擊，以及毀滅任何手中帶着武器向我們衝刺的卑劣漢。」我，你知道，妮諾契加，幾次請求把我從民用航空中調到軍用航空裏，到驅逐隊，可是不錄用。難道我年紀大了嗎？』

『請你不要繞着圈子討人稱讚了。』我說。『你不老，你是可欽佩的，你是年青的，我非常愛你。』

「我將我底手指插在他底手指裏，用盡全身之力擠它們。

「『你懂得這個嗎，安得流夏？』

「『懂得，』安得列笑着說。『可是我們還要去打仗。爲了自己底幸福需要戰鬥。不過無論如何我和你在生命中遇逅了我是多麼幸運啊！』

「紅色的陰沉的太陽接觸着地平線。它開始迅速地墜入深藍的多風的海中，很快地在水面上祇剩下它上面的一小塊，像一小塊小石炭。大砲射擊響鳴了，這一塊小石炭也投入海中。周圍突然黑暗起來。在泊船處的檣上面爬上了火光暗晦的黃燈籠。

『完了，』安得列說。

我們站起身來，握着手，緩緩地走到上面去。」

十九

「哦，」妮娜·彼得勞夫娜說，「我想起了七月四日的悲哀的一天裏的一件事。看起來要忍受西伐斯托波爾，「我們愛情底城」的陷落是不可能的。可是我終予忍受了。生趣得比死更强，生命在延長着。」

妮娜·彼得勞夫娜沉默了。四周萬籟無聲。月亮可以看得出在往西移。一小塊一小塊的斑駁的烏雲漸漸聚攏在天際。天色有些昏暗了。參

㊀ 該隱：舊約創世紀亞當之子，曾殺其弟亞伯。

謀部的公共汽車內打字機的響聲中止了。不遠的某處移動行軍發電所底小發動機的聲音微微可以聽見。

西方地平線上探照燈底烟青色的光在發着光，移動着。

「德軍的探照燈；從奧遼兒那邊照來的。」哨兵走近我們說。

「多麼近，」妮娜·彼得勞夫娜說。

「伸手可以碰得到。」

哨兵在我們旁邊站了一會，打了個呵欠走到後面去。他邊走邊說道：

「這是最後一夜從奧遼兒那邊照亮了，卑劣漢，明天我們要揍他。」

上校手中拿着大電從參謀部的公共汽車中走出來。他用燈籠照了一下，找到我們便走近來。

「沒有睡嗎？」

「沒有，上校同志，我們在談天，」我說。

「我主要的是談話，」妮娜·彼得勞夫娜說。

「應該睡覺，而不該談話，」上校說。「您該覺得冷吧，妮娜·彼得勞夫娜？冷得不能睡覺。把大電拿去蓋上吧。」

上校站了一會，一邊打着呵欠一邊說：

「莫斯科那面怎麼樣？您沒有告訴我，藝術劇場恢復了嗎？」

我正要回答，但是這時聽得一個響聲，從黑暗中跳出一架裝甲汽車來。裝甲車驟然停下。坐在砲塔上的那個人跳下地面，迅速地跳到上校面前，行了軍禮，用男孩的嗓聲，將『P』字母滾得非常厲害地說：

「近衛軍上校同志，軍團指揮有緊急包裹。」

這是一個連絡士官。

上校接了包裹打開了燈籠光下讀了。

「好。」

「沒有答覆麼？」

「您去口頭傳達說工兵在二十分鐘前走開了。」

「是，口頭傳達說工兵在二十分鐘前走開了。」

「將軍在那裏？」

「在渡口。」

「轉達一聲說從軍隊參謀部裏有緊急密碼。」

「是，去轉達。准許走嗎？」

「去吧。」

連絡士官帶着花花公子的風度轉過身去。跳上裝甲汽車，把脚伸到前面。

「在一渡一口！」他底斷續的孩子的聲音喊道。

裝甲汽車轉了灣，轉瞬間不見了，把連絡士官底短小的，結實的身體帶入黑暗中。草上留着揮發油的氣味。上校迅速地回到自己底公共汽車裏，從那裏立刻聽得恩德華底的答聲。德軍探照燈又移動了一次而熄滅了，彷彿用帽子遮蓋了它。蟋蟀仔細地唧啾着。

妮娜。彼得勞夫娜將上校底大氅丟在自己身上，裹在它裏面。

「好像，我們底工廠裏一點也沒有改變，」她說。「一切的東西第一眼看去都照以前一般地進行。但實在卻有許多新的東西了。」

「比方說，我試用霍細亞，叫他在三架機器上工作，而他將自己底任務處理得非常好，於是小紅旗又從慕霞那裏移到他那裏。霍細亞並且狠狠地罰誓說慕霞一輩子永不會在她底機器上再看見這面小旗了。

「慕霞輕蔑地壓着輪軸，可是她底鼻子發紅了，眼中閃着淚珠，她聳聳肩說：

「『看吧！』

「我繼續在工廠內消磨着幾乎全部的時間，可是現在我已經不感覺自己是那麼孤獨了。親愛的，和靈的齊娜嬸嬸竭力幫助我忍受我底悲哀。我偶而接到彼底亞底信。他將他底前綫生活記述給我看，懷憶過去的事；而我將我們工廠的情形告訴他，有時也回憶着過去。

「在十月中我和工廠搬到這裏——中部的伏爾加——來了正好一年。第二個冬天逼近了。在我們的工場幹部內掛着一張畫着組大河流的，學校使用的巨大的蘇維維埃聯邦地圖，朝它看去是可怕的。情形看起來比去年這時更爲嚴重了。

「大家嘴邊都掛着史大林格勒這個字。人們懷着那同樣的驕傲與痛苦底嚴肅的情緒發出它底字音，在最近之前人們還是懷着這樣的情緒發出西伐斯托波爾那個字音的。

「爲了工廠事務和領到金屬飛往史大林格勒的阿伯拉夏·米里克肩部和足部受了傷回來了。手放在吊繃帶上，撐着棒，他敏捷地一瘸一瘸地在作場裏走着，像往常一般地被代理人和全權代表們包圍着。

「『喂，妮諾契加，』他在我身旁滯留了一下，恐怖地閃動着眼睛說，『你差一點要不能看見我了。糟糕透了。不過金屬到底裝好了。兩隻駁船。可是你不能想像，是費了怎樣的九牛二虎之力！』

「『裝貨困難嗎？』

「『裝貨嗎？這是當然的嘛。人工貴得駭人。自己裝貨。我個人從岸上到駁船上就搬了不止一噸金屬。你記得我底一件咖啡色的皮大衣嗎？它那時還完全像新的……這麼一來——成了粉碎！德國人每過半點鐘飛來一次。對着碼頭和駁船射擊，總而言之，糟糕透了。你看把我打成了什麼樣子？謝天謝地。骨頭還是完整的。可是要點並不在這裏。這事祇有我能做到。不過是不給我們上等的鋼而已。他們說：「沒有這種事情，我們自己也需要金屬。」我嚷道：「你們要這些金屬有鬼用，你們一大半的企業已經停止工作了？」但是他們說：「這不要緊，總會有用處的。」「呸，你這個鬼！」你知道，妮諾契加，在我沒有將電報和人民委員會接通之前，在他們沒有接到確實的證據之前，他們一直不給金屬。但是我無論如何，到底從他們那裏奪來了，把口邊食奪來了。這便是全部的史詩。』

「『城市呢？』我問。

「『城市什麼？城燒了。德國飛機把天都遮黑了。可怕！』

「『德國人沒有佔領它嗎？』

「『史大林格勒嗎？你在開頭笑！』阿伯拉夏·米里克喊道。『看他們就要得到史大林格勒了！看見嗎？』他惡狠狠向我白了一眼，又敏捷地瘸着走遠了。

「過了一分鐘後我已經聽見他底如雷的聲音在遠遠的地方說：

「『什麼？一公斤也沒有！除非跨過我底屍首！到十月一公斤也沒有！』

「空襲警報已經發出了幾次：這是德國的夜轟炸機從南面向這個城市飛來。那時玻璃似的探照燈光撐在墨色的天空，在烏雲上和工廠的遠

暗的作場上面探索。在工廠裏的工作一秒鐘也沒有中斷。高射砲的砲台開始從屋頂上迅速地射擊，倉皇地用阻止射擊底粉紅的小星星覆蓋了天空。

「在很晚的，可是仍舊是黑暗的早晨屋頂上和馬路上的霜皚然發白。伏爾加流着薄冰，逆流中——也和去年一般地——載着從史大林格勒來的難民的雲集的汽船鳴喊着。寒冽的東風在電車軌道上帶來灰屑和塵土。裝着木板代替玻璃的電車車輛在轉灣處短促地發出尖銳聲。人們穿着棉襖，身上掛着口袋和籃子的人們站在緩衝器上。抓着車頂。在擴音器旁邊的街角上，黑越越的一羣人背對着風站着，在聽早晨的綜合的報告。

「『支持着嗎？』晚來的提緊加入人羣中問道。

「『支持着，』人羣中問答說。

「人們迅速地散開了，把紅紅的手深深地插進口袋，把臉背轉去避開以沙塵撲面的寒風。

「史大林格勒是我們光榮之城，史大林之城。民衆是不能讓它給德國人侮辱的。

「他（指民衆）並沒有放棄它。」

二十

「在十月末，經過長期的杳無音信後，彼底亞出人不意地出現了。他像去年一樣，是爲飛機的事而來的。他非常忙碌，祇和我消費了一晚，清早又要飛回前綫去了。

「這次短短的會晤使我非常高興。它不但增强了我快要看見安得列墳墓的希望，並且現在當我們在史大林格勒城下粉碎德軍，將他們往西趕的當兒。我堅決地知道，它是會這樣的。

「在不久之前還是那麼駭怕去朝它的那張地圖，現在像磁石一般的吸引人。人們很困難把眼睛離開它。人羣在擴音器旁久久不肯散去，諦聽在全城高歌的合唱團底有力的歌聲：『列寧之黨乎，史大林之黨乎，布爾雪維克智慧之黨乎』。這是我們底勝利之頌歌。

「一切都是優秀的卓越的，冬天也是稀有地解人意，嚴寒捲着風雪。狂暴的旋風從伏爾加左岸地方吹來，帶着乾雪的密雲，在別地方，工廠院子的橫路裏堆着齊人胸部那麼高的長雪堆。在其他的地方——柏油路被風掃得平滑的，並且磨擦得發光。

「伏爾加噴出風雪的白煙。

「人們用釘底的長統氈靴在堅固的雪上踐踏着，呻吟着，添上去說：

「『好天氣。正常的天氣。是該這樣的。再冷得厲害些。讓德國人現在在頓河跳一會舞吧。』

「可是反之，當帶着不久便退去的密雲的，冰凍的，嚴寒的太陽照耀着沈浸在五彩雪中的城，伏爾加，以及伏爾加後面的樹林時，那時這是不可描寫地美麗，說得更準確些——是美極了，甚至是奪魂的。

「就在這樣的日子中的一天，彼底亞來了。我完全沒有期待他。我腦子裏也根本沒有這件事。無論如何關於這樣的可能性他在信中一次也沒有提起。但是這一整天我是在一種特別輕快的，興奮的狀態下在工廠度過。我想一切的事情都一同在我身上起了影響：我們底勝利，工廠裏底好事情，——我們獲得國防人民委員會的錦標！和最奇妙的天氣。

「我回家很早，我想散散步，逛逛。孤獨着——這是我已經久未體驗到的慾望。

「太陽剛落山。緋紅的，綠柱石的，檸檬黃的長帶在西方萬里無雲的綠色的天際內寒光照入地，鮮明地放出異彩。在强烈的冰凍的寒風裏，它們似乎更鮮明而有寒氣了。朝它們看去令人目光眩暈。

「噴水泉旁的薄冰，冰柱，和在屋簷下被孩子滑冰劃出的冰帶，都像琉璃金般地閃耀着。

「在列寧紀念像旁的廣場內裝置了一株高大的，蒼綠的松樹。它平常在這裏代替了新年的聖誕樹。

「在這裏面也有些什麼令人興奮的事。

「這一切連最細小的細節我都記得。

「我沿着過度宂長的，筆直的庫壁希夫街上走着經過『大飯店』旁，在那裏停着被雪遮的，插着外國旗的，華麗的汽車。

「平滑的風帶着駭人的力量順着這條街吹來，像穿堂風一樣。我底

耳朵凍僵了，面頰變成像頻菓一般的堅硬。女孩子們穿着兵士的大衣，戴着風帽，穿着長靴，帶着非常紅的雙頰，非常藍的眼睛和被雪落得發白的捲髮，忽促地跑過街角，在那裏的風勢總是特別地猛。我也跑着，氈靴有力地踏着。一列載貨的雪橇從碼頭上一面發出軋軋之聲，一面昇到山上去。馬匹底濃密的冬天的毛被霜蓋着。從鼻孔裏冒出熱氣，可是風將它像棉絮似的吹去帶走。

「我背着風，竭力屏住呼吸，一直跑到家。在門口有一條長長的被孩子們滑出來的綫條。這時在我心裏突然地，起了一種被遺忘了的童年時代的本能。我飛跑着，兩足交替地擦着地面，在冰上滑着。我幾乎將一個穿皮襖毛靴的飛行員撞倒，他恰巧在這一剎間，彎着腰要走進小門口。我來不及止住便用雙手抓住他底肩頭。這原來是彼底亞。由於出其不意，他被弄得那樣地狼狽，以致他並不努力去遮飾他底不安。他簡直是手足無措了。他站在我面前穿着用狗毛做的灰色桑毛的長靴，大大的地圈袋掛到膝部。紅紅的微微粗糙的臉，朝着自己的被呼吸弄得發白的羊毛領呼吸。我一點也不感忸怩，反而不住地喜歡。

「『您早來了嗎？就得長嗎？』我挽着他底臂說。『您不能想像，我看見您是多麼地高興，走啊。』

「『今天來的。明天回去。』

「『從史大林格勒來的嗎？』

「『曾到過史大林格勒城下。』

「『您彷彿有點變了樣子，累了嗎？』

「『我想是，』他笑着說，他底褐色的，姑娘似的眼睛依舊如昔地鮮明而溫氣地閃着光輝。

『前綫的情形怎樣？』

『我們的不壞，德國人的壞些。』

「他的聲音是女人的、傷風的聲音。」

「我讓他大喝了一頓茶。他不聲不響地喝了有六杯，這樣一來以後方才復元。齊娜依大·康士坦丁諾夫娜在二次交替中工作。我們是單獨的。當他在喝着茶，竭力不要太粗魯地咬着糖的當兒，我便細細地觀察他底臉。眞的，這些時來他是改變了。並不是說他老了，但是不知如何

他變得更爲老成持重了。他底臉，假如不算鬢角邊的，僅僅可以看出的一點白髮外，大體上仍舊像從前一樣。但是改變的是面貌底特色。從前一種惡作劇的狡獪底表情在它上面佔優勢。現在惡作劇的狡獪雖然還同樣地遺留着，但是，堅毅的決心底表情，我甚至可以說——殘忍底表情在臉上佔了優勢。眼睛較微細小了些，在它們下面有着乾枯的細皺，在額部，鼻梁上面，橫切了一條新的堅硬的線，這使彼底亞不知怎樣不可捉摸地肖似起安得列來。顯見地，人們並不是那麼容易忍受戰爭的。

「天色黯淡下來。圓形的粘土小電爐底赤熱的大紅的盤香管開始格外地顯著。我重又放下了布簾帷，重又燃上了黑罩下的小燈。我們重又像彼底亞第一次來的那樣，開始談起安得列來。我們談了許久。後來談話不知如何自己中斷了。我們沉默了好一會。像俗說的，飛過了安靜的憂鬱的天使。

「『您知道，妮娜·彼得勞夫娜，』彼底亞突然毅然地說。『您不和我去聽歌劇嗎？實在，』他靦覥地加上說，『這無論如何是國立大劇院。蘇聯最好的劇院。什麼時候還能再去呢？於前綫的人，您知道，這是極大的宿願。』

「我不想到戲院去，我對於一切的景象都生疎了，並且不感覺對它們有什麼慾望。但是要剝奪一個從前綫到後方來共總祇住一天的人底這樣的喜樂未免太殘忍了。我換了衣服，我們向文化宮出發，在那裏大劇院在作臨時的上演。

「天氣轉變了。開始起了風雪。

「彼底亞跑到票房，可是又垂頭喪氣的回來了。原來，今天是星期五沒有演劇，而是演奏叔斯達柯維赤（Шостакович）底『第七交響曲』㉔。

「『這樣好極了，』我說，『就聽聽音樂吧。』

「『整個晚上光是一個沒有演員的管弦樂隊！』彼底亞苦惱地說。『我和您運氣不好，妮諾契加，怎麼辦呢。』

但是下餘的沒有其他辦法。彼底亞又去買票子。」

㉔ 叔斯達柯維赤之第七交響曲爲列寧格勒被圍時獻與列寧格勒之作，一名列寧格勒交響曲。

二十一

「管弦樂隊的最初的聲音便使我浸沈入習慣的回憶底世界。

「您，大概總聽過第七交響曲吧？

「開頭音樂中的一切都非常美妙，我想像是一個溫暖，落着迷濛細雨的夏晨。我穿過避暑的地方去迎接答應乘十二點鐘那班火車前來的杜霞。我底心靈是輕快的，平靜的。一切安排得彷彿不能再好了。我們夏天從不住在城市裏，而是向一個共營農場場員租一所小屋住到九月。母親一直住在鄉間，我和父親——像做事的，工作的人們——等待閒允許的時候纔來，可是從星期六到星期日是必定來的。

「我和安得列已經結爲夫婦，但是還沒有同居，因爲他在莫斯科沒有寓所，他幾乎時時都在北方，在那裏準備大規模的，往北極的飛行。事情是這樣發生的，西伐斯托波爾之後我和安得列一共祇見面過幾次，並且連那幾次都不是長久的。但是在這個夏天，在六月底，他答應前來和我們在鄉間一同住到八月。不過冬天我應該和他一同安居在莫斯科一所民用航空艦隊底新屋子裏面的精美的一層中。

「等待着安得列，我並不感覺特別的心焦。我們是那樣如膠如漆地相愛着我以爲在我們面前有的是一段那樣悠長而幸福的生活，所以早一天，晚一天幾乎是毫無關係的。甚至在等待中有一種不可言狀的欣喜。

「當然，我們在通信。但是安得列並沒有確定地告訴我他前來的日子。照他底快活的，詳細的信中底某幾點暗示看來，我有理由去猜測他是爲我準備一個愉快的驚異並且預備出人不意地突然來到。我每天等着他。我到火車站是去接杜霞，可是我私心裏卻確信是去迎他的。

「我故意早些從家中出去，選了一條最長的道路，又可以順便散散步。

「起初我沿着松柏樹林間的修長的小路穿過去。樹林是異常地沉默，彷彿在陰鬱的六月的白晝這永遠是這樣的。在多樹脂的朦朧的清新的棕樹林底翠綠間隱現着淡青色的霧。平常每逢星期日總有許多遊人從莫斯科到這樹林裏來。枯枝和落木更常常地發出碎裂聲並且播散着嘉然的

巨響。但是今日的樹林中非常寂靜。祇聽得霧的小點滴落下來的聲音。我向自己以天氣的惡劣爲理由來解釋這寂靜的原因，可是，不知爲什麼總有些令人不快。

「後來我轉移了穿過一條壯麗的，滾得發光的，被夜間的雨打得發銹鐵青藍色的莫斯科與明斯克（Москва—Минск）間的公共汽車幹路。它用自己漆白的小柱寬敞而美麗地迴繞着樹林。一輛塌車載滿了一些事務室傢具和臥床掠過我身旁向明斯克那方疾馳而去。在這些傢具上坐着幾個用綠色天幕遮雨的紅軍兵士。『大約，是往野營裏去的』我想，『雖然是晚了一些』。不知爲什麼這個也使我有些不歡喜，我又往前走。

「再往前仍舊是樹林，可是已經是另一類的。這是難看的，稀有的，有着赤裸裸的高樹幹和細小的，污穢的樹頂的小松林。這樣難看的，沒有草，帶着被蹂躪的土地的小松林普通總是生在化學工廠的近傍。我是第一次看見它。兩個圍着灰色肩巾的老婦人，步伐慌亂地穿過這難看的小松林筆直向前跑。她們每一分鐘朝後看，搖着空籃子。這些步伐不整地奔跑的老婦人和這個無花的小松林刺激我使我更不愉快。她們發出像在樂隊中被次要樂器因錯誤拿了沒有關係的音譜時的聲音。

「爲了要趕快脫離這令人不快的印象，我加緊了脚步。我趕到一個被古老公園包圍着的優美的，古代的泉水旁，樹林上面的銀樣的，青色的雲朦朧地反映在平靜的，石鹼質的水中。一羣皎白的鵝沿着碧翠欲滴的草地上走到水邊。這令人心目爲之一爽。但是以前的平靜便在這裏也是沒有的了。

「音樂好像忽然開始抑揚起伏起來。

「在米朱李恩小村避暑地的遙遠的某處無綫電斷續地不明瞭地喊叫着。車站的月台上是荒涼的。在鎖閉的街道讀報處旁站着六個人。他們在不出大聲地談話。我走近他們。他們便住了嘴，似乎希望有事要囑咐着我。我站了一會又沿着月台往前走。他們重新又談起來。我聽得奧地薩（Одесса），基輔（Киев），基希烏夫（Кишинев）等城市底名字。它們通過我底意識，可是我聽見西伐斯托波爾這個字，於是一種可怕的疑慮忽然現於我的心頭。

「避暑班的火車經過月台，不停留地，帶着嘯聲向莫斯科疾馳而去。它不停留的這件事倒沒有什麼特別。不是所有的火車都在這一站停的。異常的是，普通往莫斯科的星期日的早班車是空的，可是這一輛車是擠滿了的。

「一位熟識的工程師帶着妻子、和年青的兒子，不是照避暑的打扮，站在荒涼的月台邊上。

「『看上帝的份上，』我說，『發生了什麼事呢？』

「『怎麼，難道您一點都不知道嗎？』他底年青的兒子嚴峻地說，我看見了他背上的帆布背囊。

我看見了他母親底全然不動的臉便明白了一切。突然，在一剎那間在我面前的幾千公里上展開了灰色的，倦人地微明的，死氣沉沉的，無人烟的戰場。在層狀地平綫後面看不見的小小的，工廠的鼓手——兩個或是三個——在行軍着，他們偶而用自己的小棒敲着，重重地踏着脚步。

「我明白，誰也不會來了；以前的一切都完結了。當我跑回家去，母親已經在捆紮東西。就在當天我們回到了莫斯科。

「可是音樂仍舊繼續抑揚起伏着，好像一個人白天摸索着在倦人的無用的藍色的小燈光下走一條黑暗的樓梯。

戰場在城外酷熱地發出微光。在扶梯裏放着盛沙的箱子。這是戰場上來的沙，被藍色的藥房裏的光照着。在擱樓上掛着拷問具——一副粗笨的火鉗和極大的鐵鉗。在高爾基街上新團體裏的商店的櫥窗用裝着戰場上來的小沙袋底斜堆堵塞着。戰爭，像疫病一般用白色的斜十字在房屋窗戶的每塊玻璃上做了標記。每到晚間燈火管制下的莫斯科是壯嚴而美觀的。它底長拱形的，掛在水上的，新的，光亮的橋梁；它底古代的砲塔和犬齒形的牆，克列姆林宮底穹窿形屋頂和鐘樓——一切都沈浸在窒息的，白堊的空氣中。夜晚在燈火管制下的街道上漸漸地濃黑下來，像煤煙一樣。高高地的屋頂上，還沒有昏暗的，微綠的，七月的天空照亮的背景上，在整個的莫斯科可以明晰地看見面朝西的高射砲和消防隊底側影。

當莫斯科上面昇起空中阻隔的氣球時是一點鐘。像有着下垂的鰭的

，死的，白色的動物去了，黯淡着，升到令人目眩的高度，停止在那裏的微光的——肉眼看不出的星中，好像空襲狀態下的黑細菌。

「但是小鼓手繼續進行着，重重地踏着機械式的脚步，愚笨的橫笛聲小心翼翼地，像胡狼似的，跟在他們後面在層狀的沙上走着，時時刻刻起伏着，無論如何不能整齊，突然它絕望地叫喊着，它底高音的假音，惱人地脫腔的，高高的假音高揚在黑暗的城上又死一樣地落下來。在黎明，當人們在失眠之夜後從地下鐵道裏出來帶着包袱走回家時，從戰場帶到人行道上的發鹽的沙子在他們脚底下沙沙作響。被塗上一層燒灰底暗藍色帷幔似的炎熱的太陽昇起來了。

「但是鼓手們愈來愈頑强地，不屈地重踏着脚步。現在號筒也來加入稀疏敲擊的鼓聲，號筒底尖銳的聲音從多層的地平綫後引出一隊白旗幟上面有黑十字的白旗和上面有白十字的坦克一輛。軍用汽車向城市的烟霧和火焰中緩緩移進，一隊跟着一隊從平坦的地平綫後走出來的黑色軍隊上面的黯然無色的天空像死神一般迎面吹來。

全身被火綫包圍的大隊長加斯吉洛（Гастелло）㉔，像光明之神，飛過了，向帶着十字的黑色坦克衝去。光榮和死亡在荒涼的戰場上用巨大的磨光的石板堆成自己底陵墓。死亡放了黑色曹灰長石的石板。光榮放了紅色的花崗石的。我把安得列領到一扇黑暗的青銅色的門前。門大開了。我吻了安得列底閉着的眼睛和石膏似的雙唇。

「已經是透不過氣來了。

「可是機械式的鼓手總是走着走着，一邊用小棒敲出有惡兆的進行曲——抑鬱而單調的。有時這進行曲被沙子聲遮蔽，於是它就聽不大出，在輕下去的音樂中又繼續有着起伏，工廠結束了。最後，在最後一次的起伏後，它停止了，彷彿是懸盪在那塊土地上面的空氣中。號筒又不響亮地發出最後一次的聲音。

「沉默延長了某一個時間，忽然爆發了騷動的鼓掌聲。

「我恢復了意識，像經過熟睡後一般，我看見了有皮大衣的觀衆席

㉔「加斯吉洛蘇聯空軍大隊長於作戰時被敵人的高射砲彈打中他飛機的油箱。他就駕駛着火光融融的飛機向敵人的汽車和油池衝去。幾十輛汽車和油池就和英雄的飛機一同爆炸了。」——蘇聯情報局戰報

，敞露的舞台，裝置着的樂譜架。我看見了樂師，提琴頸和垂下的提琴弓。闊寬的圓衫前胸漿得挺硬，燕尾服衣襟帶着勳章的樂隊指揮，興奮的，幸福的，粉紅色的，站在他那高高的樂譜架旁邊，一面用手帕擦着發光的額部，一面鞠躬告別，維欣司基（Вышинский）同志挪開了天鵝絨的椅子，在政府的包廂內從自己的座位上站起來。

「和我並排的彼底亞半閉着眼睛一動不動地坐着。雖然樂隊已經停止演奏了，我覺得餘音仍舊繞梁不絕，而且小鼓手們在雪堆上曳足而行，每一步，都跌跌蹌蹌地，停留着，滑跌着。

「『讓我們去抽一會煙，』彼底亞決意地立起身來說。他迅速地徵跛着，穿着內八字的長統靴在我前面向出口走去。

「我明白了。他不要讓我發覺他底眼淚，我一邊從呻吟的大禮堂走出去，一邊瞥視一下而看見了一個穿着領朝後面反的上套的，瘦瘦的，年青人，他戴着眼鏡，頭頂上的頭髮豎起了像雞冠似的。他迅速地，枯燥地和提琴家們握手，鞠躬。這是叔斯達柯維赤。

「當我們走到下面的休憩室時，彼底亞已經把自己弄整齊了。他開始抽起煙斗來。這是安得列底煙斗，我贈給彼底亞做紀念的。

「我們站在海水色的，人造大理石的，射光的，四角形的柱子下面。觀衆作閒形地走過我們旁邊。英國及美國官吏底污綠色和本色的軍服上衣，外交官員底黑色上套，外國通信員底手織的工裝外衣與人顯出差別。上等香水和埃及捲煙的氣味瀰漫着。從熱水汀底橡木柵格中冒出熱氣，令人不容易想像在院子裏此刻有着風雪，狂風把被看不見的月亮慘淡地照亮的濁雪底密雲吹過伏爾加河上面。

「『喜歡嗎！』我問。

「『相當喜歡，』他斷然地說：『應該讓軍隊裏的人聽聽這個。這是蘇聯音樂底優秀作品。』

「回到自己的座位上時彼底亞拿了我底手，細心地壓我底手指。

「『唉，妮諾契加，我們底安得列沒有了多麼可惜。他沒有機會看到在史大林格勒城下怎樣把德國人擊破。這是稀世的美觀。』

「我詢問關於我往前綫去的事。

「『現在決了，』他確信地說。

「等我們坐到自己的座位上時，彼底亞抓住我底手，小心地吻了它一下。這時候指揮振着棒，立刻我又被帶到西伐斯托波爾『水晶灣』（Хрустальная бухта）埠頭上小旅館的一間房間裏去了。我和安得列醒來時看見在炎暑的薄明下發出光輝的房間底天花板。

二十二

「活潑的明鏡似的小網，精微地，常常閃爍着，在天花板上流動着。有時某些不可解的物體底虹色的陰影在這個小網上緩慢地移動着。我被誘惑着，久久注視着天花板的銀幕，却不去考慮這到底是什麼。

「『安得流夏，這是什麼？』最後，我克服了困惑問說。

「他用溫柔的，快樂的，在闇暗中閃光的眼睛朝我斜睨了一下。

「『這是一種現象（Феномен），』他說：『在物理學中叫做暗箱，聽見過嗎？』

「我底天，聽見他底渾厚的，〔o〕字重音的聲音，用頻感覺他底圓渾的，寬大的肩是令我多麼高興啊。

「我們學習過物理，我當然知道什麼是暗箱。可是我怎會沒有立刻猜到呢！

「我變得很快活。

「『那意思說，並沒有什麼魔術麼？』我說。

「『相反地，是完全的魔術。』他說。

「『你這樣想嗎？』

「『當然，難道臨到我們的事不是魔術嗎？』

「『你想是嗎？』我又問一次，努力盡可能完全而深刻地了解他底感情。

「『當有魔術時怎麼會不是魔術！』他熱情地，幾乎是狂喜地喊道：『你想一想，再辨別一下。我和你隱入一個黑暗的盒子裏，用百葉窗遮上，自己想像，是遁世了，但是本性忍不住黑暗和孤獨，甚至這孤獨是倆個人的。』

「我立刻懂得他底意思。

「『啊，我懂了，百葉窗，在百葉窗上有木節的小孔，最最小的小孔就够使……對嗎？』

「『是呀，是呀。爲了祇使一道光綫透進來，餘下的一切已經和這道光綫一同來了。你瞧，是多麼好。「水晶灣」底不憚其詳的活生生的描繪。細小的波紋和它們上面的日光底細小的閃光。』

「『一般地像活生生的大理石，』我說。

「『甚至像喀山（Казань）的藍花洗衣肥皂。』

「『你自己是喀山肥皂。』

「『我愛伏爾加，簡直沒有辦法。而喀山是伏爾加河上的城市。』

「啊，我們從困惑扯到了什麼廢話上，在我們底這一個早晨上我們在一塊又是多麼好。我叫他安得流夏，並且聽見他叫我妮娜是使我多麼高興。爲了要多多地叫他幾聲安得流夏，我一本正經地不時問他這樣，問他那樣，以及關於暗箱現象的解說，彷彿他儼然眞是對於暗箱的大專家。

「『安得流夏，在移動的那個是什麼物體呢？』

「『這個嗎？這個小的嗎？』

「『是呀，虹色的，帶爪的。』

「『你不認得嗎？』

「『不，安得流夏。』

「『你仔細瞧瞧。妮娜。』

「我開始孜孜地仔細瞧着，在這個小物體上有一樣熟習的東西。特別是在它底移動的，閃光的小爪上。但是無論如何我仍舊不够理解。

「『喂？』安得列側面向我瞥視着說：『唉，你啊！還是大學生呢。這豈不是小……』

「『是小艇！』我突然認出了那個物體叫喊道：『是小艇！』

「實在，這是舢板底小小的魔術的寫照。灰色的，紅色的，帶着漿底閃光的小爪，它以微微的搖盪前進着，在我們上面的天花板上，在海的漣漪底明鏡似的小網上顛簸着。我甚至觀察出了兩個人——一個在船尾，另一個在把漿，並且還掠過一些白色的發出光輝的影子。但是我已經毫無困難便認出了它們。這是海鷗。我立刻希望趕緊離開室內，到曠地去，到陽光底下去，到海上去。

「我還沒有來得及把這事想一下，安得列已經說：

「『洗澡嗎？』

「『當然，並且要趕快！我們又不要在這裏待上一整天。』

「『早安，』安得列說。

「『早安，』我說。

「我們率直而簡單地互相看着對方的眼睛，緊緊地相吻着。立刻我又被帶到戰時迷彩下的莫斯科去，房屋粉塗着好像是超然派畫圖上的藍色，赤紫，黑色的幾何圖形，我們挽着臂沿堆積着未掃除的大雪堆的街道而行。這是一九四二年的一月，而我們並不知道這是一生中最後一次一同在莫斯科同行。莫斯科的德軍剛被擊退。德國人被從莫斯科驅出。這是我們最初勝利底狂歡的日子。可是在莫斯科內還遺留着包圍底粗險的，恐怖的痕跡；在邊境上的冬天早霞的粉紅色背景上露出用一半被雪遮白的交叉鐵軌做成的，像刺猬似的防坦克障礙物。在克里姆里宮牆上繪着假窗和樹木。炸彈曾落在裏面的一所大劇院底整面用羅密歐與朱麗葉一劇內底巨大的舞台裝置遮蓋着。這上面帶着一些華麗的意大利風味，有着圓柱和噴水池，粗俗地漆着污白色的顏色的坦克沿高爾基街走着，一隊帶着射穿了玻璃和被蹂躪的側身的白色前綫汽車像瘋狂似地馳過街上，將空氣中佈滿了軍用揮發油的氣味。天色很快地暗下來。安得列底羊皮衣領被他底透氣弄得發白。在劇院廣場上的塗着藍色的鐘底針面漸漸發光。在『東方影院』影戲院旁邊……請原諒，這似乎是來接我的！」

妮娜·彼得勞夫娜從草地上站起來，把上校底大氅交給我。天已經快要亮了。天空爲灰色的清晨的密雲所遮。在我們對面的道路上停着一輛頂上遮着雨布的小小的直三角形的『微里司』㊀，一個戴青帽緣軍帽，金肩章，微黑的，有着小鬍的飛行員少校從裏面朝外張望。

「妮娜·彼得勞夫娜！」他喊道。

「那末，再會了，」妮娜·彼得勞夫娜向我伸出手來說。「這位是沙夫盧庚少校，謝謝您的陪伴。請把大氅交給上校。或許，我們有一朝會再遇見的。

㊀ 微里司——汽車牌名。

她向「微里司」走去。把自己底皮包拐進裏面，坐進汽車，他們便揚長而去。

眞的，很快地我和她又遇見了一次。

二十三

起初我們彎着腰走，後來開始用四肢匍匐而行，一邊小心翼翼地分開非常濃密，非常高聳的裸麥。

大約經過五十米奕，我們看見了我方的戰鬥防衛。

幾個戰鬥員躺在用新鮮乾草鋪的溫適的窠內。一個攻鋼甲射手哥薩赫人，小小的，帶着發光的粘土色的面孔，將自己攻坦克鎗底鎗身——細而長得不自然的，尾端帶着瞄準器——遠遠的放在前面。所有的戰鬥員們都僞裝着。在他們底帽緣上戴着寬闊的稻草笠帽，在某幾個身上穿着上面釘着草的網。還把他們弄成像日本漁夫。

德國人昨天曾在這裏。夜間把他們打跑了，在步兵一到臨前自動槍手和攻鋼甲射手的分遣隊暫時維持着陣地。

看見了匍匐而行的將軍，戰鬥員們試試要立起來。但是將軍怒冲冲地噓着叫他們靜寂。他們重新架着腿，橫臥下，好像孩子們坐到自己底有欄杆的臥床上似的。

將軍跪着，一邊用手分開裸麥，開始緩慢地，精細地用保護色的兩眼千里鏡向德軍陣地仔細觀察。

從這裏到德軍那邊「不屬於誰的地方」並不多於半公里。

「我方的步兵在那裏呢？」我問。

「它立刻就要來了，」將軍不拿下千里鏡說。

他穿着一件簡單的，保護色的衫褲相連的衣服，從它的褲子裏露出粗笨兵士長靴的多灰塵的靴統來。將軍叫砲兵隊的軍官來到自己面前，他便馬上用四肢爬過來了。

將軍和砲兵隊軍官開始用兩副千里鏡視察地方。他們底注意力特別爲在有花紋的蕎麥田後面在全景最遠的背景上的發藍色的小樹林所吸引。

照將軍底意見，在那邊有砲台；照砲兵隊軍官底意見，——還是昨天堆塞的兩尊大砲。

「地圖！」將軍說，他並不迴轉來，祇把手朝後面伸着。在那同一分鐘裏，一個副官過來了，將軍底手中出現了一張磨損得非常厲害的，全部加以符號的地圖，摺着像一塊食巾似的。

他把地圖放在爲落穗和穀殼所遮的，有塵埃的土地上將它弄到盡可能地平坦後，便耽溺於研究了。

「命令向那面投過去四個碎散片炸彈，」他說：「或許他們會回答的。」

「是，四個散片炸彈！」

砲兵軍官爬到他底電台那邊。這是一個小箱子，裝了像細竿形的空中綫和三個長的三角形小綠葉，這使它像一棵人工的棕樹。

這時空氣中有一樣東西很近地，短促地幾乎是無聲地翱翔着。「迫擊砲彈！」有誰不響地喊道。

就在那一剎間一聲兇狠的，斷續的，嘎然而鳴的爆裂聲在作巨響。空氣相當可感得到地相撞着，壓縮到耳朵裏。一羣碎片帶着嘯聲掠過，打落了花朵和麥穗。一個小小的碎片帶着響聲遠遠地彈在不知誰的鋼盔上。窒息的，棕色的煙爬過地面。風曳着它，好像頭髮似的，經過裸麥的密齒的梳櫛。火藥和燒焦的硬紙發出好像夏天花園中放了花火過後的腐臭的氣味。

「活着嗎？」將軍說。

「活着，」幾個聲音回答說。

「你們僞裝得不好，」將軍發怒地說：「在這裏擺成了市場了。走啊，隨便走走。須要爬，懂嗎？掘壕溝，不過需在要全側面。」

幾個戰鬥員，側臥着，立刻開始忽忙地用短鏟掘地，可是在這一分鐘內又飛來兩個砲彈。他們在較遠的地方爆炸了，把它周圍的裸麥炸得四濺，把矢車菊和雛菊炸散得遠遠的，連根拔起。

「去找，」有誰說：

「祇是找不着。」

「形式主義者，」將軍說着，一邊把自己輕便的，夏天的軍帽移在

後腦勺上，一邊繼續做看地圖的工作。「德軍形式地開始戰爭了，給我潛望鏡。」

馬上在他手中發現了一隻不大的潛望鏡。

將軍爬到前面遠遠的地方，——我覺得，他爬到了德軍底强前方的邊界上，——在那裏躺下，從裸麥中把潛遠鏡底綠色小棒抽到上面來。

砲彈又飛來了。後來又來了二隻。後來很快地又來了一隻。從這時起到進攻前每經過正確的間隔後便飛來許多重迫擊砲彈。它們在遠近左右爆炸了。但是已經不再有人對它們加以特別的注意，因爲大家非常懂得德國人是隨意亂發的，餘下的一切都是機會的問題。

完結了地圖的工作，——依照地方定了方位之後，——將軍對於假如從側翼出現了敵人坦克的那種情形下了幾個命令，他就先是匐匍着，後來便是彎着背走到鄰近的菫菜田裏去，在那裏他有援助處預備着。

這是普通的壕溝，在它裏面已經有一個戴着鋼盔的接電話生坐在壁龕裏，常常向佔領了進攻前出發點的附近地形起伏某處的坦克大隊通電話。

將軍看了一看錶。到進攻的開始還有十五分鐘。周圍的一切俱靜，當然「寂靜」在這個意義中是說我方和德方的砲火入於一種平靜的，不忽不忙的，不預言任何事的節拍。

在用各種的武器射擊。

遠遠的，在後方，這砲火大概是聯合的，作淋淋聲的，抑鬱的，恐怖地騷動的，但是在這個多樣化的砲擊中心，人們用習慣了的耳朵，完全無誤地決定什麼聲音對他們是危險的，或許甚至是致死的，什麼聲音不是的。

所有「無危險」的聲音，彷彿不管它們怎樣響法，都不能吸引人的注意，好像是在次要部分的某處；所有「危險」的聲音在它底一方面可以分爲普通危險的和致死危險的，爲要適合這個，它們在意識中佔着比較重要和次要的地位。

這樣，譬如德軍「亨格爾」（Хейнкел）時常從非常的高度並且非常不準確地，用整個的連系濺在鄰近道路上的重空中炸彈底震動的巨響幾乎沒有吸引人底注意，因爲它們沒有直接地威嚇我們，雖然從我們

周圍四面遠遠的地方揚起了它們爆炸底巨大的，多層的，黑沉沉的，惡兆的烏雲。

每分鐘往復掠過頭頂的德方和我方底子彈底嘯聲也不很吸引人注意，雖然它是頑拗而轟然的。

反之對於飛來砲彈底翱翔的聲音，敏感的耳朵以某種感覺在它發生前一秒鐘就捉住了它，人們也來得及緊伏在地面或是跳進壕溝。

眼睛也瞬息間發覺了突然潛來作低空轟炸飛行的「密失斯米特」底閃電似的影子。（一個黑色的，黃色的，像黃蜂似的帶着十字的東西電擊似地掠過）。它在我方的田野上面掠過，一邊用它所有的機關槍發射，並且被這個發射掀揚起了頻繁的噴水池似的塵埃。

有時從任何一塊大大的，可疑的，多孔的雲裏突然穿出三架或是六架，對着太陽看不清楚的轟炸機，取道直奔向我們而來。

當時大家都緊張地昂起頭來，希望辨別這是自己底呢還是「他」底。有一個樂觀者確定地說：

「我們的。」

有一個悲觀者也確定地陰陽怪氣地回答說：

「不過炸彈是德國的。」

接着這個以後，天向我們崩倒了。壕溝在搖動着。把我們也震動了。泥土洒進衣領，土塊打在軍帽上。我們流着大汗，靜得像鬼一般。

最後一次用千里鏡觀察了戰場後，——將軍知道這個比誰都清楚——在它上面再過五分鐘便要進行一件非事的事。他命令最後一次他還打電話給所有的坦克營並且親切地和每一個大營長談話。

「喂，您健康如何？。」

兩個營長立刻就來聽電話，第三位沒有上來，他底副營長走上去代他聽。

「我不是請副營長，而是請營長本人，」將軍嚴峻地說。

「第四，第廿五同志個人不能來聽。」

「因爲什麼？」

「他塗着肥皂。」

「做什麼？」

「在修面，他命令我向您報告，一切都按秩序，一切都在本位。至於修面，過三分鐘就可以完全完畢了。命令他停止修面呢，還是允許他剃完呢？」

「好吧，讓他剃完吧，」將軍想了一想說。

二十四

在這個後來我看見了一連步兵從凹地走到山上，筆直向我們走來。近衛兵們挺得筆直地，排成一條寬闊的陣在五色斑爛的，大紅的，檸檬黃的，綠色的菓菜底田野中走着。戴着光澤的綠色的鋼盔，帶着綁得緊緊的革帶，披着黃綠色僞裝的斗篷和網，一往無前地跨過壯麗的奧遼爾的土地，他們的肩上有人背着機關槍，有人背着迫擊砲底砲筒，有人背着裝彈藥或是砲彈的箱子，有人祇背着自動槍，把一個手指放在發動鍵上，槍身突在前面。

「騎下來，鬼！」一個年紀輕輕的淡黑皮膚的連絡軍官喚道，——他就是那天夜裏在砲塔上面的那一個，他的臉上風塵滿面，下頷上帶着汗珠，汗透了的襯衫上帶着第一等衛國戰爭底光輝四射的勳章。

他們沒有聽見。

「騎下來呀！爬呀！」

幾個砲彈在他們與我們中間爆炸了。他們相互以目示意。可是沒有人騎下來。他們祇是加緊了脚步。現在他們幾乎是在奔跑。他們很快地逼近了我們，在野花茂放的小丘底斜坡上，在被大堆移動的白藍色柔雲密密所掩的，炎熱的奧遼兒天空底巨大的背景上漸漸地長大起來。

「好漢子！近衛軍！」將軍稱賞地說。

一連兵經過我們身旁，更正確些說是穿過我們，向敵人那方跑去，大約離開四十步的光景便隱藏起來。

「他們在砲術急襲之後要從這裏去進攻，把那些卑劣漢們從他們底抵抗據點打出去。砲兵、空軍，和步兵攻破德軍防禦，坦克闖入破口，便展開了成功……並且爲什麼道理，」將軍毫無惡意地附加說：「您要往坦克隊去但是却跑到了步兵陣裏來。不過我的本位，老實說，不在這

裏而是在後面，不過……」

我還沒有來開及說什麼，因爲將軍大錶的指針定命地觸着了數字。

幾百隻小的，中的，大的砲彈飛過我們頭頂向西飛去。我用千里鏡看了一看。德軍底陣容爲烟塵所掩。在那邊有什麼東西急燃而爆炸着，迴旋着，向上飛昇，像黑雨般地落下來，又重新向上飛。

那時我們底步兵陣站起來了。

「爲了祖國，爲了史大林！」不知誰人的聲音吶喊着，努力要壓倒轟聲和砲兵突射底長吼聲。

我們僅僅聽到延長的，急轉的「烏拉」。

「好漢們去了，」將軍說着便跳上胸牆。

但是電話生已經從下面他底塹壕裏用破嗓的，幸福的聲音喊道：

「近衞少校將軍同志，第二營營長報告敵人要從自己的陣地打出去奔跑了。」

「我看見，我看見，」將軍並不放下千里鏡說。「作家同志，您不得要看見德國怎樣逃走嗎？我可以使您得到這種喜悅。」

他就把自己底千里鏡遞給我。

在中景和遠景上塵埃滾滾。這就是德軍卡車，自動砲，行軍庖廚，和坦克在向西馳去。就在前景上我看見了有着紅磚教堂和鄉村墓地的燃燒的村落，我方的四架坦克帶着像手槍似的，裝在前面的長砲，爬行過它的近傍，放射着。

在生活中我沒有看見過更令人愉快的景象！

「好啊，」將軍用手袖拭去額上和鼻上的黑汗，並且努力把泥土從衣領裏面弄出來說。「可是現在要趕緊到鐵道區的右翼去，副官，汽車來！」

我們離去我們奇妙的田野，開始到窪地去。現在我們挺得筆直地在耕地上走着。心中是光愉地輕鬆。我看着少校將軍底汗流浹背的，勞作的背，不知爲什麼使我想起了「戰爭與和平」和在耕地上走着的「彷彿在勞作」的巴格拉梯翁（Багратион）。

二十五

第二天我走過我們前夕所取得的那個村落。夜間落過了傾盆的驟雨。它撲滅了火，不讓這個村落燒得蕩然無存。但是它把道路弄成有行不得也哥哥之嘆。卡車底車輪每分鐘在奧遼兒黑土底雖不很深，但是非常滑的泥濘中力曳着。每過三十米突司機便帶着鏟走到道路上，服從地睡到汽車底下，去掘車輪。有時連這樣也沒有用處。那時他便從座位底下拿了斧頭，斫下了道傍的灌木林，用樹枝舖敷注滿了水的車轍。

在這村落的出口是一個相當險峻的斜坡。在這裏鏟和斧頭都不能爲力。汽車便牢牢地陷住了。

在司機去找木板的當兒，我走出來活動活動。我走完這斜坡的盡頭，在被驟雨和坦克打倒的裸麥田中看見了磚砌的教堂，它的周圍貧乏的鄉村的墓地。我立刻認出了這個墓地和教堂。我在千里鏡裏曾看見它們的。

從昨天起前綫更遠地向西移動。德國人繼續往後退。砲火的轟聲隱約可聞，可是因爲天際還飄着藍色的雷雨烏雲底斷片，便覺得這是過去的雷雨底轟聲。

炎熱的太陽已經顯露了兩次，那時破壞的道路底轍開始像水銀似的閃着光。天氣變得熱起來。

上面有一所茅草小屋，在那裏面坐着一個袖上帶着細帶，兩膝間挾着來福槍的整理者。你可能想，他是在看守裸麥，他底樣子是那樣地幽靜而深思的。

突然我在裸麥看見了一件熟識的藍大衣和担在肩上的方格子的頭巾。這是妮娜·彼得勞夫娜。她用腋部分開堅實的稠密的裸麥，拿着一個潮濕的野花的大花球擠進來，一個潮濕的蝴蝶併攏了翅，棲息在那上面。妮娜·彼得勞夫娜曾盥洗過，她栗色的頭髮也梳得很整齊。直到此刻我方才能好好地觀察她一下。她是很好看的。我甚至想她是一個美人。她的美好是在那種純潔的，明朗的俄羅斯的美麗，在其中不知是那一樣比較多些——魅力，智慧，抑是靈魂。她底坦白的明鏡似的，灰色的帶

着蠟色眼角的變皺低垂着，在它們裏面反映出心事重重的，重要的沉思。

我喊她，她驟然一驚，可是立刻就恢復了常態。祖是她底下頷微微發紅。她向我作率直的，輕鬆的微笑說：

「我們走吧。」

我們繞行了教堂一周，在一面它是完全被毀了。在磚牆底新裂口內我看見了洒滿了粉刷用的灰泥的聖障。和上面粗枝大葉地畫着萬軍之神的圓頂底內部的頂。當我們走過裂口傍邊時，從教堂裏飛出一羣麻雀來棲止在裂成兩半，但還帶着活樹葉的白樺樹上。

在教堂後面墓地的邊上，有着新的，剛豎上薄板做的方尖碑的舊的戰爭的墳墓的周圍站着幾個空軍事官，在他們中間我認出了沙夫盧庚少校。

妮娜。彼得勞夫娜領我到墓前。

「就在這裏，」她說。

在方尖碑上釘着一塊小小的鋼板上面銘刻着：「蘇維埃聯邦英雄安得列。華西里也維契。赫魯司泰也夫上校，爲吾等之幸福犧牲一己之生命。」

「這是在我們底工廠裏做的，」妮娜。彼得勞夫娜說。

我脫下軍帽，向下面爲新鮮的潮濕的木屑所遮的草地看了一會。木屑發出佳美的，酸澀的氣味。在草上的木屑中間有一個被遺忘了的小鉋，磨得很光滑像玻璃似的。

妮娜。彼得勞夫娜挽起了大衣，在墳四圍的低低的木欄杆上坐了一會，俯下身去，仔細地把她底花分放在方尖碑底柱脚旁。當她做完了這個，彼底亞扶她站起來。

我握着她底不大的，可是結實的手，默默地吻了它一下。

後來我便走了。

—— 完 ——

（磊　然譯）

普拉東諾夫
（А. Платонов）

裝　甲

（БРОНЯ）

沙文（Саввин）是一個中年的水手，他在我們的黑海艦隊的一艘巡洋艦上做電氣工程師。在一次海戰中傷了腿，現在他在平靜的遠遠的後方醫治創傷。

這是一個勇敢的，和藹可親的老水手；身材不高，但是他却向闊一方面——向堅固的骨骼和筋肉方面伸展，不損失一點氣力在向上的無用的身長上。他的有點紫紅色的臉孔，彷彿一勞永逸地上過鏽色似的，經常具有陰沉的表情，在陰鬱的臉孔後面隱藏着他心的仁慈與溫和的性格。說起話來他是用沙啞的內心的聲音，好像他的字眼不是在嘴裏，而是在肚子的深處產生的一般，但是他難得說話，比字句更愛的是沉默，觀察和思考。這是一個普通的水手，因爲這種人在俄羅斯水手中間很多，在我們開始認識時，我對他也很冷淡。『又是一個好人和酒鬼，』我對他這樣想。

但是我弄錯了，海軍工程師謝妙·華西里葉維奇·沙文（Семен Васильевич Саввин）祇偶然才喝醉酒，但是他也不喜歡經常地喝葡萄酒。他也不喜歡海。『在海裏是很悲哀的，那邊祇有憂愁，』他說。『海本身並不美，它樸素，嚴肅；這是繁殖着給我們吃的魚類的水池，在他的表面上可以運輸貨物，因爲這省錢，可是幸福在海上是沒有的！陸地上就比較好了——又有五穀，又有鮮花，又有人住着。』

『那麼您爲什麼一生做水手呢，謝妙·華西里葉維奇？』我問他。

沙文沉默了一會。我們坐在草上，在一個口子下通別拉雅（Белая）河的峻削的山峽的斜坡上。在我們前面，在山峽的那一面，和平的木房根入了土層，從這些房子旁邊開始了下降的，長長的馬鈴薯菜園。在遠處的天空上，雲彩在烏拉爾的藍色丘陵上空浮游着，由於照着它們的太陽而潔淨得這樣耀眼，以致它們顯成了神聖的幻像。而在那些雲塊下面，則躺着一片露天的，沒有保護的土地，在勞動和忍耐中爲人們的生活不斷產生着芳香的麥田的土地。

『我從小就愛我們俄羅斯的土地，』沙文說；他閉口了，接着突然輕輕地哭起來。他由於惶亂而發出嗄聲，咳嗽了一通，自言自語了幾句譴責的話，然後說道：『我總覺得我們的土地是這樣的可親和美麗，敵人們一定想毀滅它的。沒有人要侵佔它是不可能的。還是從小的時候起，我就望着我和爹媽住着的小屋子，百葉窗怨訴地吱吱着，屋外是遼廣的麥田，那時，由於痛苦，由於恐怖，也許，由於預感，我的小小的心靈悲傷起來了。這一切都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但是我的感覺並沒有過去，我担心俄羅斯的恐怖仍舊留着……後來我像所有的東西都要成長的那樣長大了，我被召入伍了，從軍隊裏我已經不出來了。僅在以後，漸漸地，我從一個普通士兵變成了海軍工程師；我明白，一個幹練的，受過教育的士兵比不幹練的要厲害。後來我愛上了軍艦。我覺得，這些飛速的鋼鐵堡壘應當好好地保衛我們的柔軟的俄羅斯土地，使它永遠受不到觸動，永遠是完整的……』

『單單軍艦是不够的，』我對水手說。『還得要坦克，空軍，砲隊……』

『不够的，』沙文同意了。『但是一切都由軍艦造成：坦克——這是陸路的船只，飛機呢——是空中的小船。我明白，軍艦不是一切，但是現在我見到了需要的東西，——我們要裝甲，我們的敵人所沒有的裝甲。我們要使軍艦和坦克披上這種裝甲；我們要把一切軍用汽車包上這種裝甲。這種金屬在堅韌和牢固上說應當幾乎是理想的，由於它特殊的和天然的構造，應當幾乎是經久不壞的……裝甲，這是戰爭的筋骨呀！』

沙文興奮起來了，這種情形他是難得有的，大概是因爲他把自已的興奮消耗在他沉思和工作的祕密中，所以在外表上它沒有顯露出來。

我陪沙文到醫院裏去。他倚着藤杖慢慢的走。在一所古舊的，深入泥土的，但却是可愛的，狀似一個瞌睡的老頭子般的木房近旁，沙文止步了。他久久望着這所小屋，思索着，回憶着。

『我的心在弱下去了，』過後他說道，『但是生活，由於這一衰弱，我却覺得反而好些。』

『不要緊，我們會戰勝敵人的，那時心裏又會輕鬆了，』我安慰我的旅伴道。

『會戰勝的！』沙文異樣地，惡狠狠地叫道。『還得善於戰勝，得從工作和戰鬥中取得勝利！』

接着他用他的常有的，沙嗄的，柔和的聲音加了一句：

『我也完成了我們勝利的一小部份。』

我奇怪起來，不大相信：

『它在那裏，您的勝利？』

沙文回答：

『它在庫爾斯克（Курск）州的一個農舍裏睡着，那邊我在紙上保存着十年的工作。』

『這是什麼東西？』

『怎麼對您說呢？這是金屬的新的生理學，』沙文說。『但是爲了使您明白——我就這樣說吧：這是製造超度牢固的裝甲金屬的方法。這可以使誰也不能戰勝我們，而我們却能摧毀敵人。』

『可是庫爾斯克州現在住着德國人啊！』

『讓他們去吧，』沙文說。『德國人在那邊，但是土地，像以前一樣，仍將是俄羅斯的……醫好了，我就要到那邊去，拿了我所有的計算，所有的實驗紀錄，然後再回來。得製造新的金屬：堅固而有粘性的，剛硬而有彈性的，靈敏而不變的，能反抗破壞它的努力而自我更生的……您不願備同我到那邊去嗎？我已經不全記得我在那邊工作過的一切了：這像是一本一個字都不能增減的書。』

『我去，』我對沙文說。

『多謝，』沙文回答。『我的叔叔住在那個小屋子裏，我們可以到那邊去做客。』

『難道德國人沒有燒掉這屋子嗎？那時我們到那裏去作客呢？』

『叔叔把我的紙張藏在地窖裏，在爐基下面，』沙文說，『他是一個身材很高的農夫，他朝前想得遠遠的。那邊不僅有紙，而且還有一架小小的儀器，它能够把普通的鋼改造成超度牢固的，用做裝甲的鋼，但是暫時祇好小規模製造……』

一九四二年的夏天是在暑熱中，在暴風雨中過去的，農民們和工人們在去作戰的時候，從車廂裏望着田野，望着豐收的穀物，望着處女牧場，他們的心隱隱作痛了：眞的要把這一我們爲之出生於世的生活的幸福和寧靜送給法西斯蒂嗎？不，我們預先告訴敵人；他帶着死神走進我們的和平的，開花結果的土地，但是他要因爲我們的手而麻痺的，像獸屍一樣地爛掉的。我們的土地適於五穀，也適於墳墓。在戰士身上現在祇有一顆堅實的，憎恨的心，準備爲了同家屬的分離，爲了有豐收的土地——留在這裏孤苦伶仃而沒有强壯的工作人手的土地——去作戰的心；但即使是心也是武器，當它被那對祖國的，養育人的土地的崇高的愛所激勵，當它被憎恨所推動的時候，它就是勝利的先決條件。

我同水手沙文拋下了我們暫時的家，動身往西方去。他有到故鄉去休息的一個月假期，我呢——有差遣。我們抵達里亞士斯克(Рязск)，從那邊到都拉(Тула)，再由都拉來到庫爾斯克州的州界。

『我們怎麼穿過戰綫：靠上帝嗎？』我問沙文，我同他這時正在那長滿着高大的豐年的穀麥的單調田陌上走。

但是，我們到敵人那裏去的路綫並沒有使沙文苦惱。

『爲什麼——「靠上帝」？』他說。『我們是在俄羅斯走路，這裏和那邊都是俄羅斯，我們是俄羅斯人，——我們就這樣穿過去，我們在自己家裏還怕什麼？有的地方我們想點計策，有的地方我們躲藏起來，有的地方我們用點力氣，有的地方同敵人打打，這樣我們的村子就近了。』

傍晚的時候，我們到了我們部隊的戰鬥警衛崗位。沙文到部隊的參謀部去解釋他旅行的意義，——他從自己的指揮部裏領有爲這件事情用的證明文件。我等了他好久，後來他從參謀部出來了，臉色很爲激動。部隊指揮員向他建議：把整個任務交給他的最有經驗的偵察兵，而沙文

和他的旅伴，那就是說，我，他却請求在原地方等待偵察兵的回來。沙文當然拒絕了：爲了事情的成功，他自己去比較合理些。

夜裏，我們前進了，向着有我們的敵人的暗中走去。我們起先有兩個紅軍戰鬥員陪送，後來我們就單獨照着戰鬥員指示給我們的方向走去。

我們小心地在葛籟無聲中走了一整夜。我們沒有聽到一點音響，一發槍聲。在黎明時我們看見了遠處村子的農舍，我們到一個茂密的蒼鬱的大麥叢裏去睡覺，對於那掩蔽起我們，使我們能安心的大麥覺得很高興。

傍晚時，我們繞過一個順路的村子，再朝前走去。夜間我們在路上碰到了一個陌生的曖昧的人。他獨自走着，我們則藏在麥叢裏，注視着他，直到他走進黑暗時爲止。根據步態來看，這是一個農民；他向莫斯科那一方面走去，也許，想碰到紅軍，以便留在紅軍裏做一個戰鬥員，也許，是爲了到自己人民的政權下面逃避死神。我目送了那消失掉的人，開始愁慕那孤身的農民所拖步走向的那一方。

我們再走了兩夜。我們吃的是沙文帶着的餅乾，菜園裏的葱和菜葉。沙文拚命多吃菜蔬，我也在這一吃的工作上幫助他；我們認爲，如果德國人愈少拿到菜蔬，那就愈好，所以我們的大吃也具有崇高的原因。

『由於對祖國的愛——剝皮！』沙文命令我。

這些菜園都沒有開墾過，它們上面長着菠里羊草，那些長出來的蔬菜不是野生的便還是去年生的，已經變成粗硬的老菜了。顯然，農民的心對土地已經冷漠了，不然就是在活人中已經完全沒有主人了。

有一次例行的宿夜，我們是睡在一個灌木林子裏，離開那曾經是很熱鬧的通衢大道不遠。白天，我由於中午的陽光而醒來，望了望空空的俄羅斯的田野，仍是這樣普通的和親愛的，但在這裏對我們却變成了異國的田野。沙文在我的身旁打着鼾，一只恩歇足在他臉上的蝴蝶嚇得紙好飛開。

遠遠的在路上有陌生的人走來。他們走得很慢，我等待他們在近一些的地方出現等了好久。他們從莫斯科那一面來。顯然，他們還得走很遠很遠的路，他們毫不性急。

在前面走的是一個持着自動槍的德國兵；灰色的塵埃，我們的土地

的沙灰，覆沒了外國人的衣服。在他後面拖着步的是一羣年青的農婦，其中一個是十五歲左右的小姑娘；我把她們計算一下，總共是十四個人。在她們的後面，另一個德國兵邊走邊催促着這班女俘虜。但是女俘們不願快走。她們常常回頭盼顧那些耀着陽光的地方，常常俯下身子去結縛鞋子，互相重新按放裝着麵包的背囊，有一個姑娘從路上走到一旁，摘了一朵花不曉得還是一根草，但是背後的德國人就厲聲地向她咕嚕起來。

她們負着背囊，握着手杖走，頭上覆着暗色的頭巾，——她們是在走向遼遠的，一去不復還的流浪。年青的，心地溫柔的她們傴僂着身子，像老年人那樣的拖着腿，因爲她們是被帶　永遠的分離，她們悲痛得像死人那樣的沉默。我小時見過，龍鍾的默默的老太婆就是這樣從西伯利亞走到基輔去祈禱的。

我喊醒了沙文。

『你瞧，』我對他說。

他望了望行列。

『她們是被趕去做奴隸的，』他說。『她們要被帶到德國的後方去……』

我們躲着觀望。一個身材高大的婦人突然屈膝蹲下，撲到地上。德國兵走到她的跟前，連頭巾抓住她的頭髮，提起來叫她走。但是婦人又賴了回去。她的痛苦和她心中對熟習的土地——她是從這裏被帶走的——的愛顯然比死亡的恐怖要强。她把臉撲到泥土上，用那在她祖國的廣大空間上所培養成的柔和的胸音嚎哭起來。我們傾聽着她的聲音，聲音中沒有字眼，但却有使人心碎的長久的，永留的哀痛。她的聲音響得這樣純潔和使人感動，以致其中聽不到絲毫肉體的努力，彷彿這祇是她的歌唱着的靈魂在震響一般。我們忘記了自己，對那被驅向死亡的勞役的女俘的這支歌聽得出神了。

德國兵再度試踢了一下這麻痺的婦人，想逼她起來走，但是女俘却驀地止住嚎哭，自己迎着他站起身來。她先整了整肩後的背囊，接着甩開身上士兵的手，朝回去的方向走去。現在我們又看見她的身材很高大，而她對面的兵士，却小而弱。

女俘已經離開了她的女伴們，但是她們仍目送着她，她鎮靜地走去，宛似覺得這是她的自由權利一般。那時德國人就把自動槍的木柄靠向自己，朝婦人開了好幾槍。女俘離開她的敵人還很近，而且他是擊中她的，但是她並不回頭，仍繼續走回家去。德國人再開槍，但是婦人仍不死，仍像以前那樣毫不在意地走着。被弄得困惱的兵士追上她幾步，在一個便於射擊的地方停下來，跪下了一膝。但是他已經來不及打死他的女俘。在我的身旁發出了兩下槍聲，德國人順從地撲倒在路上，永遠安靜了下來。在前面的另一個德國人急忙把自動槍舉到了戰鬥的位置，但是沙文新的三顆子彈却在他發現目標以前結果了他。這個兵士直挺挺的倒在地上，路上細碎的沙塵在無風中騰起在他的屍體上。但是那個按照自己心的意志走回家去的高大的婦人現在也躺在路旁的草上。

沙文仍執着自己的手槍，他是把它的槍口擱在兩根長成柵欄狀的樹枝中間的；他再要打殺幾個敵人，但是瞥時他們却再也沒有。被俘的婦人們立即從路上消失了；她們奔過田野，向着路彼方的遠遠的林子，急急去治療自己的思鄉病和思自由病去了。

我們朝着自己的方向沿灌木林子走去，不久便在一個峽谷谷底草叢裏躺下睡覺了。

我們在傍晚的時候醒來，但是天還沒有暗。峽谷上飄浮着從火燒的老屋那邊來的辛辣的煙霧。

『那邊是什麼？』我對沙文說。『大概，是一個村子在火燒……』

『那邊是什麼嗎？』沙文憂鬱地說道。『通常總是這種事情：德國人在刑殺我們的人民。我們到那邊去！且慢……』

他在自己的袋裏找出了一張小紙，用鉛筆在上面寫了我們要去的村子的名稱和他叔叔的名字；他要我獨自一人也能找到那藏着不變的，撲毀不掉的裝甲的祕密的屋子；他懂得他可能死在敵人的手裏，他囑託我去救出他的寶貴的財產，這財產，他深信是能保護我們的人民和幫助他們的勝利的。

我們來到了峽谷的邊上。離開我們不遠，在上面的土地上，靜靜地燒完着木頭房子；火焰已經熄滅了，最後的火星在騰向天空。迎着我們走來了一個雙手捧着一只用棉被裹着的重包的婦人。我們止住了她。

『你上那裏去？』沙文問她。

『現在我去葬人，等一會我自己再到這裏來死，』婦人一面說，一面有禮貌地對我們微笑了一下。樣子上這婦人已經是一個老太婆，可是也許，她是未老先衰的。

『誰在那邊村子裏？』沙文指了指火燒的地方。

婦人並不回答。她捧着自己的包裹坐到了地上，翻轉了被邊。

從被頭下面發着白色，並且幾乎是閃着光的是一張周圍長着黃毛的嬰孩的臉孔。我們轉身向着這個如此奇怪的閃着光的嬰孩臉孔，看見他的眼睛也在望着我們，但是他的目光是冷漠的；他已死了，他的臉由於失血的嫩皮而耀着光。婦人對我們擺了擺手，叫我們退開。我們依從了她。

婦人搖了搖嬰孩。

『馬上，馬上，』她對他說，『馬上我把你葬在小谷裏，用牛蒡花蓋着你，過後我替你帶來你的兄弟和姊妹，過後我自己也來，同你們一起躺着，給你們講童話，一只新的童話：

有過很多的人，
後來大家都死了。
虫蛆出生了，
人變成了虫蛆，
虫蛆也死了，
留下了一塊泥。
泥上有一層皮，
皮上有一根草。
在這根濺着露珠的草上
我們的心在呼吸，
我們的心在痛哭
死掉的孩子。
一切過去的都過去了。
祇有一顆心
永活在世上，
它不能死，

因爲它在哭，
哭着等着，
記着死者，
死者復活了，
眠者甦醒了，
那時，過去的
心都忘却了，
它要愛你們
在永不分離的生活中。

接着婦人用被角遮住了嬰孩的臉孔，朝我們這面笑了笑，就抱着他到峽谷的深處去了，但是她的微笑是這樣的可憐，以致她祇顯現出她生活中的耐住的悲痛。我們等着她。她帶着空被頭回來，隨即回轉了村子。我們跟着她走。她回過頭來朝我們一望，突然唱起了一支快樂的女人的歌。

『你怎麼？』沙文問她。

『我醉了，』婦人高興地說。

『這裏還有誰給你喝伏德加？德國人嗎？』沙文奇怪起來。

『除了他們，還有誰！』婦人回答。『我把小孩子從託兒所裏拖出來葬掉，他們是在那邊給火爐裏的炭酸氣悶死的……』

『誰把他們悶死？』沙文鎮靜地問。

『他們，』婦人說，『他們把所有的農夫和農婦都趕走，祇留下了極小的一部份，即使那幾個他們也要打；村子每夜有火燒，他們自己放的火，可是却對我們生氣，叫我們受刑。』

沙文抓住了婦人的手。

『現在德國人在那裏？祇是你別說謊！你喝得很多嗎？』

『不多，』農婦說。『他們答應以後再請，冷靜，他們說，也要給的。現在他們在學校裏，諾，就在那個邊邊上。那邊有一所石頭的屋子，託兒所也在那邊，可是現在孩子們都被悶死了，他們身上發出氣味，德國人不喜歡我們的氣味，所以我把孩子搬出去埋葬。我親自哭他們，親自送他們的終，——誰來哀哭他們呢？祇有我一個女人留在村子裏，

現在我是大家的母親了，還有兩個老太婆快要死了，躺着，德國人把剩下的四個農夫留着做粗雜的工作，如果不打死的話：昨天我們還有六個活人，可是他們又打死了兩個。』

農婦離開我們去了。天色朦朧和昏暗起來；大火早已熄滅。我們躺在這一被焚燬的，被破壞的，闃無一人的村子的郊外草地上，那由於酒醉而興冲冲的，同時由於命運而覺得悲哀的農婦就是到這村子裏去的。不久她又出現了，抱着一個裹着被頭的小小的死人走過我們到峽谷去。過了一會她回來了。我們望着她的夜間在草地上奔波的暗色身體，等她再度走過我們。她又帶着照例的被包來了，又消失在峽谷的黑闇中。後來她又回來，又到村子裏去抱死孩子。我們注視着她的工作，默默地忍耐着我們的哀痛。但是可以忍耐這種哀痛幾多，我們的犧牲是不是爲了忍住我們的哀痛，寬恕我們的磨折者？這種忍耐是不是祇意味着我們對自己身體的愛惜，祇意味着我們想用任何工具來生活的願望，而忘却殉難者和敬愛者，寬恕兇手，克制自己反抗敵人的靈魂，祇要我們可以用半個心呼吸，可以吃給它的東西，祇要我們能得到即使在永久苦痛中生活的允准？於是我暗想：我多麼的想見一個祇憑從他理性和心靈的瞬刻決定，不服從困人的生活絆索的人！生活——它在何處比較異奮，比較甜蜜，怎樣才不會處在這種心的瞬刻運動中，處在這種心的決定的實行中？……

農婦照例帶着她的包裹到了峽谷，瞧，已經又回來了。沙文站起身來，把手放到了腰上——那裏他藏着一柄短而鋒利的雙刃刀，跟着女人走去。

『你在這裏等我，』他悄聲對我說。『我馬上就回來。』

『可是裝甲呢？』我問。『，可能給他們打死，應該先到你的村子去，我一個人會迷路的。』

『你找得到的，』沙文急促呼吸着回答道。『我不會給他們打死的，因爲我要打死他們！……』

我剩下了獨自一個。到處是漆黑的夜色，村中是一片寂靜。我等着沙文，覺得很高興，因爲他有那一我所永遠喜愛，我所各處期待的人心。

村中發出了一響槍聲，但很空洞和胆怯。我再也不能留着無動於中

，因爲我也是人，我奔進沙文向着那裏走去的黑暗中。我尋學校尋了好久，這是一所石砌的房子；裏面躺着我們的死孩子，現在却有德國人在那邊。我在菜園裏，在火燒後殘留下的農家火爐中間徘徊着；後來我奔到了一所空地。那邊有一個單身的人在走向什麼地方去，我馬上就撲向他，但是，在感覺到無保護的軟軟的身體後，我祇阻住了這一生物。它是一個啼哭着的女人，從聲音上我認出就是那個把死孩子拖到峽谷去的農婦。

她領我走，我就走了。

『你別怕，現在沒有他們了，』她說。

『你爲什麼哭？』我問婦人。

『他把他們所有的都打死了……他用小刀戳他們，先是一個站崗的，後來是其餘已經躺在屋子裏休息的人，』婦人說。『他一下子把他們幹掉，他連想都不給他們想，七個人——都躺着……』

『那麼你哭什麼？』

『他自己也躺下了，要死了……一個敵人沒有馬上死掉，他後來向他開了一槍，透穿了他的胸膛……我跑去喊那個助產婆，可是她也在沒有人守護中死了。』

在學校的進口處旁邊仰躺着一個死哨兵。農婦抓住他的脚，把他拖開這裏。屋裏亮着一盞『蝙蝠』燈，模糊地照着死者。他們中間有兩個躺在童床上，德國人爲了睡覺，已經用矮凳把它們接長起來。其餘的床都是空的，四個死人橫在地板上——他們，大概，曾企圖打倒沙文：一個德國人穿着黑外套，其餘以都穿着襯衣，照家常的那樣在夜裏脫掉衣服的。

沙文躺在角子上，單獨地，遠離那些被他置於死地的敵人。我彎身向他的臉孔，把一只孩童用的枕頭墊在他的頭下。

『你覺得不好嗎？』我問他。

『爲什麼不好？很正常，』沙文艱難地喘着氣說。『我死得值得。』

『你痛嗎？』

『不。活着痛，可是我要死了，』沙文喃喃道。

『你怎麼一個人打倒了他們大夥？』我一面問，一面替他在頸彩領

上解開鈕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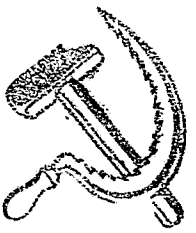
沙文難受起來了，但是他仍回答我的話：

『問題不在於力氣——是在於決心和愛，堅實的，像惡毒一樣…』

他開始昏迷不省了；後來他喃喃了一聲自己的名字，也許，他記起了從前母親是這樣叫他的，接着，失去了對於生命的記憶，闔上了眼睛長逝了。

我吻了吻他，我永別了他去履行他的關於不可摧毀的裝甲的囑託。但是那保護俄羅斯超脫死亡，維持俄羅斯人民不死的最牢固的財物却永留在這個人的停止跳躍的心裏。

（嚴　洪譯）



葉密良諾娃
（Н. Емельянова）

『乾釘子』

（"СУХИЕ ГВОЗДИ"）

他坐在一間寬大的，正方的病房裏，在一張上面放着包紮材料和器械的小桌子前面，他穿一件揉皺的，上部破碎的襯衫，高大而闊肩，侷促不安地望着我們。他的强有力的胸膛，包紮着一塊條子洋布，很像勞貢㊀的胸膛。在頸上，闊闊的亞麻色的鬚子下面，凝結着血。眼睛是灰色的，聰明的，注意的。

『小事情……稍微擦着了一點……』他用拖長的，深沉的聲音說，這時看護正試着解開他的緋紅色的布片，可是無法對付那緊拉過的結，於是就用剪刀剪斷它，但在預備取去的時候，却看見了一縷在他潔白的，健康的皮上流過的鮮紅的血，她便用手撳了撳繃帶。

『別怕，』他說：『拉吧。我已經把它，那傷口，塞住了。』

醫師走上前來，告訴外科看護，說他需要幾塊大的紗布，接着，並不用洗得很乾淨的，消毒過的雙手觸碰那骯髒的布片，祇向看護示意可以除去它……看護取去了繃帶……血縷慢慢地從那用一塊布屑像塞子般塞住的傷口上流了出來。

『肺給洞穿了，』醫師說，他是一個瘦小而年青的人，但是在這個肌肉發達的身體面前 我們却突然覺得他並不十分年青了。『受傷之後，呼吸很困難吧？』

『很困難，』傷者同意，『簡直透不過氣。』

㊀ 勞貢——希臘神話中的勇士。

『可是您却說是小事。

『否則又怎樣？瞧，我發生了的事情都好好的過去了。』他把右腰上的灰色粗布褲子再推得低一些，給我們看一條很像淡紅的凸出來的鐮刀般的大傷痕。

『這是什麼？』醫師問。

『我接受德國市議會議長的職位，』傷者笑了笑，『這裏在斯摩倫斯克（Смоленск）州，他們叫我做市議會議長……』

『那麼怎樣？』

『可是我沒有做成！……』他微笑了，大家看見他是一個樂天的人……

『那麼您是斯摩倫斯克人嗎？』看護問。

『是斯摩倫斯克人……』但是這時醫師已把注意移到那凝結在頸上的血，用小鉗子觸了觸，看見了一條由擦過的彈片所造成的深溝。他致力於研究傷口，談話中止了，祇聽到碘酒滲進傷口時傷者的呻吟聲。

『活肉是怕碘酒的，』他說。

他得施手術；取出彈片，拉一拉那在進入傷口的空氣的壓力下收縮起來的肺緣。施過手術之後，把他移到預先指定給那些並不需要立時撤退的傷兵用的我們的農舍裏。在他的病狀表上醫師細細地寫着：他的左肺施過『開口的肺氣病』的手術，右面鎖骨下的頸部的表面傷已加包紮。上面，在塡着姓名的地方寫着：柯洛勃柯夫（Коробков），斯吉邦·伊格那奇葉維奇（Степан Игнатьевич），五十八歲，俄羅斯人，斯摩倫斯克州生，集體農民，非黨員。

晚上他的眼睛狂熱地閃着光，臉緋紅起來。體溫很高。他不要，或者是不能，躺着。他一直在床上抬起身子，垂下了那變對他的身材說來是不大的腿，把手放在膝蓋上坐着。他的手和他的闊闊的臉孔都似乎比身體黑和老，上面都突出着脈管。

『沒有躺的習慣，』他說：『我有生以來就不曾病過。否則，一躺下去就爬不起來了……』

『但是您在接受市議會議長的職位之後，不是也躺過的嗎？』

『稍微躺了一會，』他又同意了，『可是已經躺些兒爬不起了。』

這件事情，似乎，使他信服了。他躺到床上，安靜下來，這樣的安靜，以致我們都可憐起他來了。但是他應該躺着啊，看見了他眼睛上露出要請求什麼東西之後，我暗想：我反正不會准許他起來的。

『好看護，我這樣不會好的……請給我半小杯燒酒吧……』

『您怎麼，難道這可以的嗎！』

『可以的！我起誓，是可以的。你想一想！藥物對我是毫無幫助的。』

我覺得，也許，眞的是可以的，他的聲音是這樣的堅信。

『瞧，醫師給您開的是葡萄酒。這可以的。』

他悲傷地揮了揮手。

『這些葡萄酒我是看不起的。好，這是您的事情。』顯然，他已經開始相信這裏眞的不是他的事情，他不得不服從了。

『明天早晨就走！』他這樣自許，接着就昏迷不省人事了。

他通夜不安，說着囈語。到早晨，體溫開始下降，由業餘理髮匠剪軋過的濃密頭髮下面的前額變得濕潤而陰涼了。闊而大的鼻子的兩翼上出現了汗珠。當透過糊着水氣的冷玻璃望得見那些長着檸檬黃的透明葉子的不動地打着瞌睡的樹木時，他張開了眼睛，掃視了一下農舍和睡在長凳上的看護員，說道：『我怎麼會落到這裏來的！』

『他落到這裏來』是非常的簡單。離飛機場不遠，近村子的地方進行着打麥的工作：一架德國飛機丟下幾顆炸彈走了。所不懂的是——它是探索飛機場呢，還是離開那有高射砲火迎着它的城市的時候隨意丟下炸彈？斯吉邦·伊格那奇葉維奇用一塊布片塞住傷口，女人中的一個用她的胸巾把它包紮起來。他沒有預備回家，還繼續領導突擊隊的工作半小時，直到他『昏過去』爲止。那時飛機場的包紮站上就奔來了一個氣息喘喘的少年，還派一輛坐着看護員的汽車來接他。

『不打中別人，祇打中我，』他自滿地說：『照星，自然，是很清楚的。』似乎，他以爲德國人是專門向他投彈的。我對他說起這件事情。

『也完全可能的，』他回答：『我使他們遭受損失……當然，這我是說着玩的，但是僅僅爲了市議會議長我就給過他們……』

門外傳來了急促的脚步聲。門開了，一個穿着棉馬甲的四十歲光景的婦人跨進了農舍。看見了對農舍說來是不習慣的東西：穿白衣的女人，覆着檯布的小桌子，躺在床上的傷者，她止住了步，用惶惑的聲音問道：

『我的當家的在你們這裏嗎？』雖然她已親眼看見他在這裏。

過了幾分鐘，脫下了棉馬甲之後，她已經幫助看護員燒茶，在丈夫跟前走動，詢問我們他的傷勢怎樣，講述在打麥完了之後她怎樣的在家裏把一切都按排好，到早晨就跑來打聽。

『我們是從奧廖爾（Ope.π）州撤退來的，暫時我們在這裏工作，』她說，『他把我，女兒和孫子先打發走，自己呢，說：「我會搭最後一列火車走的。」他，我的丈夫，是一個怪漢子。他說：「鑑長是最後一個從指揮台上退走的。」他就等到最後一個。牲口趕走了，人們有的騎馬，有的步行走了，他呢，你瞧，却留下來點燒草堆上的稻草。我們的火車一開動，車站上已經開始把車廂趕去同另一節火車頭聯結起來，可是這時德國的飛機，像最近一次一樣，把炸彈投向車站，炸毀了車軌。列車不能開了。車站上都是小孩子和女人。我的那個，——瞧，他是這樣的一個人！』她高傲地朝丈夫那面指了指。他躺着，現在頭髮和鬚子都已梳過，雙手伸在灰色的紅軍被頭上面，寬宏大量地，略帶一些輕蔑地望着她。『唔；他拉着小孩子，幫助着做娘的人們，一會兒這邊一會兒那邊……夜裏也可以同人家一起走了，可是他仍舊回去。這就……』

『這就什麼，空談是沒有用的，得去做啊！』斯吉邦。伊格奇葉維奇厲聲說：『你來望過了就好走了。你去說，——突擊隊長自己明天就要來的。』

我出去送這婦人走，以便告訴她：突擊隊長無論是明天或是後天都不會來的，起碼要過一個星期，醫師才肯放他回家。

『天哪，難道我不明白嗎！』那婦人說。『你同他去談談看！祇要不違背他，你什麼事情都可以叫他做。』灰色的發黯的眼睛詭詐地，年青地閃動了一下。『他是一頭蠻牛，可是人家有法子叫蠻牛車水的啊……他出過什麼事情，人家用刀子割破了他的肚子……可是他仍舊打殺

了兩個德國人然後再走……』

怎麼可以帶着這樣的傷走，難以瞭解。我決定設法到村子去向那婦人打聽打聽。但是斯吉邦·伊格那奇葉維奇自己把這告訴我了。

『……我在他那裏做夥計。是一家舖子，你要的東西都有。粗麥粉，糖，鹽，肥皂，釘子，皮……項圈，馬勒，——需要的一切；有整套的東西。大家叫他「馬爾蓋爾——乾釘子。」唔——這綽號就像貼在他身上一樣：他那裏沒有不可以少秤不可以少量的東西。人家對他說：「馬爾蓋爾·那薩樓奇（Маркел Назарыч），你給我秤的麵粉斤兩不足啊。不到半磅」。「這，」他說：「粉乾了」……「好，」人家說：「麵粉乾了，倒還說得通，可是釘子難道也會乾的嗎？」所以人家就給他起個綽號「馬爾蓋爾——乾釘子。」他本人的樣子也像一枚彎曲的釘子，——一個不死的卡希切伊（Кащей）㊀……

『我，自然，做事都迎合老闆的意旨：「你不可以這樣的狂放，斯吉邦！你瞧，我是怎樣秤的，懂嗎！」我，自然，從小就是一個懂事的人。他很得意。老闆秤得份量不足，我也模倣。「好，」他說：「你會有好處的。你將來會成爲一個商人。我會同你合夥」……有一次我在村子裏走，聽見人家說我的老闆：「馬爾蓋爾——乾釘子。」我想，他們說得很對……

『這個時候我愛上了一個姑娘。近來我是老了，可是以前我簡直就是一個葉魯斯蘭·拉薩列維奇（Еруслан Лазаревич）㊁。我開始追求她。她像蛋兒又漂亮，又會做事，跳舞，笑——全都很美。我們那邊有一個小地主，——她就在他的牲畜棚裏做事。這樣的眼睛我一生中沒有再看見過：她望着，眼睛會使人家覺得溫暖。我想，怎樣去討得她的歡喜呢？我——是個熊一樣的笨人。看來，我得學會跳舞。我開始留心，城裏的夥計怎樣跳舞：跳得眞好，我不能適應。在城裏，在羅斯拉夫爾（Рославль），我有一個表兄，也是做夥計的。「你，」他說：「瞧，這樣學：你要學波爾卡舞嗎？你重複的說：一，二……一，二；懂嗎？」這眞不錯：你一唱，脚自然動起來了。如果是華爾滋舞，那麼：一

㊀ 不死的卡希切伊——俄羅斯童話中的一個愛錢如命，兇狠不死的老頭子。

㊁ 葉魯斯蘭·拉薩列維奇——俄羅斯古代傳說中的英雄。

，二，三！確實的，這樣你就會轉起來，什麼音樂都不要。你聽，有分別的嗎？』斯吉邦·伊格那奇葉維奇喃喃哼起來：『一，二，三！』

『我學會了！我穿得乾乾淨淨的，可是她望都不望。這是怎麼會事？有一次晚上我向她解釋：「我不是說笑，我要結婚，我要一個老婆」。她祇是笑。「別笑，」我說，「別驕傲。你很好，我也不比你差啊。走近來細看一下吧」。「我已經細細看過了，」她說，「小蘋果上有一點虫蛀」。「眞的嗎？可是你仍舊肯嫁給我嗎？」「不，不嫁。你有一個很不好的混名」。「什麼混名？」我問，「我又不是讓人家亂叫亂喊的狗……」「馬爾蓋爾——乾釘子。人家把你也像叫老闆那樣叫的。」她逃了。這對我好像是晴天霹靂……

『你以爲我馬上就明白這樁事情嗎？那個，沒有馬上就懂得。有一年多我更變本加厲，從人家那裏替老闆搜刮淑洛特尼克（Золотник）㊀：以前都是用磅和淑洛特尼克的。我獸性化了。人家已經當面叫我「乾釘子」了。我心裏出現了一種憎恨，我還是吊死的好——良心有愧的啊。可是馬爾蓋爾却在城裏大加稱讚，說夥計很好：他什麼事情都交託我，他很信託我。那個時候他替自己造了一所兩層樓的鐵屋頂的房子。

『有一次瑪麗奴希卡（Марийушка）㊁彎到店裏來買糖——砂糖。我秤着，她呢，似乎覺得難爲情地，望着一邊。「您瞧，」我說，「準確的！」她瞅了我一眼……我走出了櫃台，到了她的跟前，說：「如果境況不佳，你不後悔嗎？我會丟了一切娶你的」……她懼怕起來。「你怎麼啦，斯吉邦！我嫁人了一個月了。這是丈夫差我來買糖」……「那麼，」我說，「您的生活甜蜜嗎？可是我怎麼好呢？」』斯吉邦·伊洛那奇葉維奇沉默了半晌，回憶着。

『在那一天我打了馬爾蓋爾，彷彿我自己做了傻子是他有罪似的。這時我做了很多惡作劇的事情。後來我的生活經過了無數的波折，我也參加過對德戰爭，當我回來的時候，人家還記得那混名。「乾釘子」，他們說，「回來了。」可是從不死的卡希切伊身上也找到了鴨子，鴨子身上有一個蛋，蛋裏頭就是卡希切伊的死㊂！唔，這時我不撒謊了。

㊀ 淑洛特尼克——舊俄重量單位，等於九十六分之一磅。

㊁ 瑪麗奴希卡——即斯吉邦所愛的姑娘。

我開始把自己表現在工作裏頭——事業以全速力進行着。我結了婚——有了孩子。祇有一樁：我看見馬爾蓋爾的房子就刺眼，僅僅是這樁事情。我從戰場上回來，心裏想——燒掉它，就完事了！不，不能够。我們不是自己決定把它變作學校嗎……「好，」我想，「在你沒有消失以前，你就站着吧。」那個混名我已經不大聽見了，不大聽見了。我想不久人家就會忘掉的。雖說是偶然，可是也還有人說。「這——就讓乾釘子，——這個，請原諒，——就是斯吉邦·伊格那托夫，讓他去幹吧」…

『當德國人臨近村子的時候，我就打發自己的家人同我們的集體農民先走，我自己呢，去燒草堆：稻草很多。簡直手都提不起來，但是不得不……燒得一堆都不剩之後，我才操荒僻的路經過村子到車站去。

『我走到馬爾蓋爾的房子跟前，天已經昏暗了。「怎樣，」我想，「現在總可以燒了：用不着把這樣的房屋留給德國人的。你，該死的，不會站在地上了。」於是我跨進了院子。

『我望見屋子前面停着的車子並不是我們的，而是德國人的。難道有德國人嗎？是他們！一個他們的兵士從台階上走下來。「站住！」他喊了一聲，把槍轉向我。

『「唉嘿，」我想：「這個機會不能放過。」我走進院子，彷彿我是回家一樣，毫不怕他。他不開槍，祇望着我。槍仍舊向我瞄準。這個時候從屋子裏走出一個虛弱的，瘦削的人，像是軍官。那個士兵就向他報告。軍官對他說了一句什麼話。兵士走到我的面前，拍摸我的衣袋，搜查了一會——沒有找到什麼。軍官就用俄文對我說：「到這兒來。」

『我走進了屋子：坐着一個威嚴的，胖胖的德國人，官職似乎比那個瘦弱的要高。在凳子上……我的媽，竟坐着一個矮小的城裏人。「唉嘿！」我想：「你竟是這樣的人！賣國賊！」祖國對他這種卑鄙的小人算是什麼？

『那個德國長官一面盯着我，一面問那個城裏人，軍官做翻譯。

『「您以爲他怎麼樣？也許，他可以做市議會議長？」

『「我絕對保證，」他回答：「在這所屋子裏住過一個受人尊敬的商人，馬爾蓋爾。那薩洛維奇，這個人做過他的夥計。老闆把他當做左

㊀ 這幾句話係俄羅斯童話中的話，意即像卡希切伊那樣的人也終於要死掉的。

右手看待的。」

『「啊，你，」我想，「上帝什麼時候會饒恕我的罪？」我覺得，我心裏的憤恨沸騰起來了……

『「喂，你聽着，」軍官說，「你就在你們村子裏做市議會的議長。你要留心，要準確地執行德國司令部的命令，關於一切反抗的情形你得報告德國司令部，那就是說，報告我。」我聽見他對那個城裏人說：「他的樣子倒像是政府的代表。」你瞧，他們等我呈遞國書呢！好，我就給他們看看我的國書。我開始搗亂了。我已經不記得事情的經過怎樣了。我把兩個德國人都打倒了。等我神志略定，——發覺我竟握着手槍：就是說，我也用槍柄打過他們。他們放過槍，可是在混亂中都漏過去了。我站着，摸摸自己：一切都完好，祇有肩上受了傷。可是這時那個城裏人却從桌子下面用短劍劃破了我的肚子。

『應該走；可是我的事情很糟……我在窗子上頭看見一枚針，那邊還掛着鞋底綫。我就把我的傷口縫了起來，紮上一塊毛巾，走了。下石階的時候我祇得爬。我後來雖然站了起來；可是仍舊不能走。我望見——那個兵士已經在台階旁邊被打死，站着我們的農夫謝妙（Семен）。他的臉色甚至變得通白了：

『「我們走吧，」他說，「斯吉邦·伊格那奇葉維奇，你靠着我。可惜我祇滿足了最後一幕……」

『「你看見，」我說，「我怎樣把他們幹了的嗎？……」

『「看見的，」他回答，「稍微看見一點的。啊，我一生都忘不了：你怎樣給劃破了肚子。我以爲你死了。我沒有走進屋子，——我回頭望望，有沒有人趕來。開過槍的。沒有，暫時看不見人。」

『我和他好容易走到車站——火車已經預備開了。他和司機把我放進火車。燒房子沒有成功，可是我一看見德國人，我的心就爲他們停止跳動了……』

斯吉邦·伊格那奇葉維奇仰倒在枕上，滿意地說：

『以後就再也沒有人記起「乾釘子」了。』

（嚴　洪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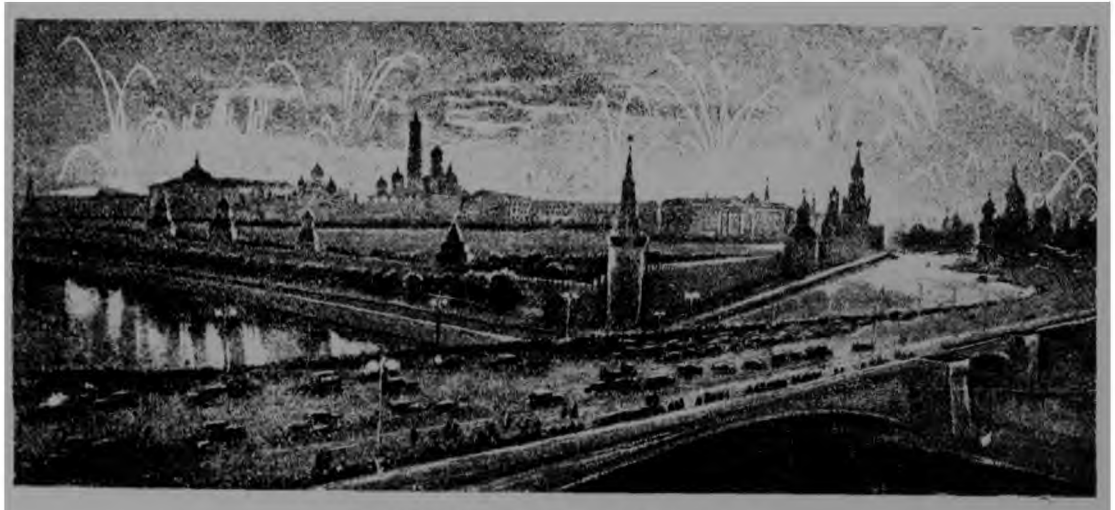
史季營斯基
(Радуле Стийэнский)

響吧，禮砲！

(ГРЕМИ ЖЕ, САЛЮТ!)

大家殘酷地和蛟龍作戰，
從西方，從北方，從東，從南
四處奮起的自由子民——
陽春的先鋒，擊潰敵人。

從莫斯科響到貝爾格勒，
藉禮砲帶去勝利的消息，
讓 Ста-лин 英名傳遍地上，
像暗中透出來的陽光。



蘇聯首都——莫斯科鳴放勝利禮砲

Победные салюты столицы Советского Союза — Москвы

古老高聳的克列姆城頭
昇起橙色的，藍色的烟火，
火花像彩帶似的紛飛，
砲聲搖動光影的泛浮。

俄土之上，Co-вет 人民頭上，
在蒼穹之下，輝煌着虹光，
大家頌揚 Ста-лин 的領導，
蒂托也聽勝利的禮砲。

狂歡啊，喀爾巴阡，巴爾幹！
東方來的風，把迷霧驅散，
讚美你，偉大的史大林！

（原詩爲塞爾維亞文，譯自俄文重譯）

索夫羅諾夫
（А. Софронов）

灰　燼

（ЗОЛА）

焦土上面鋪着白雪一層，
白雪下面還遺留着灰燼，
橫臥着一片荒涼的廢墟，
上面低低地徘徊着雪霧。

春天一到，小溪重新歌唱，
天空也輝煌着藍藍的光。
人們在那歡樂過的村莊，
也張開無神的黑眼眺望。

溶了雪的焦土變成田地，
這春土之上蓋着一層皮，——
像雪似的却是一片灰燼，——
是住屋的餘灰沒有燬盡。

人們回到自己家，——灰燼上，

那祖傳老家燒掉的地方。
無數襤褸法官來查罪行，
他們是荒山野谷的居民。

他們用土造自己的房子，
用碎石破磚殘瓦做骨子，
並不把彎着的腰直一直，
污黑的手掌裏做出了血。

他們沒有功夫接吻，遊玩，
難得走到火跟前去取暖，
他們爲了土地，爲了收割，
忙着撒去地上黑的灰屑。

那一片焦苦黑黑的灰燼，
裏面有過房子、呼吸、愛情；
晚霞的草原之風又吹過，
完了的一切又重新開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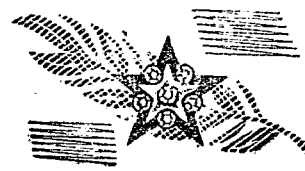
天還沒亮，他們已經起來，
天晚了還不從田裏離開，
後來他們就種下了小麥，
等它長大，——要耐心地等待。

荒原之上，田地之上長起

一片綠色麥桿，一望無際，
它用鮮血和灰燼做肥料，
長得如衆所望又大又高。

麥葉迎着朝霞，露珠晶瑩，
捕捉着浮雲落下的輕影……
就這樣焦土上面的灰燼
變成田裏麥穗上的黃　。

（玲　　譯）



特伐爾陀夫斯基
（А. Твардовский）

清　算

（РАСПЛАТА）

脚底下踹得響連天，
異國的玻璃瓦片，
我們家鄉，祖國界綫，
已經遠落在後面。

　　我們血統和你不同，
　　旗號是另外一種，
　　今天到你的土地上，
　　是和你清算舊賬。

烈火抓住你的房間，
你是第一次看見；
我們倒是看慣這股煙，
這煙迷過我們眼。

　　已經過了三個年頭，

沿着這條長路走：
從伏爾加河的上游，
下游和莫斯科河。

痛楚的記憶眞堅牢，
有增無減難忘掉，
它一路上跟着我們，
從死人傳給活人。

現在每一個把戰爭
領到你地方的人，
有兩份担子背在身，
也許還背着三份。

我們並不是爲了那——
到這裏安家住下，
我們不要你的地土，——
你的地土被咒詛！

我們不願意來這裏，
來這裏是不得已，
我們只是爲了要緊
和你把賬算算清。

我們此來驚擾你們，
是爲了復仇神聖，

我們的審判很嚴峻，
絲毫也不肯饒情。

你不用跟我們求情，——
我們耳聾像死人。
無數人無辜送了命，——
你去向他們懇請！

去懇求你燒死的人，
被你活埋的百姓，——
堆在他們身上的土，
是否有一些申訴？

去懇求那些你命令
他自己掘墓的人，
臨死把她衣服脫去
被你姦污的婦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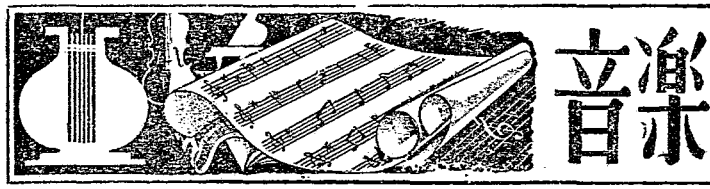
去懇求那個小姑娘，
她眼看着你的槍，
天眞爛漫地問一句：
「大叔，把襪子也脫去？」

去懇求把她的瘦軀
擱在壕邊的少女，
你去向她求情饒命，

我們可沒權開恩。

你無恥哀求的聲音
打不動我麻木心，
我們定把審判做到，
以後自會見分曉……

（苓　譯）



葛 洛 曼
（А. А. Громан）

李姆斯基-柯爾薩珂夫的創作之路

（ТВОРЧЕСКИЙ ПУТЬ РИМСКОГО-КОРСАКОВА）

和鮑羅亭（Бородин）一樣，李姆斯基-柯爾薩珂夫也是葛林卡（Глинка）的最近的後繼者。李姆斯基-柯爾薩珂夫的創作是在民間藝術的基礎上構成和發展起來的，他在其中找到了接近於他的樂觀主義世界觀的形象；民間藝術幫助李姆斯基-柯爾薩珂夫完成了一種音樂的語言。這種語言第一是以俄羅斯歌謠做他的泉源的，而且是爲範圍廣大的形形式式的聽衆所能接受的。

李姆斯基-柯爾薩珂夫是最偉大的歌劇藝術巨匠之一。他一面發揚

★ 本文根據蘇聯國家音樂出版局一九四〇年出版畢格里斯主編的『俄羅斯音樂史』（Проф. М. С. Пекелис: История русской музыки）第二卷第十章第一節所譯。該書爲莫斯科恰伊柯夫斯基國家音樂院蘇聯各民族音樂史講座的講義。

那以葛林卡的歌劇爲基礎的創作原理，一面創造那和藝術形象、和俄羅斯民間創作的——民間詩歌，民間謠曲的——風格的特點牢固地聯繫在一起的新歌劇樣式。

李姆斯基－柯爾薩珂夫是以標誌交響音樂宗師的地位進入俄羅斯藝術史的，他在他的管弦樂作品裏創造了卓越絕倫的大自然的音樂形象，風俗畫等等。在室內樂創作方面，李姆斯基－柯爾薩珂夫也是一個細膩的抒情詩人，他在羅曼斯曲的領域裏留下了許多充滿着『客觀的』詩情畫意和典雅優美的傑作。

李姆斯基－柯爾薩珂夫把緊張的作曲事業和巨大的教育工作結合在一起。在數十年之中，他曾經是最有朝氣的俄羅斯青年作曲家們擁集圍繞的中心。

李姆斯基－柯爾薩珂夫在音樂世界裏是德高望重的，他非但被看做是一個偉大的音樂家，而且是一個品格超特的人，是一個足爲後世做表率的藝術家，他對藝術抱着嚴肅的態度，堅韌而有組織地勞動，有紀律地工作，立場謹嚴，最後，而且他曾經在一九〇五年發生的有名的『音樂院事件』中表現出了大公無私的正義感。

尼古拉·安德萊裴維奇·李姆斯基－柯爾薩珂夫（Николай Андреевич Римский-Корсаков）以一八四四年三月六日生於諾夫戈洛特省一個叫做季赫文的小城市裏的退任省長 A.П. 李姆斯基－柯爾薩珂夫家中。照保存下來的材料看來，這位作曲家的父親在尼古拉一世（Николай I）時代的官吏之中是眼光比較自由的，因此他被逼告退（這是尼古拉一世本人的命令）。

這位未來的作曲家的音樂才能表現得很早。六歲他就開始在當地一個教師那裏學習彈鋼琴。到十一歲就第一次嘗試獨立作曲了。

一八五六年，這一個十五歲的孩子給送入彼得堡（Петербург）的海軍軍官學校。在海軍軍官學校裏的時候，音樂課業還是繼續着：每逢星期日，李姆斯基－柯爾薩珂夫在很平凡的鋼琴家鄔里赫（Улих）處上鋼琴課。這些功課在發展音樂的意義上並沒有使他得到多大的好處。倒是彼得堡的歌劇和交響音樂會的印象所起的作用却要大得多。一八五九年至一八六〇年，李姆斯基－柯爾薩珂夫第一次在舞台在看到『羅斯

李姆斯基·柯爾薩珂夫　　Н. А. Римский-Корсаков

朗』（"Руслан"），這和『伊凡·蘇薩寧』（"Иван Сусанин"）等都成爲他所愛好的歌劇。

一八五九年秋天起，李姆斯基－柯爾薩珂夫開始在卡尼勒（Ф.А. Канилле）處學習彈鋼琴的功課。卡尼勒是一個很好的教師，而且對於李姆斯基－柯爾薩珂夫特別重要的是他是一個眼界相當廣大的有教養的音樂家。卡尼勒又催醒了李姆斯基－柯爾薩珂夫對於作曲的興趣。在他領導之下寫了一首朔拿大曲的Allegro（急速調）章，幾首 Variation（變奏曲），一部交響曲的頭等等。不過卡尼勒甚至於沒有（顯然也不能）把作曲理論的基本概念授給他的學生。

在卡尼勒媒介之下，李姆斯基－柯爾薩珂夫結識了巴拉基列夫（Балакирев）及其集團。當時參加這集團的有居伊（Кюи），穆索爾格斯基（Мусоргский）和斯達索夫（Стасов），後來李姆斯基－柯爾薩珂夫和這一個集團的關係非常友好接近。他遵照巴拉基列夫的勸告，利用從前所作的草稿，着手作交響曲。在巴拉基列夫領導之下創作交響曲，這是李姆斯基－柯爾薩珂夫的第一期的作曲學校。不過這些課業祇有一種參考的性質，沒有能够給李姆斯基－柯爾薩珂夫以眞正的理論的準備。

敦促李姆斯基－柯爾薩珂夫嚴肅地從事音樂的巴拉基列夫曾經對他這位青年友人的總的發展上起過積極的作用。在他影響之下，李姆斯基－柯爾薩珂夫注意到了自己的修養問題。當時巴拉基列夫的進步的社會觀對於李姆斯基－柯爾薩珂夫的積蓄中的世界觀也起了影響。

一八六二年秋，李姆斯基－柯爾薩珂夫（這時已經畢業於海軍學校）沒有完成交響曲，就乘快艇『鑽石』號（"Алмаз"）出發作海外練習航行去了。

航海暫時減弱了李姆斯基－柯爾薩珂夫的創作慾，但是却在另外一方面對他起了好的影響：他記起巴拉基列夫關於必需做自我修養工作的勸告，他從事研究各種外國語。在『我的音樂生活史』（"Летопись моей музыкальной жизни"）這一部十九世紀下半世紀俄羅斯音樂史的珍貴文件和他的書簡中，他提到他入迷於白林斯基（Белинский）

---

① 都是俄羅斯作曲家葛林卡（一八〇四——一八五七）的作品。

和陀勃洛劉波夫（Добролюбов），認識了赤爾納雪夫斯基（Чернышевский）的文章和赫爾岑（Герцен）的雜誌『警鐘』（"Колокол"）。因此李姆斯基－柯爾薩珂夫的社會觀變得非常明顯和確定。他厭惡他同志中間有一個『欽佩卡特珂夫（Катков）、懷着階級的自大和激烈擁護農奴制的貴族』。軍經上的生活習俗——尤其是水手們受到的壓迫和拷打的惡俗，使這青年軍官引起了深深的憤懣。

海景在李姆斯基－柯爾薩珂夫的記憶中留下了鮮明印象。在那完全是以婉約的調子寫的『生活史』中，有幾頁描寫海的地方透露出了眞實的詩意。李姆斯基－柯爾薩珂夫作品中許許多多水的形象無疑地是青年時代航行的印象所吹集起來的。

一八六五年春，『鑽石』號快艇回返彼得堡。

由於巴拉基列夫的督促，李姆斯基－柯爾薩珂夫開始結束那一部交響曲的工作，這交響曲於一八六五年十二月中在巴拉基列夫指揮之下舉行第一次演奏。李姆斯基－柯爾薩珂夫的音樂的前程完全確定了，雖然他沒有立刻和軍官的制服分手。

差不多在完成那部交響曲同一個時候，李姆斯基－柯爾薩珂夫寫了他最初的幾部羅曼斯曲。一八六六年至一八六七年間，他製作一部以三個俄羅斯主題做基礎的序曲，一部以塞爾維亞主題做基礎的序曲。

一八六七年夏，李姆斯基－柯爾薩珂夫創作了交響畫『薩德珂』（"Садко"）。在這部作品中，李姆斯基－柯爾薩珂夫所有的特點已經找到了鮮明的表現：民間的題材（民間史詩），音樂語言對於民間歌謠和民間舞蹈的接近，表現於一忽兒安靜、一忽兒狂暴的海景中的音的描繪，對於神話形象的興趣。『薩德珂』的全部題材，這位作曲家曾經在三十年後用在同名的歌劇之中。

李姆斯基－柯爾薩珂夫的下一部作品是一八六八年完成的第二交響曲『安塔兒』（"Антар"）。像在『薩德珂』中一樣，『安塔兒』裏的特色也是標題性，神話的構思，愛用音的描繪的傾向。同時，『安塔兒』中也表現出比『薩德珂』更新的特色：尤其是東方的色調（特別是眞實的東方旋律的運用，這後來一再吸引着李姆斯基－柯爾薩珂夫；在『薩德珂』裏已經可以看出有着和新浪漫主義的關係——特別是在和聲的

語言中，——這種關係也表現於組曲的總的構思（脫離人羣的安塔兒的浪漫主義的形象）及其構造之中（一致的主題的線以及由這線所約制和後來通過該組曲各部份的樂旨）。

以幾部交響曲作品開始了他的創作事業之後，李姆斯基－柯爾薩珂夫不久從事另外一種音樂樣式——歌劇，這後來成爲他創作中的主要的樣式。李姆斯基－柯爾薩珂夫的第一部歌劇『普斯柯夫一女子』（"Псковитянка"）的題材是巴拉基列夫和穆索爾格斯基介紹給他的。『普斯柯夫一女子』在沙皇的檢查機關中遇到了很嚴重的阻礙。作者得到通知，說歌詞中要刪去一切對於普斯柯夫（Псков）地方的共和政體的暗示。當時成爲一大困難的是禁止把『帝室貴胄』（例如伊凡雷帝〔Грозный〕）搬上歌劇舞台。好容易才做到使這道禁令撤銷。

這歌劇很成功，尤其是在民主主義情緒非常熱烈的青年之間。『普斯柯夫一女子』是在穆索爾格斯基的『鮑里斯·郭杜諾夫』（"Борис Годунов"）的影響之下創作的，這種影響表現於歷史的題材中，表現於民衆的重要的地位中，最後也表現於那種佔優勢的宣敍調（recitative）風格中。在『普斯柯夫一女子』中已經露出那成爲李姆斯基－柯爾薩珂夫後來歌劇創作的典型的特色，——就是傾向於神話的形式（『關於皇后拉達的神話』〔"Сказка про царевну Ладу"〕）和音的描寫。

在完成『普斯柯夫一女子』以前不久，一八七一年夏，李姆斯基－柯爾薩珂夫的音樂生活中發生了一件重要的大事。查列姆巴（Зарембa）退職之後繼任的音樂院新院長阿長契夫斯基（Азанчевский）聘請李姆斯基－柯爾薩珂夫担任音樂院的教授。李姆斯基－柯爾薩珂夫要担任作曲實習班和器樂學班的功課，同時還要領導管弦樂班。李姆斯基－柯爾薩珂夫沒有立刻接受阿長契夫斯基的聘請：他感到自己還不够担當青年音樂家們的領導者。他以他所特有的鯁直的性格把這件事寫在『生活史』中㊀：

『我是「薩德珂」，「安塔爾」和「普斯柯夫一女子」的作者，也曾做過一些頗爲悅耳動聽的作品，爲觀衆和許多音樂家讚許過，我是票友，

㊀ 以下李姆斯基－柯爾薩珂夫的一切話，假使不註明引文來源的都是取自『生活史』。——原註。

我是什麼也不知道的……友人們的督促和自己的謬誤奏了凱歌……我年輕而過分自信 我的過分的自信心給鼓動了起來，我就進音樂院了。』

教育工作的實踐頗爲迅速地打開了李姆斯基－柯爾薩珂夫的眼睛，使他看到自己技術修養的不够充分。這位教授開始研究音樂理論。刺激李姆斯基－柯爾薩珂夫從事理論研究的不單是音樂院裏的教育工作。李姆斯基－柯爾薩珂夫作了『普斯柯夫一女子』之後，就處在創作停頓，甚至於創作危機的狀態之中。原因就是在於技術修養不够充分：『……和聲學和對位法的技術的欠缺，在作了「普斯柯夫一女子」之後不久，就使我的作曲的幻想停頓了。』

恰伊柯夫斯基（Чайковский）的讚許的意見和他介紹的計劃，幫助李姆斯基－柯爾薩珂夫正確地把他的理論課業組織起來；李姆斯基－柯爾薩珂夫以他平常所有的那種不屈不撓的精神開始工作，——這樣，在一年之中，他寫成了幾十部遁追曲（fuga）。

同時在這一個時候，李姆斯基－柯爾薩珂夫研究從前許多對位法音樂家和巴赫的作品，這些作品的意義他從前——在巴拉基列夫集團孕育的時期——是不會賞識的。在重整技術武裝的幾年中，李姆斯基－柯爾薩珂夫同時並且研究葛林卡的歌劇的樂譜。他循葛林卡的姊妹塞斯達柯娃（Л. И. Шестакова）之請，和巴拉基列夫與李亞陀夫（Лядов）一同準備出新版的『羅斯朗』和『伊凡－蘇薩寧』。研究葛林卡的樂譜，對於李姆斯基－柯爾薩珂夫是『在經過了對位法和謹嚴的風格的激變之後推動上現代音樂之路的良好的學習』。

俄羅斯歌曲的研究在李姆斯基－柯爾薩珂夫的創作的發展上所起的作用也不小：應俄羅斯民歌愛好家非里卜夫（Т. И. Филиппов）之請，他記錄了他所唱的幾十支歌曲，加上和聲，出了一本歌集『非里卜夫採集與李姆斯基－柯爾薩珂夫配和聲之民歌四十曲』『"40 народных песен, собранных Т. И. Филипповым и гармонизованных Н. А. Римским-Корсаковым"）。與此同時，李姆斯基－柯爾薩珂夫寫作了自己的歌集『俄羅斯民歌一百曲』（"100 русских народных песен"）。其中收入了普拉奇（Прач）和斯達聲維奇（Стахович）的各種舊集子裏的幾支歌和作曲家幼時在季赫文德到的許

歌，還有李姆斯基－柯爾薩珂夫自己和其他音樂家記錄下來的一些歌曲。

這時已經明顯地露出了李姆斯基－柯爾薩珂夫對於禮拜儀式的歌曲和娛樂的歌曲的愛好之深，這些歌曲引動着他，它們『是從異教時代得來的最古的作品，而且是保存得最完整的……』

所以完成『普斯柯一女子』之後所度過的五六年是李姆斯基－柯爾薩珂夫重整武裝和使創作力成熟起來的年份。自然，這一個時期直接創作的效果並不大。這一個時期寫的第三交響曲和幾部室內合唱曲並不是作曲家的大傑作。

七十年代的大事中，應該提起的是李姆斯基－柯爾薩珂夫和鋼琴名手布爾戈爾德（Н. Н. Пургольд）結婚的事（在一八七二年）。

一八七二年，李姆斯基－柯爾薩珂夫受聘担任海軍部各銅樂隊的監督之職，這使他在物質上得到了相當的保障。他『欣喜地丟掉了軍衛和軍官的制服』。和海軍部裏的工作聯繫在一起的銅樂器的精密的研究，幫助李姆斯基－柯爾薩珂夫改善他的管弦樂法的技術。

一八七四年末，李姆斯基－柯爾薩珂夫替代那暫時脫離音樂的巴拉基列夫而担任領導免費音樂學校。這學校是巴拉基列夫集團的產兒。免費學校裏的工作以及在該校演奏會中以指揮者的演出等等，使李姆斯基－柯爾薩珂夫得到了指揮合唱隊和管弦樂隊的實際經驗。一八八一年，李姆斯基－柯爾薩珂夫辭退免費學校的領導工作，這時領導該校的又是巴拉基列夫了。三年以後，他停止了海軍部裏的工作。

在作了幾部——像上面所說——在作曲家技術成長上起過作用的作品之後，李姆斯基－柯爾薩珂夫又創作了一部具有重大藝術力量的作品。這是一八七八年寫成的歌劇『五月之夜』（"Майская ночь"）。

戈果理的具有迷人的題材和濃郁的生活畫面的中篇小說自然而然的驅使作曲家走上俗生活的歌劇之路。創作了許多卓越的俗生活的插曲，栩栩如活的抒情的形象（甘那〔Ганна〕，瑯諾奇卡〔Панночка〕，非常重要的列夫珂〔Левко〕）和喜劇性的形象（微醉的卡列尼克〔Каленик〕，妄自尊大的愚蠢的戈洛伐〔Голова〕）之後，李姆斯基－柯爾薩珂夫澈底走上這條路了。同時，『五月之夜』裏的神話方面的

題材發展得相當廣，比戈果理小說裏的要發展得廣。像在『普斯柯夫一女子』一樣，『五月之夜』裏也含着民族性的音樂，而且李姆斯基－柯爾薩珂夫在有幾個插曲上添加了烏克蘭的色調（尤是是以眞實的烏克蘭旋律作爲第一幕中列夫珂的歌曲的基礎）。在許多生活的插曲中，卡列尼克酒醉一場中的富有活氣的幽默是很出色的，第三幕裏水中精靈的那幾場也很好，還有列夫珂的非常抒情的歌曲也不錯。

『五月之夜』裏顯出有向民間神話轉變的趨勢，而且很明顯的有禮拜儀式音樂和娛樂的插曲的傾向，『五月之夜』脫離了『普斯柯夫一女子』的歷史生活的題材，而有着一般性的溫柔的抒情性，——這一切已經完全是李姆斯基－柯爾薩珂夫的獨立的新風格了。這種風格在緊接着『五月之夜』之後寫的取材於奧斯特洛夫斯基（Островский）的同名的神話劇的歌劇『雪女』（"Снегурочка"）中獲得了最鮮明的表現。

李姆斯基－柯爾薩珂夫稱做是他的『第九交響曲』的『雪女』是他的創作原理的徹底的形象化。其中顯得特出的首先是民間的基礎。歌劇的題材以及雪女、列里亞（Леля）、貝倫代（Берендей）與其他人物的形象有着很深的民族性，這都是和俄羅斯民間傳說緊密地聯繫着的。

李姆斯基－柯爾薩珂夫對於古俄羅斯異教時代和詩意的古俄羅斯禮拜儀式的偏愛，在『雪女』裏完完全全表現出來了。李姆斯基－柯爾薩珂夫所特有的對於自然的愛好，在這裏人格化於神話人物身上的自然力量的汎神論的頌讚之中獲得了表現。『雪女』的抒情的音色，特別是雪女本身、古巴伐（Купава）、列里和貝倫代等等形象的抒情的音色，對於李姆斯基－柯爾薩珂夫顯得多麼典型。『雪女』中最後還描繪出了李姆斯基－柯爾薩珂夫的世界觀，諧和明朗的樂觀的世界觀。這也表現於音樂的全部音調和歌劇的構思之中（光明的自然力量的勝利）。這歌劇的音樂語言和民間歌曲創作的關係這樣緊密，常常竟難以分清那些用進歌劇的原來的民間歌曲和李姆斯基－柯爾薩珂夫自己的獨創的主題之間的界限。

李姆斯基－柯爾薩珂夫製作獨創的歌劇風格的第一個階級是以創作『雪女』完成的。

李姆斯基－柯爾薩珂夫是一個律己甚嚴的藝術家，他最少反復表現

自己的傾向。在『雪女』之後，他脫離歌劇樣式好幾年。八十年代的他的創作事業集中於交響音樂的領域。差不多在完成『雪女』的同一時期，他完成了『神話』（"Сказка"），後來又寫了一部俄羅斯題材的鋼琴協奏曲（一八八三年），一部提琴獨奏和管絃樂隊合奏的俄羅斯題材的幻想曲（一八八六年——一八八七年），『復活節序曲』（"Воскресная Увертюра"一八八八年）及其最好的交響曲作品——『西班牙幻想曲』（"Испанское каприччио" 一八八七年）和『雪赫拉查達』（"Шехеразада" 一八八八年）。此外，他並且還進行編輯穆索爾格斯基和鮑洛亭的作品及改作自己早期作品等方面的巨大工作。

在『神話』和『雪赫拉查達』裏，和在『薩德珂』和『安塔兒』裏一樣，李姆斯基－柯爾薩珂夫也是走着標題交響樂的路。在『神話』裏，他趨向於他所愛好的俄羅斯民間傳說。取作『神話』的『獻詞』的是普希金（Пушкин）『羅斯朗和劉德米臘』（"Руслан и Людмила"）中的引子——『曲浦邊長着綠蘚一棵』等等（雖然『神話』裏幻想的形象祇有一部分和普希金引子中的形象相吻合）。『神話』裏描寫那施了魔法的樹林和雅迦婆婆（Баба-Яга）、以鷄脚爲柱的農舍、水神以及俄羅斯神話中的其他的神祇等的『迷惑』的音樂，在它那柔和的抒情的音調方面是相近於同一時期寫的『雪女』的。『雪赫拉查達』和『神話』的不同之處是裝飾的華麗，這是和作爲樂曲的基礎的東方神話的色彩奇異是相適合的。『雪赫拉查達』的音樂中的東方色彩比了『安塔兒』裏表現得更透澈。

『復活節序曲』是依據東正教禮拜儀式而寫的。然而這決不是滲透着東正基督教的宗教情緒的作品。李姆斯基－柯爾薩珂夫所立下的課題，正像他所說，是傳達出『宗教傳說和異教方面』的復活節假日。不過差不多是舞曲的結尾部份，描繪的是『狂放的異教的娛樂』。所以這裏也表現出現李姆斯基－柯爾薩珂夫所特有的對古代異教禮拜儀式的興趣。

『西班牙幻想曲』是以幾首原屬西班牙的（主要是舞曲）做基礎的，作者把這曲子這樣描寫：『批評家和觀衆們的意見以爲這『幻想曲』是一部管絃樂編得很好的樂曲，這不對。『幻想曲』——這是出色的管

弦樂作品。音色的替換，成功地選擇適合於每一種樂器的音畫和肖像，以繡美小巧的尾聲裝飾（cadenza）供給各種樂器作 solo（獨奏）和用作加强節奏，這一切構成了作品的內容，而不是它的裝飾，就是說管弦樂。』

實在說，『西班牙幻想曲』是一首富有效果的管弦樂練習曲。這是李姆斯基－柯爾薩珂夫在色彩强烈的圓熟的管弦樂領域裏成就最高的頂點。這『幻想曲』和『雪姑娘查達』一同結束了李姆斯基－柯爾薩珂夫創作交響樂作品的階段。如果把那不大的曲子『杜皮奴許卡』（"Дубинушка"）不算，李姆斯基－柯爾薩珂夫以後就一直沒有寫過交響樂作品。

一八八三年，應受聘爲宮庭合唱團指揮的巴拉基列夫之請，李姆斯基－柯爾薩珂夫担任他的副手之職。（李姆斯基－柯爾薩珂夫在合唱團裏的工作繼續到一八九四年。）

八十年之初，發生了李姆斯基－柯爾薩珂夫和愛好音樂的木材工業富商貝里亞葉夫（М. П. Беляев）的接近。貝里亞葉夫家裏是經常有許多音樂家聚會的，其中大部分是李姆斯基－柯爾薩珂夫的學生，李姆斯基－柯爾薩珂夫成爲貝里亞葉夫集團的公認的領袖了。他參加貝里亞葉夫創立的音樂出版社的工作，該出版社出過幾個俄羅斯作曲家的新作品。一八八六年貝里亞葉夫組織了許多次『俄羅斯交響音樂會』，傳佈俄羅斯作曲家的作品。李姆斯基－柯爾薩珂夫曾經担任該會的基本的指揮。

一八八八年至一八八九年音樂季，名指揮穆克（Мук）領導的德國歌劇團在彼得堡作旅行演出，上演了『尼貝龍格指環』（華格納作），這在李姆斯基－柯爾薩珂夫的創作的進化上是起過重大作用的。華格納的創作在俄羅斯還不大出名。李姆斯基－柯爾薩珂夫利用『尼貝龍格指環』來仔細研究華格納的音樂，特別是他的管弦樂法。

八十年代末，李姆斯基－柯爾薩珂夫從事歌劇創作。他寫了歌舞劇（opera-ballet）『姆拉達』（"Млада"）。這是取材於一部集體創作而未完成的同名的歌劇的。第一次參加寫作『姆拉達』的有李姆斯基－柯爾薩珂夫，居伊，鮑洛亭和穆索爾格斯基，那時在七十年代之初。

歌舞劇『姆拉達』的題材取自西方（波羅的海沿岸）斯拉夫的神話。但是歌詞的作者們（如皇家劇院的監督葛迪翁諾夫〔Гедеонов〕及劇作家克萊洛夫〔Крылов〕）的創作的目的並不是想創作一部立脚於民間創作的貫透着民族精神的作品，而是創作一部出色的神話劇。有神祕的暗殺，有以姿勢表演的姆拉達的影子和幽靈的出現，有善鬼和惡鬼的鬥爭，有富有效果的場面（德里格拉夫山〔гора Триглав〕上之夜，克麗奧派特拉的挑撥，廟宇的毀塌和水災等），有着這許多東西的歌舞劇的歌詞在這方面的確是非常有吸引力的。在『達姆拉』裏，引動李姆斯基－柯爾薩珂夫的顯然是他所愛好的異教的古代和豐富的禮拜儀式與娛樂插曲。然而假使把『姆拉達』完整地來看，那末可以證明李姆斯基－柯爾薩珂夫有着同樣的愛好的是『魔法』，而且這裏的『魔法』不像在『五月之夜』和『雪女』中那樣，它和劇中人物的現實的描寫是不結合在一起了。這在這歌舞劇的音樂上也表現着。『姆拉達』的人物中沒有一個像雪女，列夫珂和李姆斯基－柯爾薩珂夫以前幾部歌劇中其他人物那樣鮮明而深刻的形象化。在幻想的場面中完全表現出了作曲家的音樂描繪的技藝。管弦樂中可以感覺到華格納管弦樂風格的影響。李姆斯基－柯爾薩珂夫後來幾部歌劇中也有這種情形。

作了『姆拉達』以後，在九十年代之初，李姆斯基－柯爾薩珂夫又到了創作停滯的時期，準確些說——新的創作危機的時期。在致友人的書信中，他訴苦於創作力的低落，他甚至於覺得以後豐盛的創作事業對於他是不可能的了。在對於自身的力量感到失望之外，而且對於他領導的『青年俄羅斯學派』（貝里亞耶夫集團）以及他目爲『冷靜的和頭腦的作品』的這集團的產品也感到失望了。

對於自己的創作力、對於『青年俄羅斯學派』的路綫的懷疑，引動李姆斯基－柯爾薩珂夫想以『論俄羅斯音樂和鮑洛亭、穆索爾格斯基與自己的作品的小文或者甚至於書』的形式來把俄羅斯音樂的發展作總結的嘗試。書前面要放一篇獻呈給一般的美學問題的序文。爲了寫這篇序文而引起的哲學和美學的研究工作差不多並沒有實際的結果，而且使李姆斯基－柯爾薩珂夫疲勞不堪，以致於不得已而擱絕工作了。因疾病和兩個孩子的死亡所引起的苦楚加强了他的沮喪情緒。

悠久的創作危機直到一八九四年初才獲得解決：李姆斯基－柯爾薩珂夫開始進行一件巨大的工作——取材於戈果理的『聖誕前夜』（"Ночь перед Рожеством"）的歌劇。着眼於民間創作的泉源（戈果理的中篇小說是民間創作的變形），這復活了李姆斯基－柯爾薩珂夫的創作力。他以平時的速度工作；到秋天，歌劇的草稿完成；一八九五年初，總樂譜作成了。

在李姆斯基－柯爾薩珂夫親自編著的『聖誕前夜』的歌詞中，有許多根據於戈果理小說的插話的場面常常是利用戈果理的原文的。但是李姆斯基－柯爾薩珂夫在『聖誕前夜』中也還是忠於他愛好的異教的古代和『太陽神』的崇拜的。李姆斯基－柯爾薩珂夫在自己的歌劇中放進了斯拉夫的神祇的形象——柯里亞達(Коляд)和奧夫辛尼亞(Овсеня)。他們的名字是常常在俄羅斯和烏克蘭的禮拜儀式的歌曲中提到的。他們是大自然之善良的基礎和光明的力量的人格化。以相反的對立地位出場的黑暗力量是惡魔，女巫（其中有索洛哈〔Солоха〕）和男巫（其中有巴秋克〔Пацюк〕）。

『聖誕前夜』的總的思想頗近於『雪女』的基本思想。但是假使『雪女』中關於光明的力量和黑暗的力量的鬥爭以及前者克復後者的勝利的思想是密切而自然地和主題聯結在一起的話，那末『聖誕前夜』中的思想是相當入爲地附合於戈果理小說的題材的。另外方面，使李姆斯基－柯爾薩珂夫如此醉心的神話的和禮拜儀式的場面，用他的話說，使他能夠『寫出許多美妙的音樂』（伐古拉〔Вакула〕的飛行，彗星的舞蹈以及其他幻想的插話）。『聖誕前夜』中含着民族的（烏克蘭的）色彩。完成『聖誕前夜』以後的最初幾年中，李姆斯基－柯爾薩珂夫創作的努力、多樣化和藝術力量是很驚人的。他一部一部的創作着那些進入俄羅斯文化的『金庫』的作品（主要是歌劇）。

一八九五年至一八九六年，他寫作取材於有關薩德珂（Садко）的民間傳說的歌劇。在籌劃這歌劇的大綱的時候，斯達索夫（Стасов）也曾熱心地參加。直接幫助李姆斯基－柯爾薩珂夫作劇詞的有許特魯普（Н. М. Штруп）和後來成爲這位作曲家的最接近的合作者的貝里斯基（В. И. Бельский）；貝里斯基曾爲李姆斯基－柯爾薩珂夫寫過幾

部歌劇的劇調。

『薩德珂』是一部俄羅斯民間英雄敘事詩歌劇(опера-былина)，作曲者是這樣稱呼它的。主題的從容的開展，各個單獨場面的獨立的意義，完全是李姆斯基－柯爾薩珂夫的歌劇所特有的；在『薩德珂』裏的這些特點比從前寫的歌劇表現得有力得多，在俄羅斯民間英雄敘事詩歌劇中加上了敘事詩的性質。這種性質也可以由那特別的俄羅斯民間英雄敘事詩的宣敘調而顯示出來。據李姆斯基－柯爾薩珂夫表示，作爲這種宣敘調的原型的是『李亞賓寧（Рябинин）㊀的民間英雄敘事詩的朗誦』。『薩德珂』的許多幻想場面，在神話色彩的鮮明和在音的描繪的技藝等方面，是超過以前李姆斯基－柯爾薩珂夫的一切作品的。如果『魔法』的肥大症在『姆拉達』中和部份地在『聖誕前夜』中降低了這些歌劇的藝術的意義，那末從另外一方面說，這對於李姆斯基－柯爾薩珂夫是作神話劇『薩德珂』的準備。歌劇這一次是鞏固而有組織地和主題、和俄羅斯民間敘事詩的形象結合在一起了。在它的風格的特點上，在成熟的技藝上，『薩德珂』是完全可以和『雪女』並駕齊驅的。

據李姆斯基－柯爾薩珂夫自己指出，他的中期的歌劇事業（包括除了『薩德珂』之外的『姆拉達』和『聖誕前夜』）是以『薩德珂』作結的。

和李姆斯基－柯爾薩珂夫以前所寫的那些由官方劇場演出的歌劇不同，『薩德珂』是上演於馬蒙托夫（С. И. Мамонтов）私人的莫斯科歌劇院的舞台上的。在這以前，各官方劇場的管理處事實上拒絕過上演『薩德珂』，此後李姆斯基－柯爾薩珂夫『決定不去打擾管理處和永遠不再以上演自己歌劇的請求去驚動他們了』。在『薩德珂』之後，該私立歌劇院上演過李姆斯基－柯爾薩珂夫許多新寫的和以前曾經在舞台上演出過的歌劇。

結束了『薩德珂』之後，李姆斯基－柯爾薩珂夫的創作的探索傾向到了另外一方面：他寫了許多羅曼斯曲。在這以前，羅曼斯曲在他的作曲事業中沒有佔據多大的地位。現在羅曼斯曲暫時成爲李姆斯基－柯爾薩珂夫創作的中心。在一八九七年的幾個月中寫了數十首羅曼斯曲（還

㊀ 古代俄羅斯的民間詩人。

有數部合唱曲和器樂曲）。在一般的性質上說起來，這些曲子是近於他的早期的羅曼斯曲的。這是恬靜婉約的抒情詩，有着風景畫和音畫的傾向。這些羅曼斯曲中的新的成份是：旋律的基礎有了較巨大的意義，旋律與歌詞的聯繫比從前更緊密。

就在一八九七年這一年，李姆斯基－柯爾薩珂夫寫作歌劇『莫查爾特與薩里葉里』（"Моцарт и Сальери"），這歌劇裏，他走的是達爾戈曼士斯基（Даргомыжский）⑲在『石客』（"Каменный гость"）裏所指出的路。他跟着達爾戈曼士斯基之後，轉向普希金的小悲劇之一，他差不多不變地保留着普希金的原文。和『石客』一樣，『莫查爾特與薩里葉里』是以獨唱的宣敘調的風格寫成的。不過『莫查爾特與薩里葉里』中有着顯出和『石客』不同的特點。獨唱(aria)在其中所佔有的地位大於達爾戈曼士斯基的歌劇，形式比較完整。

李姆斯基－柯爾薩珂夫的下一件工作是獨幕歌劇『貴婦人薇拉·雪洛茄』（"Боярыня Вера Шелога"一八九八年）。歌劇的中心的插話是薇拉·雪洛茄講述與伊凡雷帝會見的故事，這一段是取自那描寫七十年代的『普斯柯夫一女子』的第二次（未發表的）稿本。從這稿本中還取了搖籃曲和歌劇的結尾。『薇拉·雪洛茄』，李姆斯基－柯爾薩珂夫既把它當作一個獨立的歌劇，同時也把它當作是『普斯柯夫一女子』的引子⑳。

緊接於『雪洛茄』之後，李姆斯基－柯爾薩珂夫着手寫歌劇『皇族新娘』（"Царская невеста"）。這在一八九八年夏秋之間的幾個月中完成的。在這一部歌劇中，他又轉移目光於伊凡雷帝的時代了。

在李姆斯基－柯爾薩珂夫的其他的歌劇中，『皇族新娘』的特點是濃厚的戲劇性和活躍發展的劇情。在『皇族新娘』裏表現得非常明晰的是李姆斯基－柯爾薩珂夫聲樂曲的新的特點——宣敘調的伸縮和詠嘆曲（cantilena）的動聽和豪放。注意人聲和全面利用人聲的表現力的傾向對於那在從前許多歌劇中沒有起過多大作用的聲樂曲的意義特別大。

⑲ 俄羅斯作曲家。

⑳ 在蘇聯國家大劇院，『薇拉·雪洛茄』是作爲『普斯柯夫一女子』的引子上演的。（原註）

一八九九年，李姆斯基－柯爾薩珂夫以普希金童話的題材寫成歌劇『關於薩爾旦王的神話』（"Сказка о царе Салтане"）。歌詞是貝里斯基作的。這是神話歌劇，不過其中也可以感覺到政治諷刺的成份。普希金神話中非常率眞而有點粗淺的性質在李姆斯基－柯爾薩珂夫的歌劇中獲得了非常聰明而巧妙的表現。

『關於薩爾旦王的神話』中，特別可貴和有神的是音樂描繪幻想的插話。在音樂的性質上，這些插話很接近『薩德珂』中那些相當的插話。其中顯得很出色的是皇后列貝吉（царевна Лебедь）參加的幾場，第一幕、第二幕與第四幕末一景中的三個巨大的引子，這都是發展了的交響畫。

李姆斯基－柯爾薩珂夫的下一個歌劇是『賽爾維里亞』（"Сервилия"一九〇〇——一九〇一年），題材是根據梅伊（Mei）的戲曲，取自第一批基督徒和異教的羅馬衝突的時代。

『賽爾維里亞』的音樂語言中沒有（這完全是自然的（李姆斯基－柯爾薩珂夫平時所有的俄羅斯歌曲的關係，其中可以覺察到有意大利的，尤其是法蘭西的歌劇的影響。有幾個插曲是以古希臘的色彩寫的。其中應該分別除出的是風格化的巧妙的誦讀，——詩歌（馬的是米克索里德的色彩）。賽爾維里亞的音樂的性格描寫得最最鮮明；這歌劇的最好的插曲是賽爾維里亞的含着深情的有名的獨唱曲和賽爾維里亞死的一場。整個說起來，不管那些單獨的插曲和樂思怎麼成功，但是『賽爾維里亞』產生出一種印象，令人覺得這部作品是以一個成熟的藝術家的全部技藝寫成的，但是沒有多大的靈感。

一九〇一年至一九〇三年，李姆斯基－柯爾薩珂夫寫作歌劇『大帥』（"Пан-воевода"），劇詞是邱明涅夫（И. Ф. Тюменев）所作。這歌劇的題材頗富效果，有着『有利的』舞台插曲，這與其是把它叫做戲劇的，還不如叫做傳奇的好。裏面沒有强烈鮮明的舞台形象。這在李姆基斯－柯爾薩珂夫的歌劇中是沒有的，雖然有幾個插曲從音樂方面說來是可貴而出色的（奧列斯尼茨基〔Олесницкий〕和雅德維茄〔Ядвига〕的兩重唱，關於垂斃的天鵝之歌，第一幕裏的少女合唱）。作曲者提出的任務是創作一部貫透着波蘭民族色彩的歌劇，這在『大帥

』中做得頗爲表面，大多用的是波蘭舞（polonais）和馬祖爾卡舞（mazurka）的古典舞曲形式。

『大師』的工作在一九〇一年因作歌戲『不死的卡雪』（"Кащей бессмертный"）而中斷了。

『卡雪』是在革命前的氣氛中作的。在十九世紀最後十年的起初，革命成熟起來。工農革命運動急急茁長。反抗運動在學生羣中逐漸加强。政府的殘酷的壓迫引起了學生普遍的罷課。不滿政府政策的情緒控住了廣大的社會階層。李姆斯基－柯爾薩珂夫也是屬於滿懷反抗情緒的知識份子的。如果，在九十年代末，他注意國家的社會政治生活的反映祇在他轉移目光於歷史問題之中（『薇拉－雪洛茄』和『皇族的新娘』），而且還在『關於薩爾旦王的神話』裏對政治諷刺所作的暗示之中，那末在十九世紀最後十年之初，他已經在自己的創作中直接對那震動全國的事件起了反響。在『卡雪』裏，李姆斯基－柯爾薩珂夫保全着他愛好的神話歌劇的形式，利用接近於他的許多俄羅斯民間傳統的形象，不過這兒在神話的主題之後隱藏着對於創作『卡雪』時的時代說來是非常現代的嚴肅的構思。卡雪的王國和卡雪的囚牢是象徵沙皇的專制的，而那違抗卡雪而出來釋放他的囚牢的風暴英雄呢，這就是那些要推翻暴力和專制的統治的力量。結束歌劇的『風暴給你們打開了大門』這句話明顯地暗示着期待中的革命風暴，這風暴的前門上寫着『卡雪』。

『卡雪』把許多可貴的東西帶進了李姆斯基－柯爾薩珂夫的音樂風格中去。他在探索描寫神話世界的新的藝術手段之中豐富自己的諧和的語言。

一九〇三年至一九〇四年，寫成了『關於看不見的基吉士城和少女菲芙洛妮亞的故事』（"Сказание о невидимом граде Китеже и деве Февронии"）。這歌劇的基礎和李姆斯基－柯爾薩珂夫大多數歌劇的基礎一樣，是民間創作的形象。『基吉士』的題材是從俄羅斯的神話中取來自由地改作成劇詞的。歌劇的劇詞是貝里斯基在李姆斯基－柯爾薩珂夫指示和領導之下編製的。

『關於基吉士城的故事』是傳奇歌劇。半歷史的基礎和幻想的基礎在其中交織着。幻想的部份在有幾場中有着李姆斯基－柯爾薩珂夫所不

常有的神祕的意味。所以『基吉士』中結合着李姆斯基－柯爾薩珂夫的神話歌劇和歷史歌劇的特點。

『關於看不見的基吉士城』是一九〇五年革命以前李姆斯基－柯爾薩珂夫所寫的最後一部歌劇，最後一部大作品。

一九〇五年革命在李姆斯基－柯爾薩珂夫身上找到了最活的反響。他和幾個俄羅斯音樂家署名於一封發表於『俄羅斯音樂報』（"Русская музыкальная газета"）上的公開信，信中提出了幾個政治問題的要求。

李姆斯基－柯爾薩珂夫曾積極參與一九〇五年彼得堡音樂院裏發生的事件，他顯出是一個富有精力和英毅果敢的社會事業家。一月九日以後，音樂院裏開始了騷動和會議。隨着反動情緒而又胆小如鼠的音樂院長伯迦爾德（Бергард）企圖敎平學生之間的運動。支持他這樣做的是一部份敎授和俄羅斯音樂協會的理事會（這是由音樂院領導的）。李姆斯基－柯爾薩珂夫挺身出來保護學生的利益，他參加學生的會議，在學生艾布爾雪維克黨所領導的會議的議決案下面簽署自己的名字，刊印抗議理事會的行動和要求音樂院自主的公開信。結果，李姆斯基－柯爾薩珂夫被俄羅斯音樂協會理事會革除敎授的職位。有許多敎授和他一同退出音樂院，以示抗議，其中有李姆斯基－柯爾薩珂夫的學生葛拉祖諾夫（Глазунов）和李亞陀夫（Лядов）。

音樂院的學生們在葛拉祖諾夫領導之下練習歌劇『不死的卡雪』，以之來表示他們對於李姆斯基－柯爾薩珂夫的態度。『卡雪』在斯卡薩爾什夫斯卡亞（Комиссаржевская）的劇場所舉行的演出變成了整個社會的抗議。音樂院事件引起了普遍的注意。李姆斯基－柯爾薩珂夫得到了許多同情的信函和問候。彼得堡的警察當局也表示自己的『注意』，他禁止表演李姆斯基－柯爾薩珂夫的作品。有幾省也跟着這些彼得堡的奸佞做例。

一九〇五年秋，制定了給音樂院以某些自主的辦法兒。這是向滋長不已的革命運動表示的讓步之一。李姆斯基－柯爾薩珂夫的學生和友人葛拉祖諾夫被選任爲音樂院院長。李姆斯基－柯爾薩珂夫以及那些和他一同退出的敎授受他的邀請而回返音樂院。

一九〇五年革命在李姆斯基－柯爾薩珂夫的創作中也找到了它的反映。他寫了一個有 ad libitum 的合唱的不大的管絃樂曲『杜皮奴許卡』（這是把有名的工人歌改作成的）。李姆斯基－柯爾薩珂夫的最後的歌劇『金鷄』（"Золотой петушок"一九〇七年）也是革命事業的反響。

作爲『金鷄』的基礎的是普希金的同名的神話。貝里斯基的劇詞裏大大地擴大了普希金的神話的內容。『金鷄』是童話歌劇。但是李姆斯基－柯爾薩珂夫愛好的神話歌劇的形式在這裏，正像在『卡雪』裏一樣，是用來傳達深刻的構思的；『金鷄』是諷刺歌劇。陀東王國（Додоное царство）和那過着野獸生活的笨到極點的國王陀東（Додон）以及兩個獸頭獸腦的王子，那些愚鈍的貴族官員等，這是象徵那命定要滅亡的沙皇的專制政權的。『我想把陀東澈底恥辱一番，』李姆斯基－柯爾薩珂夫在有一封信中寫道。沙皇的檢查官很懂得『金鷄』的諷刺的意思。經過了一切的困難和修改了許多劇詞與減輕了諷刺的尖銳性之後，才能登台。李姆斯基－柯爾薩珂夫沒有看到他這在一九〇九年上演的最後一部歌劇。他於一九〇八年六月七日因心臟病發作而逝世。

在結束李姆斯基－柯爾薩珂夫的創作之路的檢討時，必需要說說他多年教育工作的總結。在李姆斯基－柯爾薩珂夫的學校讀過的學生有到近二百。其中可以提出的有葛拉祖諾夫，李亞陀夫，阿林斯基（Аренский），伊保里托夫－伊凡諾夫（Ипполитов-Иванов），葛列昌尼諾夫（Гречанинов），吉列普寧（Черепнин），雷辛珂（Лысенко），斯特拉文斯基（Стравинский），斯本其亞洛夫（Спендиаров），葛菲辛（Гнесин），許坦堡（М. Штейнберг），魏斯堡（Ю. Вейсберг）；普羅柯菲葉夫（Прокофьев）和米亞斯柯夫斯基（Мясковский）也曾在李姆斯基－柯爾薩珂夫那兒學習過。可以並不誇大地說，在十九世紀末和二十世紀初，大部份傑出的俄羅斯作曲家和各友愛民族的幾個傑出的作曲家都曾在李姆斯基－柯爾薩珂夫的學校讀過。

李姆斯基－柯爾薩珂夫的基本特點是和他全部的創作結合在一起的。他在學生中培養對於健全而正直的藝術的愛忱。『甚而至於藝術中最幻想的地方也祇有當它完全有了正常的地上的感覺時才能成功，』李姆

斯基－柯爾薩珂夫曾經這樣說過。據他的學生葛聶辛在自己的回憶錄中所記，李姆斯基－柯爾薩珂夫要學生們『作品完整』，做到要有『明白的構思和形象化』。李姆斯基－柯爾薩珂夫是嚴肅地研究技藝的，他從來沒有把這種研究工作看做是和創作問題割裂的。他總是非常注意學生的創作的個性。『李姆斯基－柯爾薩珂夫的强大的個性一點也沒有壓制他的學生……他們大多數人的特點在學生時代就已經顯出來了。和他完全漠不相關的創作派別，李姆斯基－柯爾薩珂夫也是善於賞識的，』葛聶辛說。

李姆斯基－柯爾薩珂夫的教科書『管絃樂基礎』（"Основы оркестровки"）和尤其是『和聲學教程』（"Учебник гармонии"）是有着進行的意義的。前者作者死後由許坦堡編印的，後者曾重版過許多次，在數十年中曾經是研究和聲學的最好的參攷書。

（高　明譯）

★電★影★

基里爾·畢迦廖夫
（Кирилл Пигарев）

俄羅斯統帥

（РУССКИЙ ПОЛКОВОДЕЦ）

——戰爭歷史新片「庫杜淑夫」——

我們的偉大先輩的電影陳列室又豐富了一次。蘇維埃觀衆在銀幕上看見了庫杜淑夫（Кутузов）。

起初是遠遠的，但却是挾着未之前聞的力量增長着的雷聲報告出，『一八一二年的風暴』已經覺醒了……

拿破崙侵入了俄羅斯的國境。

俄羅斯軍隊撤退着。被遺棄的城市和鄉村被留在後面的烽火中。拿破崙渴欲同俄軍會戰，渴欲擊潰他們。燃燒着對敵人的憎恨的俄羅斯將軍們衝去同拿破崙角力。剛直的，冷靜的巴爾克拉伊（Барклай），深信自己戰略的準確，把我軍撤到國內的腹地去。將軍們憤憤不平，兵士們憤憤不平。反對巴爾克拉伊的憤訴增長了，擴大了。他像一個異國人一樣公然被控告賣國。對巴爾克拉伊失望的亞歷山大一世爲了傾聽『俄羅斯的意志』，就簽了一道任命庫杜淑夫爲總指揮的指令。

庫杜淑夫影片畫面之一　（庫杜淑夫一角由奇基扮飾）

Кадр из фильма «Кутузов». В роли Кутузова — артист А. Дикий

影片就是這樣開始的。

於是庫杜淑夫初次出現了。白髮的，皺紋滿面的，但還很矍鑠的老叟騎了他的駿馬在軍隊的閉合隊形面前疾馳着。迎着他響起了『烏拉！』盤旋着『庫杜淑夫來打法國人了！』的叫喊，而他在迴顧了一下伴隨他的將軍們之後却回答道：『就帶着這樣的軍隊撤退！?啊？』

這幾個字是不是說明：庫杜淑夫也譴責巴爾克拉伊，他反對前任官的撤退戰術而要提出進攻的戰術，轉變到決定性的行動馬上就要來，俄軍是在總決戰的門檻上？從庫杜淑夫口中聽到這句子的人都這樣瞭解它。

但是俄羅斯軍隊的撤退仍繼續着。不耐煩和失望重又抓住了士兵。

在撤退者行列中，在塵埃飛揚的路上跨着步的時候，年青的士兵費伽（Федя）憤憤不平地同下士謝妙。席斯槍尼柯夫（Семен Жестянников）交換着自己對於發生的事情的意見。『瞧，給你的庫杜淑夫！說是我們不再撤退了……可是這又算什麼？』『告訴你，這不是撤退，而是找尋作戰的陣地，』費伽的老同伴鼓勵他道。謝妙。席斯槍尼柯夫經驗很豐富。他還曾同庫杜淑夫一起攻下伊士馬伊爾（Измаил），和蘇伏洛夫一起翻越過阿爾卑斯山。那一使他和庫杜淑夫接近的內心聯繫是早就萌生的。

對自己的統帥的信仰並不離開那在戰鬥中受過鍛鍊的戰士。他並未受到戰略計劃的精巧的引誘，他用質樸的，合理的意念去理會：信奉蘇伏洛夫的人爲什麼和如何的撤退，——不是抱着逃的目的，而是抱着攻擊的目的。『沒有戰鬥的陣地什麼都不能進行的！鄉下人！』他寬容地教訓年青的戰友道。爲了要驅散塗鴉的同伴中間的低落情緒，謝妙採用試驗過的蘇伏洛夫的方法：他唱起歌來。歌被接下去了。於是使人精神百倍的歌聲飄蕩開來，把信念注進心坎。

俄羅斯士兵對庫杜淑夫的這一信仰是作爲主導旋律，通過整張影片的，是有機地和另一個主導旋律——庫杜淑夫對士兵的信任——組合起來的。

後來的謝妙。席斯槍尼柯夫給庫杜淑夫送禮的這一插話成功地加强了偉大統帥和俄羅斯士兵的戰鬥友誼。庫杜淑夫懂得，頭髮灰白的老兵

不會毫無意義地送給他三塊馬蹄鐵的，在這一幸福的象徵中一定隱藏着某種完全現實的，實際的意義。謝妙自己來打開這馬蹄鐵的謎語。這是沒有蹄刺的馬蹄鐵，不適於泥濘的道路和薄冰——它們是用來釘住法國騎兵的。

庫杜淑夫笑了，對於那個『贈』給他以敵人騎兵的英雄的聰慧覺得高興，過了幾天，波尼亞托夫斯基（Понятовский）的騎兵就在普拉托夫（Платов）的哥薩克的攻擊下潰滅了。

庫杜淑夫的力量——是在對一八一二年戰爭的民族性的明晰瞭解中，是在同那像一堵不能接近的高牆般站起來保護祖國的俄羅斯人民的緊密團結中。雖然片中的主人公是全體俄羅斯人民，但主要的劇中人，毫不放鬆地抓住觀衆的注意的人物，自然是庫杜淑夫本人。

演員奇基（Дикий）深刻地和有思考力地開展了他的形象。庫杜淑夫——奇基非常逼眞，這裏就有脚本作者和扮演這一角色的藝員的巨大的創作成功。這樣的處理庫杜淑夫的形象是很近於歷史的眞實的。

在我們的面前不僅是『狡猾的狐狸』，像拿破崙稱呼他一樣，而是一個把自己的一切行動從屬於一個主要目標——徹底擊滅敵軍——的偉大統帥。他的戰略是複雜的：裏面有『目測』的難以估價的天賦，有嚴密的計劃，有準確的對形勢的估計，有軍事上的計策，有以絕糧困殺敵人的本領，有用窮追使他們困憊的能力。這一戰略照它的本質說來是積極的，因爲它把小心和果斷都組合自己身上。

逐幕而過的畫面表現出：庫杜淑夫如何逐漸地和不折不撓地準備把防守的戰術轉到進攻的戰術。

鮑洛零諾（Бородино）之戰使觀衆覺得是庫杜淑夫的第一次戰略勝利。在那個時候，當敵人夢想着即將到來的凱旋的攻勢完成時，使他們在俄羅斯首都的入口處覺得筋疲力盡是必需的。在鮑洛零諾城下，法國軍隊不僅在精神上受到抑壓，即在身體上也被弄得疲憊了。這兩者都是庫杜淑夫所需要的。

庫杜淑夫所獲得的勝利的巨大意義和異常性在庫杜淑夫同巴爾克拉伊在達魯金斯基營中的惜別對話的一幕中映襯得非常成功。在他們的分別之前舉行了一個短短的測驗：

『告訴我，巴爾克拉伊，你現在怎麼想法，我們在鮑洛琴諾城下戰勝了呢，還是戰敗了？』庫杜淑夫在同意巴爾克拉伊引退之前問道。

懷疑的神色反映在巴爾克拉伊的眼光裏。

『後面隨着撤退的會戰是認爲輸掉的，閣下，』他用整然有序的聲音說，彷彿他在背誦記得很熟的功課一般。

認爲……問題正在這裏，在鮑洛琴諾之後，像鮑洛琴諾這樣的會戰已經不能，也永不會被認爲是輸掉的了。

『你在作戰的時候就曾同副官報告過我，可是這次會戰並沒有失敗，因爲士氣沒有受損啊！我們並不是按照拿破崙的意志，而是按照自己的意志撤退的！戰勝的不是他們，而是我們——用這俄羅斯軍隊的不能摧毀的精神戰勝的，』庫杜淑夫反駁着，一面馬上把頭昂得高過他的對話者。

這一場面一方面有効地反映出庫杜淑夫的統帥洞察力的銳利和眼界的廣闊，另一方面反映出巴爾克拉伊的短視，他的無能跨過已形成的想像的框架。

那巴爾克拉伊所不能瞭解的東西，在克列姆里宮牆裏的拿破崙却已經理解到了。他陰鬱地瞅着一羣一羣在窗下遊玩的酒醉的德國士兵。他們高唱着不入調的放浪的歌曲。拿破崙命令『停止軍中的醜惡』，但是停止它已經不可能了。別爾奇葉報告說，士兵們曾經受到過在莫斯科有和平的允諾，他們認爲戰爭已經結束，他們要喝勝利的酒。但是拿破崙懂得，他們是在把他們在鮑洛琴諾被擊破的士氣埋到酒裏去。很快地我們就看見，他們源源不絕地衝去洗却斯摩倫斯克(Смоленск)的倉庫了。

作爲法蘭西軍隊開始瓦解的對照，影片提出了庫杜淑夫軍隊的精神優勢，勇氣和戰鬥力。這一對照通過強人的印象描繪得特別有力。羅力斯東，在他的外交使命失敗後離開庫杜淑夫的時候，聽到了對他是難於理解的，但却充滿着戰鬥勇氣的歌詞從俄羅斯士兵的强壯的胸膛裏衝出來：

即使莫斯科落入法人之手，——
這實際上却不是禍事！
我們的元帥庫杜淑夫公爵
把他們放到那邊去死！

聽着這首歌，庫杜淑夫含義深長地笑了。羅力斯東也被逼笑了，他猜中了在俄國軍營中統治着的情緒，庫杜淑夫事實上還剛剛預備開始戰爭呢。片中的庫杜淑夫——不僅是一個統帥，這是一個英明的，博識的政治家，銳敏的，百無一失的外交家。

沒有用什麼來送別羅力斯東，庫杜淑夫祇準備執行那一他所投給拿破崙的使者的威脅。他指示他的將軍們在敵人的後方開始積極的戰鬥活動，他命令用一切可能的方法切斷法國人同他們的基地的連絡。

那一庫杜淑夫得知拿破崙已撤離莫斯科的場面產生了深深震撼心靈的印象。但是，高興和幸福的他警告他的周圍道：『你們的快樂是很大的，易於理解的，但却是早來的！調集軍隊已經結束了，戰爭開始了』。從這時起，他的所有的注意都向着一個目標，就是擋住拿破崙走向卡魯加（Калуга）的路，把他折向舊的斯摩倫斯克的道路，他憶引蘇伏洛夫的遺言：『斬草必除根』，——澈底抽光法國軍隊的血。

觀衆看見，庫杜淑夫並不是輕易地得到勝利的。那幾乎和拿破崙達到像片上的雕像的演員梅濤斯基（Межинский）成功地創造了這時以前是不可戰勝的統帥的使人發生强烈印象的形象。這是一個危險的敵人，他逼使庫杜淑夫要一直謹愼，一直努力探測敵人內藏的計策。但是由於這種『鄰居』，偉大的俄羅斯統帥的剛毅形象更顯出它的偉大和完整了。

和成千的謝妙·席斯槍尼柯夫，華西里·柯仁一起，那些永遠把自己的名字寫進一八一二年歷史的光輝燦爛的軍事參謀也分有庫杜淑夫對拿破崙的勝利的光榮。他們中間有很多我們都在銀幕上看見了。在我們面前閃過了巴爾克拉伊，巴格拉季翁（Багратион），傑尼斯·達維陀夫（Денис Давыдов），普拉托夫，柯諾夫尼郝（Коновницын）。

藝人奧赫洛普柯夫（Охлопков）把那難演的角色，『鎭靜而陰沉的』巴爾克拉伊演得非常眞實和有確證。俄羅斯最偉大的詩人當時曾說過勇敢的辯護那『不幸的領袖』的話。在普希金的『統帥』和附在它後面的散文說明中包含着巴爾克拉伊形象的那一處理——影片中就是這樣處理的——的核心。這是一個戲劇性的人物。他正直，清廉，無畏，堅定，頑强，但是有一道難以克服的鴻溝橫在他和俄羅斯軍隊中間。他對他

們是陌生的，他們對他也是陌生的，可愛的字眼『孩兒們』到他的口裏就變成不可愛的。蘇伏洛夫的『弟兄們』響得就兩樣了。庫杜淑夫的莊嚴的『北方的孩兒們』則深深地透入了士兵的心靈。

在片中和巴爾克拉伊冰冷的耐性相對照的是巴格拉季翁的烈焰般的熱情。藝人柴卡里亞才創造了一個以自己的直接性買得人心的『彼得公爵』的形象。渴望作戰，渴望同敵人作勇敢的搏鬥，巴格拉季翁在滾滾的戰塵中仍保持着完全的鎮靜。受傷了，流着血，他還是努力坐在鞍上，使他創口的樣子不擾亂軍心。他努力用朝前望的感動的目光猜測會戰的結果。他的充滿了對祖國的熱愛的呼聲：『爲祖國！』，『爲祖國，弟兄們！』，『爲俄羅斯，朋友們！』，他的燃燒着對勝利的熱烈信念的眼光將永留在觀衆的心頭。

不能不指出斯庫拉托夫（И. Скуратов）和普戈夫金（М. Путовкин），他們創造了俄羅斯士兵的優美形象：年老的，經驗豐富的謝妙·庫斯槍尼柯夫和年青的，天眞的，但却是勇敢的費伽。

攝影師金定（М. Гиндин）成功地攝下了內景和外景。片中特別好的是庫杜淑夫和巴爾克拉伊的停片。片中鮑多琴諾之戰非常逼眞。藝術家葉戈洛夫（В. Егоров）的祕密工作和沙波林（Ю. Шапорин）的印像强烈的音樂也大大地幫助了影片的成功。

蘇維埃觀衆知道導演符拉其米爾·彼得洛夫（Владимир Петров）是『大雷雨』（"Гроза"，根據奧斯特洛夫斯基的劇本）和兩部頭的歷史畫布『彼得大帝』（"Петр Первый"，根據小托爾斯泰的小說）的監製者。現在，在戰時的困難條件下，才能的俄羅斯電影導演根據索洛維姆夫（В. Соловьев）的脚本監製了獻給自己人民的光榮歷史的不朽電影作品。

蘇維埃觀衆感覺到庫杜淑夫是自己的同時代人，同他過得很慣，對於他戰略計劃的英明性和偉大性非常震驚，同他及他的戰友們一起體驗着實現這一計劃的所有主要時期，滲透着庫杜淑夫對未來的勝利的信念，

偉大的俄羅斯的戰勝的科學是無數世紀以來的軍事天才和人民優秀代表的戰鬥經驗，後來是無數的鮮血所造成的。每一個世紀，每一行我

國生活的歷史雖然也都把一種新的東面帶進了這一科學，但是它的傳統性並未受到破壞。因爲俄羅斯的軍事藝術是在戰爭的烽火中，在落到我們人民頭上的偉大歷史試煉的日子中鍛鍊成的，而在這種時候，我們的人民祇以單一的感覺生活着：對祖國的氣吞一切的愛和對自己的不能毀滅性的堅信。這就是在偉大衛國戰爭日子中出現的關於庫杜淑夫的影片所以這樣合時的理由。在蘇維埃影院的銀幕上，偉大的俄羅斯統帥不僅再生爲我們的偉大祖先，而且也再生爲我們光榮的同時代人了。

關於庫杜淑夫的影片，在今天獲得了蘇維埃人的精神體驗的共鳴——他們和可憎的敵人作過慘酷的搏鬥，現在正在進行凱旋的，有毀滅性打擊的攻勢（本文寫於一九四四年三月——編者）。啊眼，預見，計劃的英明，實施計劃的鋼鐵意志——都在俄羅斯軍事學校的傳統中。忠於這些傳統的紅軍戰士們，在最偉大的統帥，我們軍隊和人民的領袖，史大林同志的領導之下，以戰勝者的光榮掩映着我們祖國的戰旗。

（卓　飛譯）

卡 錫 爾
（Лев Кассиль）

蘇聯新影片『戰後晚上六點鐘』

（НОВЫЙ ФИЛЬМ “ В ШЕСТЬ ЧАСОВ ВЕЧЕРА ПОСЛЕ ВОЙНЫ ”）

「戰後晚上六點鐘」那張新片充滿着勝利的詩意的豫感，非常接近民衆目前的情感。

影劇的脚本，詩和唱詞是維克多·顧歌夫（Виктор Гусев）寫的，他是「光榮」（“Слава”），「莫斯科之春」（“Весна в Москве”），「莫斯科女人」（“Москвичка”）等劇本的作者。死神在他致力於影戲工作最高潮時把他帶走了。富有經驗的導演И. 貝里亦夫（И. Пырьев），「黨員證」（“Партбилет”），「鋼人鐵馬」（“Трактористы”），「農夫曲」（“Богатая невеста”），「猪女羊郎」（“Свинарка и пастуха”），「區委員會書記」（“Секретарь райкома”）的製片人深切地了解顧歌夫的意思，並且感到他的獨創的風格，其中可笑的和動人的成分，快樂的和憂鬱的成分皆不緊張，毫不牽强地且合在一塊。顧歌夫的親切的幽默，他的創作中不斷地響鳴的對莫斯科的愛慕，詩人所特有的從個人的親密轉變到廣大的普及化的變調都包含在劇本裏面。

這張影片是引人入深的，是懇切而眞實的。

演員E. 薩木伊洛夫（Е. Самойлов〔演砲兵中尉顧特利亞沙夫（Кудряшов）〕）和И. 柳貝慈諾夫（Любезнов〔演砲兵中尉狄米獨夫〔Демидов〕〕）的優秀的演技促成這個印象。兩個當砲兵的

本　片　畫　面　之　一

好朋友，是正直，誠實，而勇敢的青年，被戰爭和劫難之交的友情聯合在一起，從在銀幕上出現的第一分鐘起便得到了觀衆的同情。

作爲題材之經的關於這兩個朋友的故事是很簡單的。在前綫的砲兵們接到從莫斯科某幼稚園寄來的包裹一件。在那裏面和禮物一起有一張圖畫照：兒童們和他們的女教師——「華麗雅姑姑」(тетя Валя)——合攝的。

兩位朋友到莫斯科去領政府的獎章後，便去尋找「華麗雅姑姑」。顧特利亞沙夫和華麗雅瓦相愛了。這是一九四一年恐怖的秋天的日子，空襲警報汽笛的長吼聲，加雷的炸彈聲和高射砲的尖銳的打擊聲突入情話和愛的歌聲中。我們的朋友們回到自己的戰爭環境，去阻止正在向莫斯科衝進的德國人。華麗雅和她的朋友們在首都附近堅固地建築防禦工事。分別時，顧特利亞沙夫和華麗雅瓦相約定於戰後晚上六點鐘在克

列姆里宮前的橋畔相會。砲火和風雪，別離和戰鬥將愛人們分開了。顧特利亞沙夫受了重傷：他喪失掉一足。砲兵中尉拒絕和他的愛人相見。

偶然在兩條前綫鐵路的交叉上，女高射機關槍手華麗雅和鐵甲車隊的指揮顧特利亞沙夫不約而遇。他不顧受傷，靠着手杖的力量，一隻假脚跛行着，可是仍舊和他的戰鬥員們莊嚴然的軍隊的步伐走着……這裏快要到結束了，光輝燦爛，音樂嘹亮，充滿了光明，音樂和歡呼。我們和主人公們會見在他們互相指定並且和我們中間的人指定的約會的地方——克列姆里宮的橋畔，在戰後晚上六點鐘，在和平的第一天。千萬枝火箭在莫斯科上面翱翔着，歌聲響徹着那被勝利照耀的天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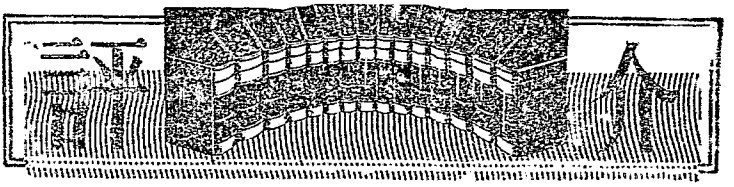
作曲家赫倫尼柯夫（Тихон Хренников）爲本片作了成功的音樂。砲兵們唱的歌，和未婚妻離別時唱的歌和華爾滋曲都很好。攝影師B. 派夫洛夫（В. Павлов）懷着愛莫斯科的眞正的熱忱攝取了蘇維埃首都的如畫的全景，一會是嚴酷的戰事的，一會是日光灼灼的廣闊的。關於演員薩木伊洛夫和柳貝慈諾夫的成功我們已經說過。M. 拉德寧娜（М. Ладынина）在扮演「華麗雅姑姑」的角色的時候希望在自己的演技中第一要强調出蘇聯愛國者的內心的，典型的特色。

影片中將蘇聯砲兵的英勇的戰鬥工作表現得非常好。但是排砲的響聲並沒有遮過輕輕的，親切的情話。創造這部影片的人們可以在戰爭的震天巨響中仍舊分辨得出我們人民的心是跳動得多麼熱烈，多麼誠實，心裏充滿了對自己的祖國的愛和對他的勝利將近的堅決的信念。

當「戰後晚上六點鐘」裏面鳴響敬禮時，毫無疑問，千萬莫斯科人民希望在克列姆里宮的橋畔，在我們的主人公會面的神聖的地方迎接這個時間。在那裏我們再一次要用感激和崇敬的言語追念那麼爲了眞理，善意和愛的勝利而犧牲自己生命的人們。我們這裏要回憶到「戰後晚上六點鐘」影片的劇作者，天才的正直的詩人和愛國者的維克多·顧歌夫。這是他憧憬着在自己的創作中謳歌稱頌蘇維埃人民的儉質的英雄主義和心靈的純潔，一邊自己問道：「我怎樣把他們心的力量傳達出來呢？」

「戰後晚上六點鐘」這張影片是用樸質的詩情的活的言語來說這些心的力量的。

（阿　倍譯）



文學史上與語言學上的新工作

（НОВЫЕ РАБОТЫ ПО ИСТОРИИ ЛИТЕРАТУРЫ И ЯЗЫКОЗНАНИЮ）

蘇聯學術院主席團批准了一個一九四五年份文藝學與語言學學術研究工作的一般學術計劃。此項計劃規定出版卷帙浩繁的文學史與編輯完全的所謂學術辭典。

文學研究院（普希金陳列館）繼續在進行十大卷的『俄羅斯文學史』（"История рус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的工作。現在正在準備出版第六卷關於普希金，普希金時代的作家們以及有關十二月黨的文獻。

『俄國文學評論史』（"История русской критики"）在從事出版。第一卷已於去年完成，第二卷（十九世紀二十——六十年代）正在由蘇聯學術院通信會員列那傑夫·波里夫斯基（П. Лебедев-Полянский）領導之下的小組編纂中。研究院着手出版一部『俄羅斯民間文學』（"Русский фольклор"）。這本出版物將是第一部研究全部俄羅斯民間文學的集合學術著作。

一個特殊的小組正在進行研究關於俄羅斯文學的獨特性，它在世界文學上的地位以及俄羅斯古典作家對於西歐和美洲作家的影響等問題的工作。

列夫·托爾斯泰（Лев Толстой）對於西方文學的影響將用一本專集檢討，該專集正由「高爾基」世界文學研究院從事編著。該專集中將檢討托爾斯泰與法蘭西文學，托爾斯泰與美國文學，托爾斯泰與羅曼·羅蘭，托爾斯泰與高爾斯華綏等題材。

米哈伊洛夫斯基（Б. Михайловский）教授將準備作一部巨著，研究高爾基對俄羅斯古典文學和民間創作以及對現代作家的觀點。

學術院文學研究院繼續編著西方文學史的工作。預定一九四五年內完成法蘭西文學史第二卷，並準備美國文學史的第二卷，即末卷。英國文學史的工作還繼續着。

學術院會員傑爾若文（Н. Державин）的宏偉巨著『斯拉夫文獻概要』（"Введение в славянскую филологию"）是很值得注意的。此外學術院會員傑爾若文將鏤印一本關於保加利亞大革命詩人，赫里斯托·波吉夫（Христо Ботев）的專論集。

新成立的俄羅斯語文研究院也預定着巨大的工作。研究院同人繼承學術院於戰前所開始的工作，編輯現代俄羅斯文學語言辭典的第二卷，該辭典共計十五卷，第一卷已經編好，且在印行中，第二卷亦將於本年內完成。

『古俄羅斯文辭典』（"Словарь древнерусского языка" 主編人爲學術員奧勃諾爾斯基〔С. Обнорский〕）緊接着上述辭典而進行編著。這辭典將分爲十——十二卷。這辭典將是包括全部中世紀俄文辭類的第一部出版物。這兩部辭典的目的是在於顯示從古代到現代俄羅斯文學用語辭庫的豐富。第一卷計有一百張全張紙，將於一九四五年內完成。

通訊會員赤爾納雪夫（В. Чернышев）的研究工作『十八世紀初至十九世紀初俄羅斯文學用語史概要』（"Очерки по истории русского литературного языка с начала XVIII в. до начала XIX в."）提供當時特出的俄羅斯作家們（康吉米爾〔Кантемир〕，德萊其亞柯夫斯基〔Тредьяковский〕，蘇馬羅柯夫〔Сумароков〕，羅蒙諾索夫〔Ломоносов〕，克萊洛夫〔Крылов〕，樹柯夫斯基〔Жуковский〕，波拉登斯基〔Боратынский〕等）用語的分析。

我們的漢學家們——學術員亞力克賽也夫（В. Алексеев）的學生們（在他編輯之下）經多年工作之後，正準備出版一部卷帙浩繁的『華俄辭典』。在「馬爾」（Н. Я. Марр）語言與思想研究院的計劃中包括三本：高加索非基語的，土耳克語的，和蒙古語的比較文法。

在蘇聯學術院的文藝學和語言學研究院的學術研究工作計劃中也包含個別作家的專論，以及關於語言學各項枝節問題的許多工作。

（草　嬰譯）

作 者 介 紹

史季營斯基 (Радуле Стийенский) 是黑山族（南斯拉夫）的現代著名詩人。史氏以一九〇三年生於黑山史季營納鎮的一個貧農之家。他在童年做牧童時就已經開始吟詩作歌了。少年時代，史氏接近革命運動，並積極參加一九二一年的有名的農民暴動。暴動失敗後，曾坐過幾年監獄。

一九二七年起，史氏亡命到蘇聯。他寫了幾卷書，詩篇和詩歌。照作品的特徵來看，史季營斯基的詩作是接近塞爾維亞民族的創作的。他的詩作有一種驚人的清新和力量。他最早的詩集有「黑山故事」(“Черногорские сказки”)，「神怪的琴」(“Волшебные гусли”) 頗引起讀者對他創作的注意。其他如「我們忘不了」，「杜爾米托爾的游擊隊」，「篝火」等也是很有名的。

對德國法西主義作戰的幾年中，他把他的全部作品獻給了民衆，描寫民衆的英勇精神，號召人民去作無情的鬥爭。在他的許多短詩中有名的是反映南斯拉夫人民的游擊戰爭的長詩「斯普格堡壘」(“Спужская крепость”)。

史季營斯基是斯拉夫民族團結一致反對希特勒德國運動的推動者之一。他曾參加塞次斯拉夫民族大會，用詩歌形式發表演說。他被選爲全斯拉夫民族反法西斯蒂委員會的委員。

索夫羅諾夫 (Анатолий Софронов) 是一位青年詩人，在衛國戰爭之前就開始發表詩作，但在戰爭時期才爭取到獨立性，才用自己的聲音說話。他的詩主要是和哥薩克題材有關係的。他本是哥

薩克出身，他把他們的戰鬥傳統反映在詩作裏，用詩描寫哥薩克怎樣參加戰爭。自開戰以來，他出過兩個詩集；「哥薩克的光榮」（"Казачья слава"）和「羽茅草」（"Ковылы"）。索夫羅諾夫的某些詩已經作爲歌曲而獲得廣泛的響譽。

特伐爾陀夫斯基（A. Твардовский） 是對德戰爭發生後所傑出的詩人。他經常在各種報紙雜誌上發表作品，已經出了「關於戰爭的詩」（"Стихи о войне"），「前綫的詩」（"Фронтовые стихи"）等幾個集子。他自從在雜誌上發表長詩「凡西利·吉爾京」（"Василий Теркин"）之後，他的詩作乃獲得廣泛的譽譽。他用極爲幽默的筆調描繪一個「戰爭的勞動者」，忠於祖國和憎恨敵人的誠實軍人吉爾京。吉爾京被描寫成一個快樂的健談家，一個好動而又勇敢的青年。他把他的快樂傳染給周圍所有的人，藉此減輕戰士們戰時的艱苦日子。

列夫·卡錫爾（Лев Кассиль） 是一位頗有才能的蘇維埃作家特寫記者。他的長篇小說「共和國的後衞」（"Вратарь республики"）和中篇小說「商勃拉尼亞」（"Швамбрания"）都廣泛有名。關於馬雅柯夫斯基的一本「馬雅柯夫斯基自己」（"Маяковский сам"）論著也很出名。衞國戰爭時他專作描寫戰爭的短篇小說。一九四二年出版，題名「莫斯科記事」（"Московские записки"）的短篇小說集。

戰爭的最後幾年，他出版了一個短篇小說集「有這樣的人」（"Есть такие люди"），描寫前綫和後方的人們的傑出綫條。

★ ★ ★

又葉密良諾娃（Н. Емельянова），波里斯·左巴汶（Борис Зубавин），普拉東諾夫（А. Платонов）等都是現代蘇聯作家。

目　　錄

（第十三期　一九四五年五月號）

小　說

左　巴　汶　兩個故事……（葛　達譯）……3
卡　錫　爾　潛艇隊的非伽……（癸　溪譯）……16
卡達耶夫　妻（續完）……（磊　然譯）……27
普拉東諾夫　裝　甲……（嚴　洪譯）……76
葉密良諾娃　『乾釘子』……（嚴　洪譯）……88

詩　歌

史季營斯基　響巴，禮砲！……（靈　譯）……96
索夫羅諾夫　灰　燼……（玲　譯）……98
特伐爾陀夫斯基　清　算……（苓　譯）…101

音　樂

葛　洛　曼　李姆斯基－柯爾薩珂夫的
創作之路……（高　明譯）…105

電　影

畢　迦　廖　夫　俄羅斯統帥……（卓　飛譯）…124
卡　錫　爾　蘇聯新影片『戰後晚上六點鐘』（阿　倍譯）…131

ЛИТЕРАТУРА и ИСКУССТВО СССР

Под редакцией Н. И. Швецова

№ 13, Шанхай Май 1945 г.

ПРОЗА

Борис Зубавин — Два рассказа 3
Лев Кассиль — Федя из подплава 16
Валентин Катаев — Жена (окончание) 27
А. Платонов — Броня 76
Н. Емельянова — «Сухие гвозди» 88

СТИХИ

Радуле Стийенский — Греми же, салют! 96
Анатолий Сафронов — Зола 98
А. Твардовский — Расплата 101

МУЗЫКА

А. А. Громан — Творческий путь Н. А. Римского-Корсакова 105

КИНО

Кирилл Пигарев — Русский полководец (о фильме „Кутузов") 124
Лев Кассиль — Новый фильм „В шесть часов вечера после войны" 131

БИБЛИОГРАФИЯ и КРИТИКА

Новые работы по истории литературы и языкознанию 134
КОРОТКО ОБ АВТОРАХ 137

НА ОТДЕЛЬНЫХ ЛИСТАХ: Фото — Красная Армия в Германии — стр. 10-11; фото — победный салют Москвы — стр. 96-97; портрет Н. А. Римского-Корсакова — стр. 106-107; кадр из фильма «Кутузов» — стр. 124-125.

評　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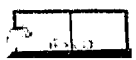
文學史上與語言學上的新工作…（草　嬰譯）… 134
作者介紹……（編　者）… 137

插圖 紅軍在德國10—11；莫斯科的勝利敬禮96—97；李姆斯基－柯爾薩珂夫像106—107；影片『庫杜淑夫』中一畫面124—125

ЛИТЕРАТУРА И ИСКУССТВО СССР №13

蘇聯文藝

第十三期

★一九四五年五月出版★

編輯者　施維卓夫
發行者　蘇商時代書報出版社
上海斜橋弄六十號
第一區公署警務處登記證C字一一一〇號
每冊定價　元　$